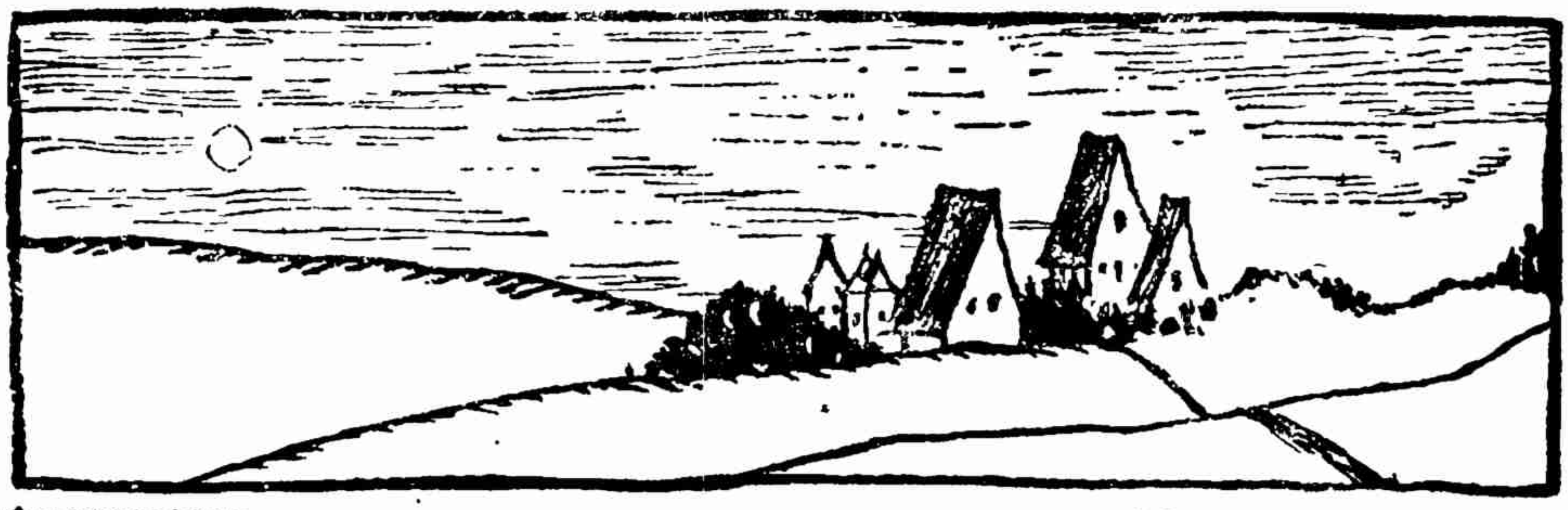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我之無識的自白與對於今後時局之覺悟……彭一湖
我對於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之觀察……羅家倫
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過……何思源
第三國際之華盛頓會議觀……曾琦
從基爾特到工廠制度……金侶琴
近代文學與兒童問題……丙尊
歐洲文壇偉人的時局觀（三篇）……記者
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微生
兌佛黎斯的驟變說……建人
近世工業中的真空乾燥法……健孟
兩個小小的死（俄國愛羅先珂著）……魯迅
靈魂的權利（意大利Giacosa著）……王靖

第十九卷 第二號
十一年一月廿五日發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Vol. XIX, No. 2, January 25, 1922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二號
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我之無識的自白與對於今後時局的眞覺悟……彭一湖（一）
我對於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之觀察……羅家倫（一三）
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過……何思源（五四）
從基爾特到工廠制度……金侶琴（六六）
近代文學與兒童問題（完）……丏尊（七四）
世界新潮——
—凱痕會議·英法協約·法內閣更迭……W（八三）
—愛爾蘭事件解決之經過……W（八六）
—美國的農民運動……W（八九）
—瑞典與瑙威之工黨政治……W（九一）
—比利時新內閣之人物……T（九二）
歐洲文壇偉人時局觀
佛朗西的非戰爭主義……鄭超麟（九三）
布蘭兌斯的時代心理觀……化魯（九五）
威爾士的世界聯邦論……馬鹿（九六）



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薇　生(九八)
兌佛黎斯的驟變說……建　人(一〇一)
歐洲探險隊荒地檢查……高　山(一〇三)
別的星球上究竟有生命沒有?……建　人(一〇五)
近世工業中的真空乾燥法……健　孟(一〇八)
第三國際黨之華盛頓會議觀(法國通信)……曾　琦(一一一)
兩個小小的死　俄國愛羅先珂著……魯　迅(一一七)
破鏡　美國亨利·哈蘭著……鮑受威(一二三)
靈魂的權利　意大利 Giuseppe Giacosa 著……王　靖(一二九)
最錄……(一四三)
◇大學之職務……孟　祿
◇美育之原理……李石岑
◇寓兵於工之計劃……紹國藩　蔡元培
◇新製中曆敍例……酈兆雷
時事日誌……(一五五)

插圖
Vinci 名畫
Bettanier 名畫
愛爾蘭自由邦之成立
外交界之酬酢



我之無識的自白與對於今後時局的眞覺悟

彭一湖

我懸了一個「中國的現狀如何收拾前途如何展開」的題目在腦筋內已經好些時了。關於前途如何展開的話，我曾於八九十月裏，作過我國對於太平洋會議應有之主張和我國國民對於太平洋會議應有之表示兩篇文章，略略有所討論。我的大旨，就是主張把中國速行經濟開放；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利用經濟的開放自然地養成有力的勞工階級，來作澈底改革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要素。但我很知道現狀不收拾，前途也決不能展開。在這種內亂不絕兵匪橫行的社會上，姑無論我的經濟開放論，大抵不能見容於國人，就令大家贊成，對外國公表這種政策也絲毫不能發生效果。因此我於第二篇文章的第三段第二條，就說我們應該『要求各國以共同行動援助中國實行裁兵』——在前一篇上，只隱約地說了幾句，其文如下：『蓋吾國而許外人以自由開發實業之權利，彼外人固甚樂此者，其或因此對於吾國之治亂，更加一番主意，甚且卽以其力資助吾民使收拾此不可收拾之殘局，亦未可知』。——這種主張，其出於(第一)認定中國現在有形的災害就是兵，(第二)又認定中國的兵，除

了聽他騷擾荼毒，到後來，和一般可憐的老百姓同歸於盡而外，以中國人民自力，是不會把他怎麼樣的這兩種見解，這是不待言的。但自從我作過那篇文章之後，我又細細地想覺得我這種主張，不免有兩種錯誤：

第一的錯誤，就是看高了現代的國際道德，而且沒有看清現在的國際關係以及各國現在對華的態度。

第二的錯誤，就是看輕了國民自負的感情。

現在先說第一，并且依順序先說現代的國際道德罷。原來人類是有道德性的。我們知道無論在何種社會的個人間，每每有忘却了自己的利害來救人的事。至於國際間，雖說從歷史上看來，只有利害觀念，並沒有什麼道德的影子，存乎其間。可是國家是由有道德性的個人組合成的，一個一個的分子，既可以有道德性，那硬說由這一個一個的分子所組合而成的總體，決不會發生道德觀念，這自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對於國際道德的前途，總是可以樂觀的了。但現在所可樂觀的，只是他的前途，至於現代的國際道德，却還是很低級的。更極言之，恐怕就說他們現在還是一團一團的禽獸，大家只顧自己，不管別人，亦無不可。現代的國際道德，既然還是那麼低級，那要希望他們本乎人類一種同情的精神，仗着救災恤隣的高義，不惜對於我們的貢獻，多少有一點犧牲，來給我們靖亂裁兵，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次論他們的國際關係。現在我們所希望於他們的外國，不待言，自然就是英法美日四國。這四國當中，自歐戰結局以來，英法關係，是很惡劣的。就中英國爲要恢復英國的繁華，勢不得不圖德國經濟的恢復，而要圖德國的經濟恢復，勢又不得不把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的煤區，不給波蘭而劃歸德國。反之法國爲備他日再和德國開戰，重抄

一篇戰史，叫波蘭也像俄國當初在古墓冰冷(Gumbinnen)打一個勝仗，硬教德國不得不把他將要攻近巴黎的得勝軍撤往東方，因之定要把上西里西亞的好地方，割給波蘭，好叫波蘭强大。又英國爲要在地中海東頭得一個於陸海軍都有相當勢力的國家，防護他大尼（Dardanelles）和波斯弗魯斯(Bosphrus)兩海峽，並保護歐亞二洲近於君士坦丁的陸地，以便與直布羅陀（Gibraltar）馬爾他（Malta）賽卜魯斯(Cyprus)蘇彝士(Suez)諸要地相並，來保全大英帝國於地中海的生命線，和他在近東的利益，所以英國必欲尊重Sevres條約，（對土條約）奪土耳其的 Thrace 和 Smyrna 以與希臘。反之法國，既自然的有怨於希王康斯但丁（Constantine）而又因爲法國人是土耳其的債券的所有主，殊不願他所有債券的價格，和土耳其領土的縮小，以俱落，因之法國於此，又與英國反對，必欲扶助土耳其以與希臘對抗。爲了上述這兩個問題，上西里西亞問題——和近東問題——，頭裏七八月間，英法兩國，幾乎鬧得不得開交。現在上西里西亞問題，雖說前十月裏依國際聯盟理事會立案，勉强地解決了，然而於英國從來的主張，相違很遠，英國衷心未必滿足。至於近東問題，那還不知如何結果。最近聽說法國同土耳其結了什麽密約，英國又在那裏提出抗議。這可見得關於這一方面，英法二國，還正在那裏眼睜睜地懷着鬼胎相暗鬭哩。英法兩國的關係，既然是這麽地不圓滿，那只要他們往下能勉强保全前此幾年患難之交，不致破臉，已屬萬幸，想要他們再能够齊心合意，共事遠東，那恐怕是沒有的事。現在且再論英日的關係如何。從美國方面看來，日本是東方抱帝國主義的國家，是美國在遠東謀發展的唯一競爭者。美國在東洋對於日本的政策，一句話說出來，就是要如何牽制

日本。譬如這一次華府會議，就說一半是爲了要確立一種列國對華的關係原則來牽制日本任意的行動，亦非過言。美日關係的情形，既是這個樣子，那美國自後凡聯合日本對於中國的行動，我想除了經濟方面，依四國銀行團的活動，可以有一點積極的行爲而外，其餘於政治方面，儘可以說往後只有消極的不行爲。若要講到積極地怎麼樣，恐怕美國人總忘不了西伯利亞共同出兵的結果如何。果然，那所謂以共同行動援助中國實行裁兵的話，自然就在美日之間，也是斷斷乎幹不來的了。又其次論各國現在對於中國的態度。自歐戰結局以後，英法自家的問題極多。就中如財政整理問題，經濟復舊問題，歐戰後所遺留的種種糾葛事件處分問題，已經把他們的政治當局者，鬧得手忙脚亂，不知怎麼頭痛。他們處於這個時候，對於已經扛在肩膊上的擔子，都還巴不得丟開，更那裏有一點閒心來管中國的閒事。因此遠的時期不敢說，至少三幾年之內，英法二國，對於中國，必然採一種現狀維持政策，說甚麼積極地爲好或爲歹，那都是沒有的事。至於美日兩國，雖說他們的情形，稍許不同一點，然而從美國的國是以及他對於中國所持政策的歷史看來，他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恐怕不許他有如何如何積極的作爲。日本雖說又與美不同一些，然而他現在國內的問題，也未始不有一點棘手。卽或謂這一點子事情，算不了什麼，然而要知現在各國對於中國的問題，是各國彼此相關係的問題，只要這幾國當中有一兩國的態度消極，他也就非跟着消極不可。由此論來，可知現在各國對於中國的態度，無論爲英爲美爲法爲日，都是帶消極勢子的。在這種消極的態度之下，那除了我們不得已希望他們爲消極的援助還可以而外，至於積極的援助如援助中國裁兵這種事，那是斷斷乎不能有的。

以上我把我頭裏主張要求外國援助中國裁兵的第一個錯誤大概說了。現在再說第二個。原來世界各國國民，無論是那一國，都有一種自負的感情。這種感情，以自威爾遜唱民族自決主義以後爲最發達，——我對於威爾遜之唱民族自決主義，以爲徒然惹起世界無數民族間的戰亂，假使他當初單主張如何實行少數民族保護，恐怕全世界還受賜多了。——這是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中國國民，平時那怕怎麼樣與國事無關，怎麼樣沒有能力料理國事，怎麼樣沒有勇氣爲國事奮鬪，然而一說到外國人干涉內政，就覺得這是奇恥大辱，其憤怒不可當。固然這種憤怒的發作，必然還含得有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信念，却是至少也有一部分是出於自負的感情，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在我不顧多數國民反對外國人干涉內政的心理，竟貿貿然提出要求外國援助中國裁兵的主張，這姑無論從上面所說，外國必不能擔這麼重大的擔子，便說可以，我們中國國民，尤其是智識階級的國民，也斷斷乎不會答應。你看梁任公先生最近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演講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內中有一處，就很憤怒的反對希望外國人幫助中國裁兵，這不是明明可以看得見此中消息了嗎？顧或者說：外國人的眼睛裏面，何常瞧見了中國國民，甚麼答應不答應，那裏有什麼關係。我說不然。這種事件，如其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那只要外國人肯幹，中國國民的答應與不答應，或者在他們不成問題。至於現在，世界的事情已經起了一些變化，各國的武斷政策也不得不拋棄一些。在這種時代，一國國民的感情如何，於外國的行動，是很有影響的。因此中國國民，如果大聲反對，就令各國都願意幫忙，這件事也可以斷言是不會見諸事實的。果然，那從我當時祈望有這種事實出現設想，自然就不能不說我於不曾顧

慮國民心理之點，又是大錯而特錯的了。

我自從發見了我這兩個大錯誤之後，覺得我那種時局收拾策是不行，於是又想另打主意。心中籌畫了許久，忽然又想到時賢所主張的聯省自治身上來。關於這一層，我曾於北京大學太平洋問題研究會講演席上，略略有所陳述。我的大恉就是說中國現在致命的問題，就是兵匪。要救中國社會，教他不至於澈底破壞，惟有再借外債裁兵，武裝人民清匪。——關於裁兵這一點，我記得在北京晨報所發表某君的筆記，有一點錯誤。我說裁兵是要有方法的裁，意思就是說要有善後方法的裁。因爲必是如此，庶乎兵士裁了之後，不致流而爲匪。後來某君的筆記，彷彿寫着我說裁兵是要大批的裁，不是零星的裁。零星的裁，裁了之後，兵又變而爲匪了，是無用的。這幾句話，和我的原意很有出入，而且有很大的毛病。因爲沒有裁兵的善後方法，零星地裁，就零星地變爲匪，大批的裁，就大批地變爲匪。兵裁之後，其變爲匪與不變爲匪，只在方法上講究，零星與大批，是不生區別的。——但要裁兵清匪，須得解決兵何以不能裁匪何以不清的那個政治上的先決問題(卽是內爭問題)。爲要解決這個先決的政治問題，就只有在國際勢力保障之下，(我這裏所說國際保障，是精神上的，是消極的，請讀者注意。)確立聯省自治組織，先使各省各自獨立，彼此沒有打仗的機會。我當初作這個講演的時候，自然是以爲聯省自治，是一劑收拾現狀的良藥，所以我當時對於在場諸人，還約了一句改日我再作一篇詳細文章發表這種意見的話。但我後來又翻來覆去仔細地想，覺得聯省自治也不是收拾時局的方法。關於我後來自己反對自己意見，我可以簡簡單單，分作幾條，寫在下面：

第一，南有孫中山，北有吳佩孚，都是聯省自治的障礙。這種障礙不去，聯省自治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把南北問題丟開，——實在是不能丟開，不過假定如是進論而已。——在現在所能成立的聯省，只是各省以督軍爲主權者的聯省，不是以人民爲主權者的聯省。

第三，聯了以督軍爲主權者的省，這不過是督軍神聖同盟，結果徒然鞏固他們的地位，增重人民的壓迫，所謂自治是沒有的了。

第四，在這種聯省之下，因爲他們原有幾個相伯仲的勢力，勢必互相爭爲盟主，也還有別的利害衝突，其結果積怨深了，就不定何時再起戰爭。

第五，根於前條的原因，必然連我們希望聯省自治成功以後所能夠辦到的一件事——裁兵——，都絲毫沒有希望。

讀者諸君！你們請看我的無識，到了甚麼程度。所打的主意，都差不多過不得夜就是錯的。然而我的無識，還不止此，就是關於都市開放的論據，也有我的錯處。現在雖說關於這一層，於我對於今後時局的眞覺悟，沒有甚麼關係，然而既要自白我之無識，又何妨就在這裏也索性把他寫了出來。不過話又很長，這要請讀者稍微忍耐一下。

我於前幾個月，曾極力主張全國都市開放，聽各外國人自由經營工商事業。這件事，也許讀者中間，還有許多知道。但我的都市開放論，只是我的經濟開放論的一部，不是全體。我的經濟開放論，是把工商業礦業鐵路的開放，——連農業都主張有相當的開放，不過這個問題，須專篇討論，這裏姑且從略。——都包含在內的。然則當時何以但說都市——工商業開放，而不及於礦業及鐵路呢？這個緣故，我請略略聲明如下。關於礦業，因爲中國礦業條例第

四條，規定『凡與中華民國有約之外國人民得與中華民國人民合股取得礦業權…………外國人民所佔股分不得逾全股分十分之五』我覺得這是已經開放過了，不必再去說他。至於鐵路的開放，我也並不是不曾說及，看我主張採用前外交委員會所議決「凡以外資外債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訂契約而尙未開工之各鐵路概統一之」的那種鐵路統一案也就可以知道。這何以故咧？因爲鐵路統一，不是利權收回的意味，是說我們的鐵路事業，仍舊對外開放，歡迎外國投資，不過要打破勢力範圍或利益範圍，不許爲割據的投資，要爲共同的投資而已。總之我頭裏對於礦業及鐵路，雖一則不曾說及，一則語焉不詳，然而我當時認定這兩方面的開放，和工商業開放，是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却是明明白白的。以上我所說的這幾句話，其用意不過是想聲明我頭裏高唱都市開放，却不曾在一個經濟開放的總題目之下，把我全盤的意見，齊齊整整，開陳出來，致令讀者或有誤會於我所主張的都市開放，單單限於都市限於工商業的一種失處，在這裏只算是一段插話而已。現在我且轉入本題，說明我當時對於都市開放問題所持論據的錯誤。

原來一種主張，都必有他那種主張的根本立脚地。我的都市——工商業開放論，其根本立脚點，就是中國沒有關稅自由權。我當時想着——這不但當時，便是現在以及將來，都不得變這個想。——一國的經濟界，如果資本技術，勞工熟練以及企業經驗等等，都和別國在伯仲之間，那麼這一國的產業，就完全可以委之於國際的自由競爭，可以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反之若是他國種種都比我强，那要想這一國的產業發達，就斷斷乎非有關稅保護不可。現在我們中國，於上述種種生產要素，遠不及人，這是明明白白的。然則我們的關稅保護能力怎麼樣？

名爲百分之五而其實不過百分之二三的現在關稅率，固不足以言保護，可是往後值百實抽五的關稅，可以言保護嗎？再進一步，依照從前的國際條約，和各國交涉，改爲百分之一二·五的關稅，又可以言保護嗎？不能不能，我們但看人家百分之三十五十乃至百分之百的保護關稅率，就可以斷言其不能。然則中國可以向各國交涉，要求回復我們的關稅自由權麼？這個確也不能。我們但看業經外國許可過的所謂值百抽一二·五的交涉，不曉得費了多少氣力，還是沒有結果的一篇歷史，——這一次華府會議，不曉得又費了多少唇舌，才定了增加二分五釐，改爲值百抽七·五，這就是一個眼前的證據。——也就可想而知。何況正當全世界盛行產業保護的風潮之下，（關於這一層，大家只要知道現在連歷來以實行自由貿易自豪的英國，都輕輕巧巧地在一個產業保全法的法律之下，定了對於與國內重要產業爲同一出品的輸入貨物，課以相當於價格三分之一的輸入稅，就可以懂得十之八九了。更那裏有使中國也高高地築起關稅壁壘，叫他們自作自受的輸出不能，在中國也不免有這種結果呢？……我想到了這裏，於是我就大澈大悟，知道中國的產業，斷不許中國人慢慢地自家發展，倒不如大開門戶，教外國人的工商業，在中國盛行一番，究還可以生出現在和將來的許多好結果來。一言以蔽之，我的都市——工商業開放論，就是先從這個消極的方面立脚，至於積極的好處，却還是在認定這點以後，才去想起來的。

讀者看完右邊這段話，也許有些人說，你這種見解並不錯，爲什麼又說錯了呢？讀者讀者！天下事不經分析研究，每每有似是而非的。我這一番說話，表面上雖說不錯，却是分析下來，其中自有錯的處所。然則我的錯處栽根在甚麼地方？我現在知道，就是

在認定中國如果實行都市開放，許外國人以經營工商業的自由，其結果——商業不用說——甚麼工業都可以在中國發展的這一點。原來工業有種種程度，有原料工業，有製造工業，有粗製工業，有精製工業。在產業進化的社會，固然種種程度的工業，可以並駕齊驅地發展，至於產業幼稚的社會，那以勞工智識與熟練不够的關係，最初就只能發展所謂原料工業及粗製工業的一類工業。中國現在的產業社會，自然是極其幼稚，中國現在勞工的能力，自然是極其低級。在這種狀態之下，卽令中國大開門戶，許外國人在各地自由經營事業，其結果於短暫時期內，亦不過能經營所謂原料工業及粗製工業而已，至於高等工業，一下子是斷乎不會發生的。明乎此，那我的錯誤，就可以明白地暴露出來了。讀者或問，就令開放的結果不過如是，究竟你的錯誤，又從那裏發現出來？且慢，我可以明告讀者。我們於此，先就要有一種了解，要知道原料工業與粗製工業，他在競爭場裏的成敗，根本上就靠天惠如何。得天惠多的，就自然有獨占性，有抵抗力，什麼關稅的保護不保護，於他是沒有多大影響的。我們中國，於經營原料工業與粗製工業，雖不敢說是得天獨厚，然而總可以說是天惠很厚的。加上我們中國的人工極多，工錢極賤，以這種便利，輔助天然，我想無論那國，我們都可以戰得他過，並不要借甚麼關稅保護，才能够站得脚住。果然，那我以中國無關稅自由權不能保護產業爲根本論據，至於半面地採自暴自棄主義，主張開放全國各都市，這自然就是大錯而特錯的了。話說到這裏，讀者必要發問：然則你現在已經放棄了你的都市開放的主張嗎？我說不然。我從前所持消極的根本論據，雖然失了權威，却是後起的積極的論據，現在倒一天一天地抬起頭來了。我相信治中國的病，必用猛藥。都市開放的結果，

雖一下子也不過能發達一些「不靠外國人也遲早總有相當發達的」工業，然而他於促進物產開發養成勞工階級之點，是與開放礦業交通業相輔有大力的。讀者務必看透，中國的政治，不到勞工階級養成之後，所謂平民政治，就絕對不會成功，至於經濟組織，那因爲夾得有外國人的資本主義在裏面，果眞養成了眞正的勞工階級，其改革之速，容有爲吾人所想像不及的。總之關於別種問題，我一時所主張的，因爲研究不熟的緣故，容或以後有些變卦。至於經濟開放，我自後是要堅持到底，斷斷不會動搖的。不過經濟開放，於現狀收拾，有重大關係。現狀一天不收拾，便一天不能實行經濟開放。然則中國現狀，究竟有收拾的方法沒有？關於此點，且請再看下文罷。

我於前述兩種時局收拾策都覺得他是錯誤之後，也曾再三另打主意，以爲天下事，斷沒有想不出辦法來的。不料病入膏肓，便是聖手也無能爲力。我經了許久苦想，終是沒有結果。於時我就下了一種決心，以爲中國的現狀，到底沒有方法收拾，倒不如想什麼法子，叫他以加速度破壞，這却還是沒有方法的一個方法。不待言，人是受生活意志所支配的，我這種決心，自然也翻皮過好幾次。但現在已經是確定的了，我且簡單地陳述於下。

中國的現狀，是沒有方法收拾的。我們唯一應做的事，就是看如何叫中國現狀以加速度進行破壞。至於方法怎麼樣，我一時也想不到怎麼齊全，單就消極的而論，當不外（第一）破壞外債，（第二）拒絕內債，（第三）如其可能，更拒絕一切納稅。要而言之，就是斷絕一切軍費政費的來源，叫甚麼政府都瓦解，叫誰的軍隊都嘩變而已。

讀者看了我這種議論，必然還要問你這樣主張

以加速度破壞是否還寓的有別的意思？我說沒有，我這種見解，極其簡單，一語道破，就是希望他早黑早天光而已。申言之，就是我認定中國的大破壞，已經無論前後，都是不能免的。因此我就以爲與其從此天天受苦以達於最後的大苦，倒不如現在就叫大苦到來；還可以減少一些零星苦痛的日子。次則亂後必治，還是我們中國歷史的教訓，而且也是事理的必然，與其禍亂愈遷延，徒令治平的日子愈遠，倒不如促他速發，還可以早見泰平。我每每說，人生的生活，都是判價的生活，我這種主張，也就是一種判價的結果。不過我們在黑夜裏，爲想着明天天光了，我們怎麼做法，却也不可不有一些預備。我今後對於社會的努力，大概就是去作預備工夫。至於白費時間白絞腦想要如何收拾現狀如何彌縫目前的愚事，我是再也不得做了的。無味的閒話寫的太多了，只好就此擱筆。

我對於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之觀察

羅家倫

事前之無準備：——臨事聽命於人　根本失敗之第一步：——斷送全局之十大綱——十大綱之分析——後患無窮之『門戶開放』　根本失敗之第二步——由十大綱至路德四決議——四決議之分析——上美國大當　根本失敗之第三步：——由四決議至直接交涉——全入日本圈套　最後可慮轉瞬卽來之財政問題：——

——亡國之新銀行團　國民意志全未表現：——反以慮利失世界同情　根本原因：——無眼光認不淸重大問題——無魄力負不起重大責任——背景大糟　非弱國無外交：——乃腐敗國無外交　國民最後之辦法：——目前——不簽字撤代表——繼續——成立合法代議機關否認一切　國民失敗後之覺悟——不尙一時憤慨——以深沉的決心——實行的能力——先從根本解決國內政治着手——同時分途整理各實際問題

自從寫了一篇「華盛頓會議與中國命運」以後，我對於這個問題，久沒有發表文字。一則是在美國實行之事正多，一則也是靜心觀察，不欲以隨意敷衍的議論，亂國人耳目。現在大難日急，不容再待，謹以誠毅的心思，舉冷酷的事實，訴於純粹的理性，請我們有判斷力的國民，自己去審察。國家不幸而斷送了，大家也應當知道是怎樣斷送的。

華盛頓會議發起在六月間，中國苟欲眞正預備，亦未始來不及。乃當時全國祇是虛聲叫囂，政客流氓，則樹「太平洋」三字之大旗以嚇人，而對於實際問題毫無具體的研究。盜政權者則忙於分贓，勤於黷武，對於政策是沒有的，對於布置是沒有的。到開會前一日代表尙未確定。這樣的外交，我個人早知沒有好結果。

所謂代表於十一月初方纔來到，其倉皇之狀，不必局外人知之。領袖代表這次到會爲了什麼問題，抱了什麼政策而來，是不知道的。顧問諮議應當如何，在輿論及其他方面布置，也祇有上帝明白。聞中國來的專門家臨時反向使館要中國材料，使館又何嘗有多少材料。總之其中精明能幹，熱心爲國者自然也有人，不可一筆抹煞，但是最大多數之不能滿人意，我不能說，恐怕在華盛頓之他國代表團知道比我們本國人知道還淸楚些。甚至於開會前三日聞顧問某君索閱文件，始知帶來之文件箱子尙

未打開。來人之中，「帝制黨」「親日派」想監督代表者想偵察消息者，以至於想遊華盛頓者，無一不全。代表有事不敢與之磋商，如磋商則恐怕被磋商的不知道而外面已知道。人多而亂，互相疑忌，如是百事不能辦而危險以生。視英國代表團僅來三十餘人，法國二十餘人（他們的使館却也高妙）而人人忠勇幹練，一以當百者，中國人當愧死矣。

十一月十一日會議開幕，許士對於海軍明瞭具體的演說，使全體感動。聞許士對於遠東問題，最初亦有具體的計畫，徒以海軍問題之提案來聲太凶，頗遭無形之反動，所以中途取消。聞十一月十五日晚間半夜美國國務院來一公文，謂明日會議，美國對於遠東問題，不能提案，請中國自提。於是三代表與美國兩顧問（各報均載係藍辛與芮恩施兩人，但是日芮在紐約，聞係韋羅貝。此事雖謂美國政府方面，非正式否認，但輿論一致，已成公開祕密，不必諱言。）於十二時至三時餘之晝夜中，才草成所謂「十大綱」。次日恐亦未及仔細斟酌，遂於上午十時後開會時，許士演說一完，（聞某國代表團中人云，尚未及完。）施君立即起來宣讀。十大綱發表以後，各國代表及輿論，影響甚冷淡。有一報紙謂日本代表團聞之如釋重負，而其他方面多不知所云。我當時在紐約，看見就頓足，以爲如此空泛不定，國民之所希望及主張者，一點不曾表現。次日一早赴華盛頓，與各處國民代表詳細討論，乃愈覺其不當。現在不必籠統說，先把

十大綱分析研究

看其內容。至於譯文，雖其祕書廳印有譯稿，但字句之間，似有不甚切實處，今將原文直譯如下，且將英文並列（因提出時即用英文）以供考慮：

第一，（甲）各國從事尊重並遵守中華民國領

土的完全，與政治的及行政的獨立。(乙)中國自身預備不割讓其領土或領海之任何部分與任何國。

〔原文〕"First. (a) The powers engage to respect and observe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b) China upon her part is prepared to give an undertaking not to alienate or lease any portion of her territory or litteral to any power."

這條不但空洞，而且措辭失當。(甲)中國既然是獨立主權國(Sovereign Nation)於一九一三年復經各國承認，則尊重領土的完全與政治的及行政的獨立，乃當然之事，何必再要求各國。次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對於各條有一段半官式的解釋，其語氣大約是中國的外國顧問發出，謂此條用意，乃爲滿蒙事對日本而言。但此言亦無充分理由。須知尊重中國領土的完全及政治的與行政的獨立，卽日本亦口口聲聲，以此號召。如云再承認一次(Reaffirmation)有利益，則英日盟約中也首先有這條，有何利益。蔣夢麐君與王寵惠君論此條，王君謂中國方面注重者爲"Observe"(遵守)一字。這個字是否保留，看以下路德四條就可知道。(乙)中國以前割讓及租借地正多，如青島，旅順，大連，威海衞，廣州灣等處，正是要收回來的時候；今不從積極的方面措詞，而曰以後不割借，豈有此等外交詞令。

第二，中國既完全贊同所謂門戶開放主義，卽爲各與中國有條約國之商業工業機會均等主義，現在預備承受該主義，應用於全中華民國各地方無有例外。

〔原文〕"Second. China, being in full accord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so-called Open Door, or equal opportunity fo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having treaty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prepared to accept and apply it in all part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without exception"

這條我首先認爲絕對是中國的恥辱，我們簡直自己以古巴自居。須知

門戶開放是他國對付我們的政策

我們自己豈可以提出來。所以美國紐約的報紙上，都大書特書，說是這是中國正式承認門戶開放的第一次，總之這條絕對不是中國人的口吻；這條要提也應當美國提，中國祗能提撤銷勢力範圍，作交換條件。中國自己苟欲以一分獨立國的顏面自居，則祗能說是對於各國「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不能說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

再進一步看，現在中國所提的門戶開放，沒有明定界說，沒有交換條件，又說全國無有例外，並且不但開放商業，而且開放工業，是極危險的事。「門戶開放」的意義我們固不願意作「開放中國」的解釋，但是其意義決不爲與各國自由通商。與各國自由通商到現在不成問題，那所謂「海禁大開」不是「門戶開放」。各國間僅管互相通商，而沒有說是「門戶開放」。「門戶開放」現在幾乎成了中國專利的名詞，要懂他的意義，請看美國前國務總理海約翰於一八九九年致德國政府通牒中的三條。現在把他大意寫下來。

(一)在中國條約商埠之中，或任何「勢力範圍」及租借地內之投資，彼此不相侵犯。

(二)現時中國的條約關稅，無論在任何國

「勢力範圍」以內之商埠，對於各國水陸輸運之商品，一律適用稅由中國徵收。

(三)在任何國「勢力範圍」內商埠經過之水運，及任何國勢力範圍內之鐵路運輸，其稅則及運費均平等待遇。

看以前三條，有幾點可以注意的，以前所謂(一)門戶開放仍然承認勢力範圍。(二)此係防止各國與各國在中國所得利益，彼此不侵犯之了解，不問中國本身。(三)僅適用於商埠及勢力範圍以內。(四)僅適用於商業。

現在(一)在中國勢力範圍未曾正式打破，卽因俄德在華勢力消滅，各國或避除此等名義，而北日，南英，形勢已就。(二)况治外法權及租借地未收回，外人不但有根據地而且有特別保障，事事可佔優先。(三)卽治外法權及租借地收回，中外人一律待遇，則中國如無團力採取保護政策，全國人民之經濟事業，將盡操於他國人之手。而尤其危險者：

(一)從商埠而推至全國無有例外，中國既無實力且無自動的準備，將使全國成爲商埠。

(二)從商業而加入工業，須知工業之中，有所謂 Key Industry 如煤鐵等，關係國家生命，萬不能開放者。

在代表團之意，以爲此係對待日本，「如滿蒙除外」等問題。不知日本一國固不好，

各國聯合而共同侵略將來更壞

所謂門戶開放者非他，卽梁山泊上弟兄們有酒同喝，有馬同騎之謂。現在中國有一班苟安識短的人，不知國家顏面與生存，及以「門戶開放」號召，天天對外國說，我們有多少天然的物產，不要日本一國佔去了，請你們大家來罷！我們爲世界的利益。話是說得慷慨，但是人家的利益顧全了，中國四百兆人

的命脈却無形斷絕了。又如施肇基君來美以後，爲迎合美國人心理，四處演說中國門戶開放。最近十一月一日在哥崙比亞大學「文學科學社」演說，謂『美國在中國有「門戶開放政策」如在美洲有「門羅主義」美國以此主義加惠於南美諸國，並墨西哥，古巴，加拿大，深望美國以門戶開放主義加惠於中國』。這類演說，國內報紙譯登也有，我不加批評，請大家判斷。我想代表團之意，也一定不願意中國來開闢中國，或者以爲各國好意，不會如此，但是現在歐洲各國原料缺乏，且急於恢復經濟狀況，美國有多少「垓」(Billion)的現金，無從發洩，經濟的侵略，刻不容緩。

各國的意思在聯合資本開闢中國

事實已經成了這個樣子，遮蓋不過去的，不然他們要「門戶開放主義」做什麼？我們不要眼光太看近了！我覺得中國自己提出門戶開放之遺禍，現在一時卽不能見，五年以後中國就會知道痛苦，或者痛苦在那時候，還不及於闊人。我作與是過慮，但是我也不願意我的過慮實現。

第三，爲鞏固相互信用與維持太平洋及遠東和平起見，列強同意不於彼此之間結任何條約或協商直接關於中國，或關於上述區域以內之和平，而不曾事前通知中國和給中國以參與之機會。

〔原文〕"Third. With a view to strengthening mutual cenfidence and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the powers agree not to conclude between themselves any treaty or agreement directly affecting China or the general peace in these regions without previously notifying China and giving to her

an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這條表面上看起來似指「英日同盟」與「石藍協商」及一九一七年日本與英法意各國所訂，而言但措辭極不得當。(一)此條語意儘指將來，而不及過去事實之糾正，雖「英日同盟」廢除，「石藍協商」無形消滅，但其他密約內容中國尚不能知，若不加抗爭，無異中國默許，必遺後患。(二)凡關於中國領土領海以內之權利，中國自有主權，中國如自己以主權國自居，根本上應當不能承認他國有私訂條約之權利。(三)不得已因中國國力太弱不能阻止，亦應當要求關於中國之事，「須得中國同意」此爲合於正義之要求，援諸民族自決之義，他國雖心有不願，却無可非難。今中國代表僅要求事前通知，則他國一面訂定，一面報告中國一聲消息，中國將如之何？日本亡朝鮮事前也可通知朝鮮。又謂須給中國以參與之機會，此等話以獨立國說出來，何等可憐。設他國開會處分中國，儘可請中國參與，坐在傍邊，記事錄中注上某國的不贊成，中國又將如之何？要求同意，乃中國最低合法近情之要求。譬如體弱的人在體强的人中間，抵抗强的不過，乃不得已之事實，或僅係一時之現狀，萬不能因爲打强的不過，弱的遂將人格犧牲，連人權上應該說的話都不敢說。

第四，一切特權，特惠，特免，或暫約，無論其性質及構成的基礎如何，爲任何國在中國國內或關於中國所要求者，皆須宣布；如一切現有或將有之此項要求，不經宣布，認爲無效。特權，特惠，特免，或暫約，凡已明知或將宣布者，皆須審查其範圍與效力；如屬有效，當使其彼此調和，並合於此次會議宣布之主張。

〔原文〕"Fourth. All special rights, privile-

dges, immunities or commitments, whatever their character or contractual basis, claimed by any of the Powers in or relating to China are to be declared, and all such or future claims not so made known are to be deemed null and void. The rights, privileges, immunities and commitment, now known or to be declared are to be examined with a view to determining their scope and validity and, if valid, to harmonizing them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the principles declared by this conference"

十條之中，祇有這條還是有點用的。某顧問解說，以為係指外交公開而言，所以防止日法關於北滿中東鐵路等密約。其實則山東問題，二十一條問題等等，皆可在此條提出。但是此條弱點在於（一）詞句含糊，目的不專，使各國望而生疑。（二）自己不把歷來北京政府與日本所訂之密約，痛快宣布，而反以此要求他人，如何能夠辦到。（三）所謂使其彼此之間調和，設各國分贓平均而不問中國，則中國豈可不問。但是這條還比其他諸條都比較的好。

第五，立卽，或隨境遇之所許，現當存在對於中國政治的，司法的與行政的行動自由之限制，皆須廢除。

〔原文〕"Fifth. Immediately, or as soon as circumstances will permit, existing limitations upon China's political, jurisdic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freedom of action are to be removed"

此條特指治外法權而言。如外國駐兵及郵局等問題，可以說是包括在這一條，也可說是包括在第一條。如領事裁判權問題，現在中國國內亂象

紛呈，法律不備，要明定期限，原本困難。但是代表如果知道現在收回爲不可能，則不如不提，或用其他方法提。至於勉强造成這條，而又說「隨境遇之所許」，實屬笑話。境遇原來可以永遠不允許的，你說這樣可以允許，他說這樣不可以允許。若說埋個根子，爲將來收回地步，則英國於一九〇二年，日本與美國於一九〇三年，瑞典於一九〇八年皆正式允許中國將來撤消，何必多此一條毫無着落之條文。

第六，凡中國之現在暫約，（按 Commitment 一字本難譯，聞代表團譯作成約，但按照本意，暫約較成約爲妥）其無期限者，概須注明相當確定之期限。

〔原文〕"Sixth. Reasonable, definite terms of duration are to be attached to China's present commitments which are without time limits."

此係指關稅等問題而言。中國以前把關稅稅率載在條約，實屬愚昧。値百抽五之估價，尙在數十年前。而且沒有「差別」（Differentiation）沒有「對等」（Reciprocity）真是不合科學與不平等之極。中國所提既曰主張，則在理當先爭全部收回，而後退步爲確定多少年期限。此條無甚毛病，但「相當」字樣不妥，甲可視一年爲相當，乙可視百年爲相當。此條頗不似國際間提出條件口吻。

第七，解釋讓與特權或特惠之條文，當遵守條約解釋之公認原則，嚴格的解釋此種讓與，須利於讓與者。

〔原文〕"Seventh.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struments granting special rights or privileges, the well established principle of construction that such grants shall be strictly

construed in favor of the grantors, is to be observed"

此係指外國在中國攫取之鐵路，礦產，等工程而言。此條頗空，無甚好壞。但辭句之間稍有不斟酌，他國以爲笑話。如『條約解釋之公認原則』一語，英國倫敦日電代表芮濱敦參將(Lieut. Col. Repington)打電回國就說：『中國所提第七條用「公認」這個名詞，更可以見得是美國顧問同他們弄的；他們祇知道在美國法律是公認這個解釋，但是忘記了在英國法律上却不承認。』這雖是小節，然而內行看了見笑。

第八，將來戰爭時如中國不在戰團之內，則中國之中立權，當完全尊重。

〔原文〕"Eighth. China's rights as a neutral are to be fully respected in future wars to which she is not a party."

這條真是廢話。講起學理來不但翻開任何初淺國際法講義上都有這條，而且海牙和平會條約及國際聯盟條約等何曾不再三申明這點。何必再要中國提出，做一個特殊的原理。就實際而論，則國際上如有交戰國侵犯中立國權利事，除了中立國有實力抵抗，其餘沒有辦法。各國承認永久中立的比利時，德國尚可侵犯。中國代表之意，大約係指日俄在滿洲戰爭，日本軍隊在龍口上岸而言，不過當時代表如有提出山東問題之決心，則此事儘可根據已成立之原理，在山東問題之下提出控訴。

第九，關於平和解決太平洋及遠東之國際紛爭，有所規定。

〔原文〕"Nineth. Provision is to be made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此條據美國顧問解說，謂係想組織一種仲裁委員會，如一九一四年九月英美之和平委員會。英國芮濱教說是專為美國未加入國際聯盟而設。但此事美國自有方法料理，何必中國提出。

第十，規定將來時時召集會議，討論關於太平洋與遠東之國際問題，為對於該處有關係之各簽約國決定共同政策之根礎。

〔原文〕"Tenth. Provision is to be made for future conferences to be held from time to time for the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relative to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as a ba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mon policies of the Signatory Powers in relation thereto."

大凡召集一會，最重要的條件，就要自己能有主席，或左右此會的能力，不然，就是無異多給他人集合的機會，以討論自己的命運。如果說藉此中國可以有申訴之餘地，則以現在侵略主義盛行的各國，豈肯做對於自己沒有利益的事，那樣空閒來同你來設盡義務的法廷。這條無乃太不慮到了！

總之以上十條，祇有第四第五第六三條還是比較有用的，然而辭句尚多可斟酌。至於第二條濫用陳詞，不加略說，而且不加條件或與他條件相關鎖。遺下中國無窮之後患，不僅喪失國家的體面而已。許多浮泛不妥的字句，而說是有懂法律的人在內擬定的，真所不解。無乃成於深夜，加以美國顧問的勢力太大嗎！

這十條本身的重大缺點，除無相互關鎖外，且事無輕重，一概敷陳——

（一）認不清重大問題，無集中之點。

（二）無具體事實以為基礎。

十條幾乎想包括一部國際法，結果一樣沒有包括。

我們知道中國這許多外交問題，不能靠華盛頓會議掃數解決，自不能不擇其重要者，提出力爭。而且中國當事者須知道這次列席的各國代表，都是一般經驗的政治家，來取決實際問題，並不是在開國際法討論會。譬如告狀的人應當先假定法律是存在的，舉出某件事違反某條法律。斷無到了公堂纔來設修正法律館。臨造房子了，問的是多少磚木，萬不能臨時再來講牛頓萬有引力。十條提出，不但我們急得奔走不遑，就是杜威先生也立刻著論道——

「如僅以原理論，則各國作興可以認爲原理，但是到了事實上就要鞭打下去。」

那知後來就以原理當原理，也不爲他人承認呢！而代表團當時還有人高興極了，說是他國一承認我們的原理，則日本或落入我們的圈套了。唉！世界上祇有中國人聰明。

代表團提出十大綱後，雖經各方面交謫，然其藉口以爲「議案表」注明「一原理，二應用。」但是議案表却並沒有定明原理討論完了再來談應用。而且議案表不是死的，現在會場提案的次序，何曾是恪守議案表。就是先提原理也未始不可。祇看怎樣提法。原理有事實證明，何嘗不好。許士第一天海軍議案之所以成功，首先提出的就是具體的事實。美國有一位著名政論家著華盛頓之各面觀（Mirrors in Washington）者，（此人真名未發表，聞與美國國務院有密切關係。）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痛惜中國之失策。（此地稍有見解的人莫不如此。）他說：「中國的失敗，很可驚異。因此中國知道許士的成功，是顯明由於確定。我們當時盼望施君也把事情當作實際的事情做。」又說，「聽說中國代表這樣做，恐怕許士不願意蓋過他了；但是中國究竟還不是我們美國的保護國。」唉！果然是這樣的情形，

真不愧爲亡國的外交了！他又說：『當中國未提出以前，日本人頗神思不安（Nevous），他們非常着急，想要在會場中搶先一步說話。因爲中國人有許多要說的話是日本人不願意聽的。新聞記者更是提心注目。那知道後來真是「樹葉子掉下來打不破頭的東西，比「摩西十誡」還要無着落些，於是日本乃大放心。』

十大綱提出，各國代表團均在冷笑。爲中國表同情的新聞記者嘆息，有分析眼光的中國人憤慨。而我今天翻起一張上海報紙的專電來，還說是十大綱提出與許士議案一樣驚人。非自欺卽有意欺國人，中國輿論程度如此，真可痛心。

這些批評，並不是事後說「現成話」，現在事情還未了，而且在美同人至今還在對於大勢力謀補救，盡其幾微之力。「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於開會前卽有一宣言，曰遠東問題正當解決之基礎。其中主張將中國重要問題，分爲四項提出。此稿分送中美重要人物及各機關。但此十條提出，事前連代表團顧問諮議等，也不得知。第二天又開會質問，說是要我們來幹麽的。代表事前對於國家重大提案，毫無準備，決心與磋商，固然不對；但是代表團人太雜，磋商則不待提出而外間全知。關於不磋商一點，我們有可以原諒三代表的地方。如第二天代表團中開會反對，祇限於內部的人；而當日下午華盛頓晚報就登出來了，題目就是十大綱起中國代表團分裂，把開會情形盡情記載，於是又鬧一個笑話。

以上說十大綱太多了，我的目的不過要使大家知道真象——

不要再以十大綱自誇，要分析考察，知道十大綱究竟是怎麽，其中有我們中國人自己不能承認的。

當時提出之後，大家認為第一步已經失著。但是各種國民方面代表，雖不滿意，却暫行不取批評態度，一面敦促代表團於分條討論時設法補救，一面還注重在提出實際議案。全國商會教育會代表蔣夢麐余日章兩君迭以此催代表團。「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代表段錫朋，吳之椿，留英工商學界代表梁龍君等亦屢催三代表，並提出覺書，批評十大綱，且謀救正。此十大綱提出後，各國在十一月十九日第二次委員會中之回答，亦以空言相應。日本代表加藤第一句就說，『日本代表團之意義，以為中國現在之困難，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又說『日本歡迎中國門戶開放。』英國代表貝爾福振其老奸巨滑之詞令說道：『中國代表所說的話，我們英國以前已經宣告過多少次，不必多說了。』如比國代表所說上半段雖然大恭維中國，但是下半段很謝謝中國工商業同時開放，各國都有平等的一份。總之各國代表答覆共同之點，仔細分析起來：——

（一）中國領土完全與政治獨立，給你一個空名；

（二）門戶開放，讓我們來開闢。

當時大家還以為各國可以就主義上承認這十大綱了。那知道到了二十一日路德的四決議突然提出，而且正式通過。在此四決議未提出以前，日本即以爭海軍「五五三」比例，開示強硬態度。二十日許士，貝爾福，加藤開祕密談判，甚長，各報均謂與此事有關。但十九日會後，顧維鈞往路德處談一小時，華盛頓報紙揭載，謂亦與此事有關，不過在許士，貝爾福，加藤會議之前。路德四決議於二十一日提出委員會時，係八國通過，而中國給被動的同意。(Passive Consent)現在且作

路德四決議之分析

「在會之各國,即北美合衆國,比利時國,大英帝國,法蘭西國,意大利國,日本國,荷蘭國,葡萄牙國,有堅決之心:」

〔原文〕"It is the firm intention of the Powers attending this conference hereinafter mentioned, to wi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 and Portugal."

這件事劈頭就是對於中國不利益之口吻。到會的分明有九國;

(一)此係九國共同組織之委員會開會,爲什麼把中國撇開,八國坐在一邊商量對付中國政策?

(二)中國十大綱。既然大家以爲在原理上可以承認,爲什麼不按照次序討論而另提四條?分明這是不公平而且是不合法的事,中國爲何不爭,「後援會」代表以此質問某代表,某代表說是:四決議之中,人家說是尊重我們的領土完全和政治獨立,我們自己豈可加入。不知人家尊重我們的領土完全與政治獨立是空的。我們讓他國有此機會,議決一個共同對待我們的政策,無論其議決之好壞如何,我們根本在外交上失策。此端一開,以後無異八國聯合的站在一邊,我們孤立的站在一邊。遺害之大,不堪設想。此段「堅決之心」數字可以注意。

第一,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的及行政的完全。

〔原文〕1.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the independence and the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ity of China."

這條本是極空泛的,即英日同盟之中,何嘗沒有

這種的話。但其用字之間，有幾點可注意的：(一)中國提出之第一條中，有「尊重」與「遵守」字樣同時兼用，據王寵惠君談話，中國代表團所注重在「遵守」(Observe) 一詞，此條把「遵守」去了。(二)此條對於中國原文僅稱「支那」(China)却不稱中國正式國際上的名詞「中華民國」(Chinsee Republic)。換句話，用的是地理上的名詞，不是政治上的名詞。豈與國相待之道。美國有許多報紙如紐約時報等就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大家發生疑問以爲「支那」是否係專指中國本部，抑滿蒙回藏在內。此問題在中國人自己不在意，而在他人不然。如在國際上稱英國爲 England 不稱爲 The Great Britain，則愛爾蘭等處是否包括在內，實疑問也。又日本在美倡言，以爲既承認中國主權，則中國主權之下所訂的條件當然有效。此雖宣傳辭令，可見其極力想利用空洞條文。

第二，供給中國充分的與最不受窘的機會以自行發展並維持其有效力而穩固之政府。

〔原文〕"2. To provide the fullest and most unembarrassed opportunity to China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herself effective and stable governmnt."

這件真是混沌多含極了。專從好的方面想可以說是各國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正可以藉這條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有效力而穩固之政府」不是內政嗎？何必要他國供給「充分的與最不受窘的機會」所謂 Unembarrassed 一字不過使中國面子上下得去好了，他們知道中國人是要面子的。各國如果說是避免干涉中國內政，則應當說是 Refrain...from 不能說 Provide to，字句之間，自有斟酌。我次日見

中國顧問福開森談話，他認爲這條是合於日本人的意思。我想將來新銀團及借款等項皆在此條之下提出。

第三，用其影響，求有實效的建設與維持全體各國在中國全境以內工業商業之機會均等主義。

〔原文〕"To use their influence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ually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 fo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throughout the territory of China."

這條就是所謂「門戶開放」這條就是美國所最要的。但是把本文細細的考察看，前面既說是「堅決之心」，連着此地「用其影響」可見他們是注重實力。所以再連以「有實效的」所謂「機會均等主義」即中國代表所提門戶開放之解釋，就是一事。不但是用在商業上，並且是用在工業上；不但是用在商埠，而且是用在中國全境。如字句之間，用「全體各國」而不用「與中國有條約各國」則中國是否包含在內，都是字義上可起爭執之點。如中國包含在內，則中國人在自己領土之內，機會也祇能與他人均等嗎？況且我們現在沒有資本，沒有機械，沒有國家正當保護的政策與實力，而任他國經營實業，本國人可以抵抗得了嗎？況且各國就有許多人說，『你們說是機會均等，但是必定要先給我們機會，並且要看我們現在所有的機會是否平等。』如美國各報紙所載英國的解釋路德四條中之門戶開放——此地根據十一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卽爲『中國承認新銀行團各國競爭鐵路的讓與，無異事實上把中國國際化。』加之（一）並未提起勢力範圍撤消做條件，（二）治外法權與租借地

又不能收回，(三)人民又無適應的準備，現在事實上已成了。

無條件的門戶開放

實有無窮後憂。我們不要再迎合他國的心理了，門戶開放也得我們自己先有門戶！

第四不乘現在之情狀，尋求特權或特惠，致損害友邦人民在中國之權利，並不取有危害此種友邦人民安全之行動。

（原文）"To refrain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s in order to seek special rights or privileges which would abridge 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s or citizens of friendly States and from countenancing action inimical to the security of such States."

這條在好處方面，可以說是同中國一點沒有關係而且在壞的方面有絕大的影響。這條可分兩段。上半段祇說「不乘現在狀況」則其效力不及既往。如紐約時報，華盛頓晨報皆係如此解釋。並且以此妨害山東問題與二十一條問題之提出。下半段是保證他們在中國有權利的友邦之安全，不是中國本身之安全，其所避免者為其彼此權利之衝突，非與中國權利之衝突。說老實話，此即列強在中國互相保證其贓物也。

這四條通過後，我們於本日下午看見會中(Communiqué)知道糟了，這四條即所以代替十條，當時現象已成。這四條僅合十大綱中第二條之全體，及第一條之上半。

美國將他要的拿去了他用不着的丟了於是中國上當更為顯明之事實

可見美國教中國提十大綱也不過是一種手腕。是

晚全國商會教育會代表往見施肇基問以眞相，施君尙謂中國十大綱尙在，此不過其五分之一，明日再提第三，第六，第七三條。而同晚友人王君在新聞記者集會中見許士，許士謂『中國之原理已過去，我們到應用上來了。』當晚我們不知施君的話確，還是許士的話確。照常理上推起來，恐怕許士的確一點。到次日開會則施君所說的第三，第六，第七三條竟毫無音信，而關乎遠東事件，概以路德四決議爲應用公式矣。

我於當時卽將路德四條詳爲分析，致函施君，並請其對於外交事件，勿僅託於各國口頭之擔保，而忽略實際之條文。施君覆信雖按條答覆，並謂第一條中「尊重」反而重於「遵守」。且謂彼於其他各條見會場中並未提起我所說的意思。不過會場中各國恐怕沒有那忠厚，而此間輿論咸多如此批評，不見全係盲目杜威先生在波定漠太陽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卽對於四決議有嚴重之批評。意見與我相似，至於紐約時報且明謂中國代表相信美國政府太深，全部都靠他。

以上兩大時期說來稍長，因爲分析的結果，求大家有理性上的了解。這並不是苛求詞句，因外交上的條件不能不如此。亡一國，也不過是幾個條件。我們不簽巴黎和會，也不過爲了幾個條件。若云空條件可以東解釋，西解釋，不要緊的；那中國在弱國的地位，更受危險呢！

當這時候，我們覺得中國地位愈形不利。惟一補救方法，在於速將中國最重要問題提出，如山東問題及二十一條問題，尤須從速。當然關稅問題也很重要，但是我們知道北京政府現在急於要錢，這問題不會不提出來的。我們當時預料。

日本是要取延宕政策

所以對於山東問題與二十一條問題催促尤緊。二十二日蔣夢麐君又催施肇基君,施君允於次日提山東與關稅兩問題,蔣君轉告各處代表,大家屏息以待。不料次日僅提關稅問題,而山東問題未提。以後雖由「後援會」及各處代表力催,而代表團祇是把大的擱下,而從容不迫,

以較不緊急或一時難辦到之問題與各國周旋

正墮日本術中,而如美國許士之志願。繼關稅而續提者爲治外法權,外國郵局,外國駐兵等問題,大家祇信美國報紙的虛張,以爲中國得了無限的東西去了,但是仔細分析起來看中國究竟得了什麼實際上的東西。

關稅問題

這箇問題,本來於一九一八年各國在上海開修改關稅委員會,到者在十六國以上,聞當時除日本有異議外,其餘各國均同意擬加至十二分之五,但以中國能廢除釐金爲限。廢除釐金在於洋貨無利益,但各國料定中國當局不能廢除病國困商之釐金,以減少其收入,故以此爲要挾。顧維鈞君提出之時期:(一)自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增至百分之十二分之五。(二)允許中國於確定期間改訂價格,祇有最高率相限制。(三)最後愈快愈好,完全歸還中國。第一條有的當根據,故期間較定。第二第三兩條不將確定年限提出,以爲讓步或還價之餘地,含糊軟弱,立即鬆動。各國用空話敷衍,加以日本反對,現在仍是百分之五,不過改收實價反連一九一八年的擬案,不能維持,倒而失了。收回更無望。

治外法權問題

說到中國的顏面,這箇問題自當提出,但是按照中

國的現狀與各國的心理，有常識者莫不知道現在提出是絕對沒有效果的。中國說句空話，各國最好也不過是以空話答之。從實際上着想，中國不應於緊急之時間以緩和無着之問題延時日。代表團於二十五日提出，於遠東委員會中設一分委員會，於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由美國代表洛志（Lodge）提出各國通過一條文氣縱橫的議案，祇是說在閉會以後，在會各國設一個委員會各派委員一人，調查中國法律，司法制度，及司法行政。並且可以給中國幫助改良。然後各國或取「進步的或其他的」Progressively or otherwise 方法，以謀取消。而且這委員會的提議，不過供各國自由的承受與拒絕(Free to accept or to reject)以現在中國法律之不完備，司法制度之腐敗，可以料定各國一箇盡人事的委員會調查以後，回引中國代表的話曰，「境遇尚未許可。」（四）

外國郵局問題

說到這箇問題，代表團的人往往以此自豪，以為祇少一些外國郵局收回來了。但是我們要仔細審察一下看，（一）收回來的有多少？是否全部？（二）收回的條件如何？是否合算？（三）收回後對於中國將來全部之郵政影響如何？

這箇問題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於二十八日各國通過一議案，說是在幾箇條件之下，外國郵局不在租界及有其他條件關係的可以撤退，而沒有把日子決定。原擬係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但是日本代表反對，說是要向東京請示，一直遲到十二月十二日，千迴萬轉，乃得回信，另通過一條議案，名義似乎撤退，而實際上是否如此，請分析議決之內容：

（一）租界內及有條約關係之郵局概不撤退。

(二)要中國保證不能變更現制長用外人爲全國郵務會辦(Co-Direct General)(所謂 Co-Direct General 權極大不當譯會辦按字義當譯「合辦」)

外國郵局除日本在滿蒙山東等處所設者外，其餘多在租界，所撤者極有限，況租界雖受領事裁判權，根本上關係中國領土。無論中國在國際郵政同盟，卽代表團如果就眞正主權持論，租界中亦豈所許。一方面要求取消治外法權，一方面允許租界中可有郵局，得毋中有矛盾。

按各國在中國所設的郵局一百五十箇，(連租界在內。)英十二，法十三，美一，日本一二四。日本一二四之中，一等者七，二等者二三，三等者四，未分等者一〇。其餘多不重要，計分局三，郵箱局一，代理處三三，信箱三三，郊外郵局一〇。其大的多在租界使館界；小的本來無甚重輕。今減少幾箇各國理不應有之小郵局與郵箱，反而承認全國之郵務會辦。長用外人，以爲條件，對於將來中國郵政之全體計畫何如，得失之間，請明瞭事實者自己去決定。

外國駐兵問題

當時開會已經三星期了！年底閉會之聲浪已遍，重要人物如法總理白里安已走，各國問題在限制軍備委員會中已有頭緒，而中國重大問題，爲人民意志之所注集者全未提到。留學界及各方面之催促，均以山東及二十一條爲集中之點，而代表施肇基君尙大搖大擺的於二十九日提外國駐兵警察，無線電台問題。駐兵問題，日本方面反攻極力，宣布中國擾亂之狀況，及不能不駐兵之情形。各國爲保護其本國人在中國之生命財產起見，斷無允許之望。於是與警察問題，同無結果。卽將來有一調查委員

會亦等於虛設。無線電台的結果不過說是不於非交通阻滯時用作營業，而官電仍然應用。這種「掩耳盜鈴」的舉動，恐怕就從我們不能同意的路德四決議上來說，也說不過去罷！

時機是不爲中國待的，各國不是爲中國而到會的，日本代表不是睡覺的，於是夜長夢多，而

發生山東問題直接交涉

人民方面急死要提山東問題於大會，呼號之聲愈高，而代表方面尚猶豫不決。英美代表爲達自己目的起見，知道中國提出這問題來對他們惹麻煩的，於是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向中國代表提出「拉攏」(Good Office)（或譯作「好意調停」，在中文字面上很好看，但於原意不妥。調停或仲裁之居間者均負積極責任，有決斷的機能，而 (Good Office) 則否。所以我譯「拉攏」）這件事發生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時代表團却密告國民方面之各代表，徵詢意見，說是已電北京，但尚未決定政策。事體太大，願求民意爲從違。當時各代表均表示反對。因外間尚未洩露，我們再經長期討論，警告代表團，以爲根據各方面之情勢，萬不可上當，今言各國的用意所在——

（一）美國方面，其用心非常深巧，所取手段，以含糊帶過不提出會中爲得計。第一因當局不願意牽及減軍備計畫，以維持其共和黨之政府。第二因共和黨當年攻擊民主黨時以山東問題爲召集之一，此次若提出不助中國，則無以踐前言，助中國則又慮日本要挾危及此會。但中國如果堅決提出，則美國當局爲顧全其對於國民信用計，亦不能不取相當的公平政策。美政府左右爲難之際，於是決計壓迫中國代表，使其不提出會內。其心理昭然若揭，中國代表不能墮入術中。

（二）英國方面，最初來意卽在英日同盟停止之後，能將美國拉入成三國或四國同盟與協商。以後所發生之「四國協約」，此時蓋已豫料。若中國提出山東問題於大會，英國難保美國態度如何。如美國幫中國而英國反是，則傷美國感情，不然則傷日本感情。二者均對於其預定政策有妨害，不如令中日在會外解決，免去麻煩。

（三）日本方面，則其希望直接交涉，不始於今日。一則不願意各國干涉其在遠東行動，而且可以輕輕瞞過，再則對付中國昏亂之政府，比對於各國辦外交容易。還有一層當注意者，卽日本所取之政策，係雙方進行。若中國與之直接交涉，則日本必以山東問題向小會議還價，以滿洲問題向大會議還價，二者必有一得。

不但看明白以上動機，知其不可，而且就時機而論，亦未爲可。當中國拒簽巴黎和約以後，日本提出直接交涉，其時因恐各國嫉視，未始無退讓之心，但其時未交涉。華盛頓會議未開以前，日本見各國來擊甚猛，不知所以提出直接交涉；當時如果交涉，實際上還比現在直接交涉便宜一點。到現在日本看看會議也不過這樣一回事，又加之能得英美代表向中國壓迫，則中國已處於不利之境。其吃虧可以前知。我們也知道中國的人材和國力，無論如何是弄日本不過的，但是力持正義上之立足地，還可以說幾句話。以前拒簽和約與拒絕直接交涉，雖於實際上無多大效果，却還有幾分骨氣。譬如弱者對强暴，雖然打他不過，却是不甘心屈服。至此直接交涉，不但默認巴黎和會付與日本之權利，默認二十一條之第一項，並且使以前種種舉動都成爲無意識而

中國的國家人格完全破產

明知實際上之利益得不着，而反使民族精神上受此萬劫不復之打擊，此眞可痛心者也。

十二月一日開始直接交涉之時，在華盛頓之各處代表及學生，除少數阿諛取容於代表團者外，尚能振作精神，作宣威運動。雖氣竭聲嘶而無效，然民族眞正之意志，還使世界的人類知道一二。或中國人心尚未全死。

直接交涉之初，代表團如果有奮鬬之心，則當先提鐵路等重要問題，如果不能就緒，卽行停止，提出大會尚未爲晚。乃徒以公共建築等問題與日本周旋旬日。嗣以各方面天天緊迫，鐵路問題最後方見談判，然而時候已經過去多了。談到鐵路問題，最初中國就惠然說買，日本不應，欲中國使其借款，以意可知。以後今天談運輸總經理，明天談總簿計，後天談總工程師。一面爭實際上之共同管理，一面遷延時日，至十二月十九日日本乃索性以向東京請訓之名，一併停止。（此等手段，日本在此等會議中不止用過一次。）中國代表團處於進退維谷之境，祇得聽其延擱，而時間又去十天矣。此僅鐵路問題，至於礦產問題，據代表團談話，則合辦之計畫已成。山東礦產之所以好，聞因其煤鐵距離極近，此正武力及經濟侵略的日本所求之不得者。總之山東問題，日本方面必求其解決，得實利而避空名，何樂而不爲者。但是

此種山東問題之解決全非國民之希望

乃可以斷言者；將來之實害，尚不可勝計。數年來國民的心血與犧牲，竟如此斷送，豈有志者所忍視！現在各處代表中之友人，還有主張立卽停止者，但一子失着，全局皆差。到現在無論如何，已無辦法。

請更言二十一條問題。此問題雖經國內之壓迫，

在此間國人之催促，但代表團不但無提出之勇氣，且無此心思。聞王寵惠君曾以去就爭，而代表團尙未決定。其時適逢日本堅持海軍「五——五——三」比例案，許士忽示意中國謂二十一條可提出，但提出又不欲中國單獨提出二十一條之名。其所以不欲單獨提出二十一條之名者，乃因此次許士訂定之會場規則，凡有提案，須於事前二十四小時通知主席，得其許可，方能正式提出。若中國直接將二十一條名義提出，則於許士對日本代表面子不好看也。（按開會之初，並無提案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前通知主席之規定。待中國提出十大綱以後，施肇基君開了一張單子給許士看，把所有中國的議案一齊開進去了。許士當時說好，你去提罷。不多時卽定出凡各國提案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前通知主席的規則。於中國提案更不自由。）有此示意，中國代表團乃於十二月十四日於勢力範圍問題中之第一項提出。勢力範圍問題中所列之條件凡十四，換文五，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卽二十一條）僅其一。發言者爲王寵惠君。演說約半小時，日本代表拒絕討論，其始尙欲抗辯，謂旅順大連係日本流血換來者，意指日俄戰爭而言，王君謂日本所流之血，僅換至一九二三年爲止。中國任日本租借至一九二三年，但九十九年之延長，日本無故以武力脅迫中國，却並無流血可言。日本代表無詞可答，堅拒討論，於是許士將遠東委員會宣告散會，直至聖誕節假期尙無重定開會之日期。各國咸在外間活動。果然許士手段不錯，於中國提出二十一條遠東委員會宣告無定期延會之第二日，日本卽在限制軍備委員會中承認海軍「五——五——三」之比例案矣。

二十一條問題除一度爲美國工具外到現在絕無希望

總之以上兩問題不但根本失敗，而且國民的意志，一點不曾表現。失敗的原因固不少，但代表團無提出決心，坐視時機失去，待人心厭倦之餘，方纔說到。不特各國代表在此時倦而思歸，無心爲中國事多生麻煩；而且他們所要的三件東西如

（一）限制海軍問題的比例。

（二）四國在太平洋的協約。

（三）中國無條約的門戶開放。

他們已經拿去了。他們不要的一件東西，如——

英日同盟

他們已經取消了！那裏還有閒功夫來問你倒霉的中國呢？

不要誤會說他們沒有閒功夫來過問中國事，他們不過沒有閒功夫來過問對於中國本身有利益的事。至於有一件對於他們利益極有關係的事，他們終究要過問的，就是中國的財政問題。

以新銀行團操縱全中國經濟的生命

大家不要以爲新銀行團僅屬於政治方面的財政問題，現在新銀行團的範圍與目的已經過於此了。其開始當然從中國政治方面入手而推及於全中國之實業及金融。他們要中國門戶開放做什麼？路德四決議的要點在什麼？紐約銀行界最近的活動是什麼？而且還有許多事實，無可否認的：——

（一）北京政府之窮極無聊，軍費政費如此之浩繁，不借外債何以度日！

（二）到期外債如此之多，日本一方面卽在二萬萬以上，美國方面則十月三十一日到期之芝加哥大陸銀行(The 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 Bank) 借款五·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未付，起許士嚴重之責問。另

有紐約太平洋協社(The Pacif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借款五·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卽將到期。一九一一年美國在四國銀行墊款之第一期還款將到。庚子賠款延長之期將滿。還有其他各國之債務。各國有債務關係，豈肯輕輕放過？

(三)歐洲各國戰罷爲恢復元氣起見，不但爭先壟斷世界商場而且工業方面亦需原料之供給。美國現金存至六七垓以上，豈不欲發洩？各國對於工商業之交際，素不以平等國待中國，其侵略拓殖之野心，尙何待言？

這都是事實已經擺得很明顯的。其他還有種種事情更可想見。如周自齊等來美之目的在於借款，而與拉門德之往還，美國報紙自有記載。從前舊交通系反對新銀行團因爲要將鐵路歸國際管理，恐奪其命脈。現在拉門德等知道阻力所在，正謀另變法門。羅素先生最近說得好：『美國的政府縱然無罪，而美國的資本家的凶狠，不會滅於他國。』其實羅素先生還不知道現在美國的政府就是資本家的政府，共和黨的歷史上就帶資本的彩色。現在實際上統治全世局的祇有兩條街——

(一)倫敦的唐寧街 (Downing Street) 操縱全世界的政治。

(二)紐約的華爾街 (Wall Street) 統馭全世界的金融。

唐寧街或者大家已知道是英國首相路德喬治所住之地，而華爾街爲美國資本家的中心，其中尤以拉門德代表的摩根公司 (J. P. Morgan Co.) 爲主腦。摩根公司的勢力不僅在於其本身之金融，而在於能左右各處之金融。現在自卡耐奇的鋼鐵事業與他連合以後，更覺睥睨一切。不但在美國政治上舉足重輕，而且接濟南美歐洲許多政府，更欲

奮其餘力以建設侵略政策於遠東。拉門德前年爲新銀行團事親赴中國其志自不在小。現在看見中國這樣窮不及待的時候，豈有不包辦壟斷之理。日本方面，深知這件內幕，故其所取態度，及其所發詞令，處處以中國地大物廣，日本所得者不過一小部分，而以不致妨害美國及他國在中國的經濟事業爲言；而將盡其全力謀新銀行團之承受。因日本覺悟到其經濟與他項勢力，不能與他國爲敵。苟得一部分，則日本因地理上及政治上之關係，必較他國爲優。時間很多，不妨慢慢的來。十一月十四日美國紐約商會在銀行俱樂部公宴日本商界及銀行界代表。日本方面領袖團琢磨門野等次第發言，其主要之點，（一）中國門戶開放，土地太大，日本不能獨佔；（二）各國聯絡，以新銀行團爲工具開闢中國。日本代表團於十一月十五日發表擬出之議案十三條，（以後因中國先提，故未曾提出。）首先就聲明中國門戶開放，（門戶開放一事，不但爲日本之政策，而且係日本所願意。我前次所發表之華盛頓會議與中國命運一文，即預料人種差別與門戶開放兩問題爲日本所欲提者。後因時勢變遷，日本以前者得罪各國太多，且須重鈔舊卷，其代表團在途中時方對新聞記者宣告放棄。繼續就捉住海軍「五——五——三」比例問題，以爲交換條件。其應變之巧，自不可及。至於門戶開放問題，則中國代表團替日本提了，日本何樂而不爲。中國代表團自己提門戶開放，自以爲先發制人，實際上不但遺禍國家，而且政策根本錯誤。）而第九條即提及新銀行團，四國共同進行在中國經濟事業，而且監督用途。十二月二十日我在華盛頓看見日本代表團財政顧問發出之宣言，即以新銀行團爲惟一之目的。命意所在，不問可知。又如十一月十一日顏惠慶君在上海某報發表一篇英文，次日英國各報即以專電將

原文載出，（見十一月十二日紐約時報）其措詞命意，似謂全部之監督財政足釀亂源，而局部之監督財政可以承認。以外交當局而有此等言論，在國際間深以爲怪。北京政府要錢以維持其生命之心，迫切可見。又如代表團當時聽說關稅大約可由百分之五加至百分之七·五，某代表卽計算以此項每年增出之關餘四十萬兩，奔走抵押一宗借款。然日本方面，見此局勢，更堅持不加，至多祇能將百分之五，改成實價。他們八面防堵，斷絕來源，使中國不能不承受新銀行團條件而後已。我現在深覺得——

新銀行團已爲各國共同侵略與開闢中國之武器

遲早必須實行。其結果將爲昔日東印度公司之續。此問題是否於此次會議中提出，或於會議後提出，目前尚難一定。而且現在機關已經完備，各國祇須於閉會前提一提好了；或以到期債務相要挾，中國代表敢不承受。或者於此會以後之「世界經濟會議」（英美重要人物現在均主張於華盛頓會議以後有此會議）中提出，更爲有精密條件之實現亦未可知。但此僅時間的問題而已，中國人苟不爲最後之掙扎，將永爲經濟的奴隸也。

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中，到現在已告絕路。在網羅之中，日深一日，天天上他國的當，天天候他國擺佈。數年來全國所呻吟憔悴之山東問題，已在日本掌握；二十一條除曾爲他國利用一次外，卽棄而不顧；關稅問題則以前的議案全推翻。現在連增加至百分之七·五，尙無希望，遑問百分之十二·五，與獨立。如此的經濟狀態，民族何以圖存？根本的命脈問題既然失去了，其餘所謂小利，經以上分析，不但不值一錢，而且所得不償所失。最可惡的，就是：

各國在中國所侵略之贓物。在此次會議以前

爲非法的，在會議以後爲合法，不但各國互相承認，而且中國也承認。

路德四條，將來爲處分中國之公式，四國協商爲共同侵略中國之了解，新銀行團爲開闢中國之工具。尤可憐者，卽以前中國與各國在政治外交上雖然吃虧，而友邦輿論方面，多半還表同情，以爲中國雖弱，但在道理上是對的。自從這次中國代表不問根本問題，而祇管空的旁枝曲節，今天提郵政局，明天提治外法權，後天提外國駐兵……各國的報紙，不知這些問題關於中國實際上的重要如何。於是今天說中國得了多少了，明天得了多少了，後天得了多少了……最後提到山東及二十一條問題，輿論已到厭煩的時代，反以爲中國貪得無厭，不但不重視之，而且覺得頭痛，代表團欲小利欺國人，而將

國民在世界輿論上的同情都失了

能不痛心。中國這次在華盛頓會議究竟成就了什麽？總括他的效果是——

不但一點國民的意志未曾表現與貫徹，而且以虛利失世界同情，讓各國並加入各國將其在中國侵略者彼此承認一遍，還戴了一頂門戶開放的大帽子回去供各國開闢。

這樣的結果，是有志氣的國民所不能受的。苟有眼光見到這步，則萬萬不能承認。這次失敗，其外交上的原因，則完全係手段之錯誤。我以前說了，提出十大綱係第一步的錯誤，以後承認路德四決議，不謀積極補救，而專提不急切重要之問題，係第二步的錯誤。受許士貝爾福的威嚇，認不清楚他們的動機而與日本直接交涉，落入圈套，係第三步的錯誤。到現在和着棋一樣，前兩子走錯了，以後無論如何挽不回來了。至於內幕的外交方略，更有錯誤，不能不指點出來以爲將來警誡的：

（一）對外無一定本身的政策，祇是應付他人。於是不能氣固神完各面看到，往往受環境的刺激而來無數的反應，弄到手忙脚亂。譬如提出十大綱以爲搶先一步可以抵抗日本，而對於十大綱本身的政策，反而失了。心裏祇知道提防日本，而忘記了美國何愛於中國，他國何讓於日本，祇記得過去的英日同盟，而看不見將來的四國協約。當到大事的時候，各方面的刺激是很多的，而各國外交往往先用輿論試探，並所以分開眼光，爲聲東擊西之計。受者不察，往往落於神經過敏，而忘了自己的本題。如此次中國代表團應付國際管理之傳言，卽失之神經過敏。（當此次會議發起之初，來勢很凶，我著論之時，亦曾提起，但僅說是可能中之一，而爲次要之防止。當時段錫朋君堅稱不會，以爲此次會議並非發起以亡中國，而據各方面情勢之觀察，亦決不出此。此不過日本之宣傳與各國之輿論政策。到「議案表」發表以後，我也深信不會發現但後於段君。）

（二）信任美國太過，事事處於被動。微論美國政黨及執政者的動機未認淸楚，卽美國的國民性也不曾懂得。共和黨對於此會之眞情，我以前稍稍提過；至於美國人係商業國的國民，祇要他人不侵犯他的經濟權利好了，斷非豪俠仗義，願爲人打抱不平者。中國究非美國領土，各國在中國攫取權利；如美國能平均分得一塊，又何爲而顧惜中國？這次中國代表幾乎不是來爲中國辦外交，是來爲美國辦外交的。各國輿論頗有說許士是中國的「太上代表」。中國代表團的政策就是內聽外國顧問的教訓，外看許士的臉色。許士說要提十大綱了，於是提十大綱；許士說可以提二十一條了，於是提二十一條；許士說山東問題當與日本直接交涉了，於是與日本直接交涉；……

……這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杜威先生這次發表許多言論實在爲中國持正義。我前次和他談到這些事，他立刻就憤慨的說到，「美國國務院當首先負責」我勸我們的國民

以後不要再談親任何國了

自己不去振作精神，發揮自己的人格，而靠他人，是爲無恥。

(二)不但無負專責的人，而且全賴在外駐使爲代表。中國代表團中雖然爭總代表名義時有人，但是對於政策擔負責任時是沒有人，更沒有老成碩望，對外有威望而對內能提繫全局的人，這是中外都知道的。而後這層實在是外交上很精緻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中更可看見。大凡任駐在與會重要國家之公使參與此等重要須積極奮鬬之會議，姑且可以說是情形較熟，但是情形較熟者不必一定出頭露面。除非這些駐使先有預備犧牲自己地位，不願回任之決心，則很難希望他們奮鬬，這也是人之常情。因爲在外駐使是對於所駐國的政府不能傷感情的；而參預此等會議爲國事而爭，則有時非傷感情不可。感情一傷，不特難於回任，而且回任後亦隨時有「要求召回」之危險。各國政府長於外交的差不多都知道這層。如此次法國白里安回國後，遇海軍等困難問題，美政府除就近與維維亞尼商量外，卽直接與白氏商量，而不及法國駐美兼代表之大使，雖然有其他原因，而不願使他在困難地位，也是一種。又如日本雖任駐美大使幣原爲代表，最初預備專理遠東問題。以後日本覺悟這種困難了。添派外交次長植原。凡是遠東麻煩的事情，幣原總病了，由植原出去，(有人以爲幣原之病由於中國提出十大綱，真不値一笑。)屢試不爽。而中國正當衝難之英美兩國，槪由駐該兩國的公

使當之。有人說，許士說的話駐美公使不能不聽，貝爾福說的話駐英公使不能不聽。這不是偶然的話，這不是可忽略的地方。國家派人，應當知道人類的心理。

綜合以上的問題，雖然重要，但是還屬專門問題，旋渦裏面的問題。現在我們遇着這種大難，民族的前途黯淡極了；我們當有兩種根本上的覺悟。

（一）中國民族無眞正領袖的人材

所謂眞正民族的領袖，要有深沉的眼光，見一般人所不能見，偉大的魄力，擔負常人所不敢擔負。抓住幾條大經，不以權宜而變主張。而且有「見危受命，見得思義」的精神。事事從大處着想，絕對不取小滑頭手段，想得一點小便宜以見好於人。此之謂「政治家的格度」(Statesmanship)。平心而論此次代表團也未始不想爲中國爭回一點東西。但無眼光，認不淸重大問題所在；無魄力，對於重大事不敢有所擔當。祇取「數量主義」，存「得一點是一點」的心思，好像向他人乞恩惠一樣。大家的勸告不聽，結果小便宜佔不到，而大問題的立足地全失。有如一次某代表對留學界代表說，我們是客，日本也是客，都是美國請來的，不能傷主人的面子。這位代表却忘記了這是爲民族爭生存的外交席上，這不是請幾位專使的茶話會。又如山東問題，代表團的意志以爲得一點便宜是一點便宜，再拖下去恐怕更無結果。微論事實上逆料這樣做下去是沒有便宜的；卽有一點小便宜，也不能要。山東是我們的，日本要還我們就還，無還價之餘地，日本有國家體面，我們也有國家體面。這次提出失敗，下次有機會再提。各國不持公理，中國無力恢復，則山東當然爲懸案。敵你們不過是限於國力，但是道德上人格上不能屈服。這不是唱高調，乃是民族奮鬬當然的軌道。要

爾蘭問題與英國奮鬭了幾百年，到現在成爲自由國（Free State），而其總統華列拉（De Valera）尚不勸國民批准和約，這纔是眞正有志氣的民族。中國代表團的舉動，無異有中國是永久不能强的假定。而且最可痛心的就是對於這次的失敗，

大家毫無民族的自尊心

以爲失敗是當然的事，毫不覺得，這是民族精神墮落之徵兆。我這次完全知道以前大家奉爲偶像的外交家等，不過是平日善承人意，做「茶話會主席」的人材。等到國家緊切關頭了，實在全國沒有人具深遠的智力，堅强的意志，偉大的人格，帶了全體民族去奮鬭的領袖。不但政治社會方面如此，就是學術界也是如此。羅素先生臨去中國時所謂願中國有偉大之領袖人材一打，眞正能在學問社會方面做功夫的人一萬，實在發人深省。這是重大的教育問題，是民族根本問題。

（二）非先從國內政治改革着手不可

這次會議更有一根本教訓，卽國內政治不根本改造，則對外絕無外交可言。自己的房子不去修理，要靠强盜來保護，是萬靠不住的。各國現在看中國的內容，比看結晶體的東西還亮。南方這次的態度，於開會期間，在美國不與代表爲難，不作反對聲浪，宣言祇以山東二十一條爲目的，旁觀的人說公道話以爲這是很正當。南代表馬素君有次在華盛頓與我談話，還說是「再給他們一個機會試試。」一如這次北京政府及代表團太不爭氣。在開會期間，今天說是內閣倒了，明天說是張作霖進京了，後天說是中交銀行閉門了，再後天又是美使館抗議殺教士之張敬堯入閣了！……這樣的消息，紛電傳來，如何能使各國看得起。各國現在大都是這樣說：『我

們現在很願意退讓權利給中國，無如中國現在還沒有接受的程度。我從事實上靜心觀察，現在完全覺得各國之所以承認北京政府純粹是利用北京政府之軟弱昏亂不成其爲政府。（羅素先生在本月美國Dial月刊中亦作此言。）請派代表，其意甚明，如施肇基君提出十條件之時，一位英國代表就輕輕對法總理說：「如果我們問中國代表說是他們有什麼正當的根據來用中國的名義說話，不知他們怎樣回答。」法總理立卽譏諷的答道：「他一定說他比蘇維埃政府用俄國的名義說話還多一點根據。」（見十一月十八日美國各報法國通信員Stephane Louzzanne君所載尤詳。）又如法國前駐華公使 Mauriee Casenave 公然對友人說是他教法代表問中國代表資格，這真是可恨。現在的代表團雖不足以代表全國，但中國人豈不能有代表。而且各國既然以爲中國代表無正當根據，又何必請他們呢？請來以後，如讓棄權利給各國則各國不響；稍微强硬一點就要問人家的根據。各國利用北京政府之處，在事實上已經明瞭。代表之人縱好，而所代表之政府腐敗，則他國亦以腐敗視之。（此非爲代表曲諱，代表不當之處，吾人不能爲之恕。但此種實在困難情形，亦當知之。）如山東問題之直接交涉，不能諱言是北京政府的訓令。又如二十一條之論點，本來可以從未經國會認可爲辭，理由最爲充分，但是代表團不能說這話，因爲北京年來根本無國會；嚴格而論，則各國此種重要代表均經國會通過，中國代表本身位置，因此卽須搖動，何況北京政府。這都是說不出來的苦衷。又如國內法律不完備，哈爾濱一帶收回俄國法廷辦得非常腐敗，如何可以盼望收回治外法權。督軍專橫如此，各國豈肯交還關稅獨立權，而任其橫征暴斂。而且北京政府本不以山東及二十一條爲重，其目的尙不在關

稅獨立，不過想加幾層稅收，其他目的則在借款。這都是內政影響外交的地方。這次失敗大家

萬不能藉口弱國無外交，

弱國無外交是一句亡國的話，我早闢過了。考盡歷史弱國是有外交的。以前意大利德意志等均以弱國靠外交復興。而現在新希臘全靠 Venisulose 的外交造成現在這番局面。弱國自己能夠振作，正外交有用之時，強國而有實力倒靠不着多少外交。看遍當今的大局，我已深信

不是弱國無外交乃是腐敗國無外交

國家腐敗了，什麼事都無法想。一國的政治社會上了軌道，有一個全局的計畫，則進步起來也是很快的。大家不要以從前的眼光看墨西哥。現在墨西哥自換了新政局以後，國內的現狀與從前迥然不同。不但國內的教育，採取最新的制度，就是對於美國的外交，也漸漸強硬起來了。最近拉門德前往談判，居然失敗。政治是人類生活全體中之重要部分，國民萬不能不問外力一天大一天，國民現在萬不能再採旁觀的態度，說是北政府不好，南政府也不好，自己又坐在那裏不幹。這是亡國的態度。

這種外交失敗以後，大家不當尙一時之號呼與憤慨，求一時感情之滿足。空感情一時的發洩是沒有用的，以前也有許多教訓。望以深沉的決心，堅強的意志，目前則這些代表所做

不合於國民意志的事一律否認

拒絕簽字是正當的事，但是此切不能防止，因爲此次不比巴黎和會，無論何時可簽。代表如能知道失敗，自行退出更好，不然卽當撤退或否認。這些事或是枝葉的事，但爲免使中國人所做事留他人一藉口，不能不如此做，藉以表現國民民族之精神。而根本上須積極的

以實力貫徹人民的意志再用正式代議機關否認一切

同時須注重者,卽分途協力整理各社會問題,不因改革政治去了而停滯。先把自己的房子整理好了,方有託命之餘地。不然所謂「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萬不待子之死而已「他人是保」了!這不是空談的覺悟,乃所以

試驗國人是否有眞正做人的力量。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紐約

(附錄)

(一)美國前總理海約翰宣布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之原文

Mr. John Hay to Mr. Whit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6, 1899.

"Earnestly desirous to remove any cause of irritation and to insure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commerce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the undoubted benefits which accrue from a formal negotiation by, the various Powers claiming 'spheres of interest, that they shall enjoy perfect equality of treatment for their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within such 'spher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pleased to see His German Majesty's Government give formal assurances, and lend its cooperation in securing like insurances from the other interested Power, that each within its respective sphere of whatever influence.

"First, will in no way interfere with any treaty port or any vested interest within any so-called 'sphere of interest' or leased territory it may have in China.

"Second, that the Chinese treaty tariff of the time being shall apply to all merchandize landed or shipped to all such ports as are within said 'sphere of interest' (unless they be 'free ports'), no matter of what nationality it may belong, and that duties

so leviable shall be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rd, that it will levy no higher harbor dues on vessels of another nationality frequenting any port in such 'sphere' than shall be levied on vessels of its own nationality, and no higher railroad charges over lines built, controlled, or operated within its 'sphere' on merchandise belonging to citizens or subjec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transported through such 'sphere' than shall be levied on similar merchandise belonging to its own nationals transported over equal distances."

(一一)華盛頓會議通過關於治外法權議案之原文

Resolut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Resolu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upon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owers hereinafter named,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cussion of Pacific and Far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mament—to wi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lgium,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s and Portugal—

Having taken note of the fact that in the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dated Sept. 5, 1902, i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China, dated Oct. 8, 1903, and in the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dated Oct. 8, 1903, these several powers have agreed to give every assistance toward the attainm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its expressed desire to reform its judicial system and to bring it into accord with that of Western nations, and have declared that they are also "prepared to relinquish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when satisfied that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ws,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ir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warrant" them in so doing;

Being sympathetically disposed toward furthering in this regard the aspiration to whic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gave expression on Nov. 16, 1921, to the effect that "immediately, or as soon as

circumstances will permit, existing limitations upon China's political, jurisdic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freedom of action are to be removed";

Considering that any determination in regard to such action as might be appropriate to this end must depend upon ascertainment and appreciation of complicated states of fact in regard to the laws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methods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which the conference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determine;

Have resolved,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owers above named shall establish a commission (to which each of such Governments shall appoint one member) to inquire into the present practic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China, and into the laws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methods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with a view to reporting to the Governments of the several powers above named in their findings of fact in regard to these matters, and their recommendations as to such means as they may find suitable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and to assist and further the effor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ffect such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reforms as would warrant the several powers in relinquishing, either progressively or otherwise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That the commission herein contemplated shall be constituted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adjournment of the conference, with detailed arrangements to be hereafter agreed upon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owers above named, and shall be instructed to submit its report and resolutions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That each of the powers above named shall be deemed free to accept or to reject all or any por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herein contemplated, but that in no case shall any of the said powers make its acceptance of all or any part of such recommendation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pendent on the granting by China of any special concession, favor, benefit or immunity, whether

political or economic.

Additional resolution:

That the non-signatory powers, having by treaty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in China, may accede to the resolution affecting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by depositing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adjournment of the conference a written notice of access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communication by it to each of the signatory powers.

Additional resolution:

That China, having taken note of the resolutions aff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upon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hina, expresses i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sympathetic disposition of the powers hereinbefore named in regard to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from China, and declares its intention to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it as a member of the said committee,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China shall be deemed free to accept or to reject any or all of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Furthermore, China is prepared to co-operate in the work of this commission and to afford to it every possible facility for the successful accomplishment of its tasks.

(三)華盛頓會議通過關於外國郵局議案之原文

Resolution on Foreign Post Office

(A) Recognizing the justice of the desire expres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abolition of foreign postal agencies in China, save or except in leased territories or a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by treaty, it is resolved:

1. The four powers having such postal agencies agree to their abandonment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That an efficient Chinese postal service is maintained;

(b) That an assurance is giv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y contemplate no change in the

present postal administration so far as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Co-Director General is concerned.

2. To enable China and the powers concerned to make the necessary disposition this arrangement shall come into force and effect not later than Jan. 1st, 1923.

(B) Pending the complete withdrawal of foreign postal agencies, the four powers concerned severally undertake to afford full facilities to the Chinese customs authorities to examine in those agencies all postal matter (excepting ordinary letters, whether registered or not, which upon external examination appear plainly to contain only written matter) passing through them,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ing whether they contain articles which are dutiable or contraband or which otherwise contravene the customs regulations or laws of China.

(四)華盛頓會議通過關於遠東外交以路德四決議爲公式議案之原文

Resolution on the Far Eastern Diplomacy based on Root's Principles

"That the powers attending this conference, hereinafter mentioned, to wi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elgium, the British Empire, China, France,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s and Portugal, declare that it is their intention not to enter into any treaty, agreement, arrangement or understanding, either with one another, o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with any power or powers, which would infringe or impair the pricinples which have been declared by the resolution adopted Nov. 21 by this committee."

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過

至十二月二日

何思源

山東問題之重要
英美日三國之冷靜
英美之斡旋
國民代表之主張
第一次中日談判
美報之言論
中國代表之遷延
山東問題與祕密外交
變象的直接交涉
中國代表對內的外交手段
旅美旅英中國國民代表大會

十一月十二日第一次大會中許士之演說云：「加入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討論，非欲遷延軍備限制之協定，實期在贊助此舉之成功。」自開會以來議場內及議場外之各種發展，更足證明裁減軍備不能離遠東問題而獨自解決。遠東問題即以中國為焦點，中國問題即以山東問題為轉軸。不祇中國人之意見如此，即外人心目中亦無不然。

美國普通人民本來對於中國無正確之觀念，乃於一九二〇年之總統競爭共和民主兩黨大起凡爾賽條約之爭執，山東問題即凡爾賽條約中一重要項目也。故「山東問題」四字兩年來早充滿美人之耳鼓。加以中國罷課罷工之風潮，商教之排日之運動，山東問題更宣傳廣博。自哈定總統邀請赴會之遍告中露出「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後；美國一般學者咸以解決山東問題乃裁減軍備之根基。不然海軍軍備雖已裁減，而太平洋之戰機仍存。則此次會議不過耗費光陰而已。當會議未開幕以前，美報之輿論大略都是如此之主張。即在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進行討論之中，英美報紙仍不變此論調。美學者克魯勒，英著作家威爾士，皆以華盛

頓會議若不願步凡爾賽和會之後塵，而欲真正建立世界和平之基礎，則『必須承認中國人民爲中國之主人，猶美國人民爲美國之主人也。』

當中國代表未提出十條原則以前，中國國民代表，各團體代表及旅美華人皆以山東爲中國致命之問題，中國代表必於第一機會中提出之。乃十一月十六日中國代表僅有十條原則之提出，幷無具體的要求。各團體很覺失望。二十一日路德提出各國通過之四條，更爲寬泛，更爲籠統。美報有以路德四條原則僅能適用於未來，不能追咎於已往。恐以此四條爲準則，山東問題無正當解決之根基。十二月三日華盛頓晨報載戴斯 (Taraknath Das) 得到消息云：英日皆以中國十條爲可畏，英代表貝爾福與路德兩人祕密商酌：若美國能提出可以隨意解的無攻擊性的「四條原理」則英國當幫助美國「五，五，三」海軍裁減的計畫。此說有無實證，至今尚不敢確定。又紐約時報十一月二十一日已載有中日會外交涉之信。時距直接交涉之實現，尚五六日也。

原則通過後，按會議秩序單當討論具體辦法，中國各團體代表及旅美華人，無不以山東問題當爲第一討論之問題。無奈中國代表團定出之次目爲：

1，關稅自由問題；

2，領事裁判撤銷問題；

3，勢力範圍撤廢問題；

4，租借地退還問題；

5，外國駐兵，鐵路警察，警崗撤退，外國郵局，電站及無線電臺撤消問題；

6，二十一條件，山東問題，及民國四年之換文。

山東問題列最後一項，蓋欲避難就易也。當時中國代表團傳出消息，謂三代表曾接到北京訓令，以山東問題爲會議提出之次要項目。

自關稅，領事裁判權，外國郵局問題相繼提出後，中國各非正式的代表及旅美華人皆心中焦灼，以爲山東問題總須早日提出。而一時之疑問，不是山東問題提出與不提出的問題，乃是早提出與晚提出的問題。當時之奔忙疑懼者，恐山東問題提出太晚，將近會議終了之時，不得各國代表之注意而無討論之機會也。各團體屢次催促中國代表者，初尤信其必提出山東問題。美國報紙亦日日預料山東問題將行提出，蓋猶不忘山東問題爲世界之大問題也。

在英美代表方面，常常保存冷靜態度，據中國代表言，彼曾於討論具體辦法之第一日，將六項一齊提出。惟許士以問題複雜不易討論，請中國代表按所列項目以次提出。此說傳出中國各團體代表及旅美華人尤不失其必得在大會提出山東問題之希望。

在日本代表方面，則抱不聞不問的態度。似以山東問題爲不關輕重者。當時華盛頓晨報所載日人川山之論文，更足證明日本此種「以不戰爲戰」的手段。僅於非正式言論中，說出日本準備與中國談判二十一條件之問題（十一月二十四日華盛頓晨報）。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自中國代表團得到祕信，言中國代表正在運動許士及貝爾福請其在議場中於中國提出山東問題時，卽行發言以表示接收之意，而承認爲可以討論之問題。夜七點，中代表請各團體代表祕告許士及貝爾福，不願中國提出山東問題之言，幷云英美願用其好意斡旋中日兩國在會外爲非正式的解決。英美此種舉動，在國際公法上爲「斡旋」(Good office)，施氏此舉，蓋欲徵求中國國民代表之意見也。次日直接交涉驟然發現後，論者皆以前此所謂祕信者，幷非真正之祕信，乃

中國代表特意造出以對付中國各國國民代表耳。自開會以來中國代表之行爲，多半由美國外交部指揮而出，實無外交獨立之精神。

是夜國民代表及各團體代表開會討論對待辦法，并研究此種交涉之利弊。當時大家之意見以爲按照此種辦法之害有六：

1，北京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不可靠，此地直接交涉亦不可靠。

2，「斡旋」不是「調停」(Mediation) 亦不是「仲裁」(Arbitration)，不過英美代表勸解中日兩國，并介紹中日兩國直接交涉而已。如日俄戰爭，美國總統羅斯福之「斡旋」僅於第一次開會時羅氏到場，不特無參加權，亦無旁聽權。純粹是日俄兩國代表自行交涉。如按日俄和議之前例，則此次交涉與直接交涉無異。

3，日本用遷延手段，躲避此次華盛頓會議，使中國無再行提出之機會。

4，日本外交手段，素來奸猾陰險，毫無誠意。此種辦法既等於直接交涉，誰能保日人不壓迫北京政府或別種祕密交換以斷送山東主權。

5，中國代表無論在何處，若與日本直接交涉，不啻承認二十一條件及中國未簽之凡爾賽條約。中國代表此種行爲是放棄中國在公法上之根基。則二年來全國之運動及政府兩次之拒絕直接交涉，皆是無意識的舉動。

6，拒絕於前而接受於後，此種辦法是自墮中國國體，中國代表不能得外人之完全信任，是不可諱之事實。故中國外交之實力，不在政府而在國民，今借「華盛頓」「英美調停」之名詞以欺騙國人，是自摧殘民氣，破壞外交之紛擾。

拒絕英美斡旋之結果如下：

一，如未得英美之同意強爲提出，則日本必根

據凡爾賽條約而認山東問題爲已成事實，擲出會議。英，法，意等國會簽押該約，祇可幫助日本之主張。美國雖未承認凡爾賽條約，而拘於各國之趨勢，萬不肯冒戰爭之危險，全力爲中國爭辯。恐彼時中國必處孤立地位。

A，如退出議會，必失去英，美之同情，而貽中國以破壞會議之咎。不祇不能得關稅，郵政等各國讓步之利益，而且外交上更處極孤立之地位。

B，若不退出會議，仍繼續提出其他之建議。中國雖自認山東問題爲未決之懸案，而各國必視爲已決之案。日本必更爲趾高氣揚。若再直接交涉，日本人堅持之力更大。

C，若不退出會議，亦不承認爲決案，則日本人仍在山東，日本人仍是管理膠濟鐵路。日本人在山東一日，則日本有一日增厚其勢力之機會。五年後日本在山東之勢力及其根基將增至如何程度？十年後日本之勢力及其根基更將增至如何程度？此皆應當計算之問題。

D，威爾遜國際聯盟既不可靠，哈定之國際年會又僅是紙上言論，將來中國有無機會再行提出山東問題。山東問題遲延一次，中國是否有較大勢力之後援，以補此遲延之損失，以求得較圓滿之結果？

關於以上問題，大家承認爲確當之推測者如下：

一，不承認英，美之斡旋而強提出，若見拒時則退出會議：

1，果如此中國雖一時失美國當局數人之同情，却能得美國人民及美國輿論之輔助。美國現政府是共和黨之政府。一九二〇年共和黨之所以能推翻威爾遜者，山東問題是其兩大借口之一。洛治在當時爲反對凡爾賽條的

山東條款最力之人，今列美國代表之席，豈可自相矛盾。故在會議桌上，山東問題卽是共和黨政府成敗之問題。若哈定政府拒絕山東問題之提出，必貽反對黨攻擊之口實，而失人民之信任。則下次選舉卽是共和黨政府命運終了之時。中國當乘此機會訴諸美英人民，以求其道德上之幫助。幷可同時脅制美國之共和黨政府。

2，對於山東問題，中國代表當取理直氣壯之態度，及外交上獨立之精神。萬不可純受美國政府之指揮。

二，中國違背英美之意强行提出山東問題，若見拒時，則不退出會議而仍繼續要求其他項目。果如此，中國代表可宣佈於世界認爲未決之懸案而保留將來再行提出之權。則華盛頓會議後中國之地位與凡爾賽條約後中國之地位無大差別。同時中國國民之運動及其對外之精神必因之增長。故山東問題遲延一次則中國代表之後援力必加强一次。法國之阿爾薩斯勞倫遲至四十餘年之久尚能有最後恢復之一日，何況未完全佔領純粹中國人之山東乎。況中國人民之排日運動日盛一日，日本勢力或不至再爲增加。

十一月二十九日，國民代表及各團體代表，於夜十二點鐘見中國代表，說明絕對反對此種辦法之理由，幷問中國到底有何種主張。提出大會？或是會外交涉？施代表言連日顧問諮議開會，尚未研究出何法爲最有利益。顧問諮議之意見亦不一致，對於山東情形熟悉之某君，主張乘此機會宜速解決山東問題以釋民間困苦。

當時國民代表及各團體代表，恐中國代表誤會彼等所取之態度，故決議寫出一種反對此種辦法之意見書，繕出三份，三位代表各給一份，以求其明

瞭反對者之主張。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點，自外間得到山東問題卽將提出之消息。十一點鐘之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中果然有「山東問題」四字之發現。此次之委員會原爲討論撤退外國軍隊及警察問題，報告中結尾一段云：

『委員會長報告，許士及貝爾福曾用其「斡旋」請中日兩國代表談判關於山東及膠州租借地問題。此種斡旋，已經兩國政府代表認可。星期四下午（卽次日）卽舉行第一次之談判。』

自「山東問題」四字發現於會議記事錄上之消息傳出後，謠諑紛起，其推測之理由如下：

一，山東問題提出後，經英美調停，中日允許直接交涉。

二，山東問題未提前，已開始直接交涉，不過兩國保守極端祕密，外間不能確知耳。

三，中國代表曾受北京政府訓令，使其直接交涉。

四，北京政府已在北京直接交涉，茲不過特用「華盛頓」三字遮蔽人之耳目。

是日晚國民代表及各團體代表見施肇基君質問下列問題：

A，問何時決議承認英美之斡旋？施答在會場中始決定之。

B，問明日談判之計畫若何？施答：明日還是英美介紹兩國正式接洽，并無談判之題目。卽有之亦不能告諸君。

C，問英美所出 Good offices 之真意若何？施答：此項交涉並不是直接交涉的性質。許士與貝爾福各派代表兩人參加會議，親見談判之經過情形。英國代表爲朱爾典及藍波遜（Lampson），美國代表爲馬克麥勒（Memurraly）及柏爾

(Bell)。

D，問將來談判中，中國有何種預備之條件，以何者爲最少之限度？施答：中國之條件一時不能公佈。最少限度現尚未定。諸君若有何種條件及最少限度，不妨寫出一個意見書以作參考。

E，以後談判之內容當隨時通知。施答：此條可照辦。

以上之談話，可以推出兩條如下：

一，中國代表對於在華盛頓之各非正式代表(卽國民代表及各團體代表)純用外交手段。施代表『在會場始決定之』之答語，純是欺人語。昨夜十二點鐘質問時，還說未定去取。今日上午十一點，卽有此種報告。按會場規則，討論之問題當於二十四點鐘前知會各代表，中國代表豈有不知不定之理？

二，代表之要意見書，全是欺騙手段，若各團體代表寫出意見書及最低限度之要求，是默認其直接交涉之行爲。

十二月一日，中國學生（有自紐約及波斯頓來者）及新聞記者以個人資格於下午一點半往中國代表辦公處，并帶有旗幟，上書「反對直接交涉」「完全退還山東」等字樣，見顧，王兩代表。

顧代表之解釋云：

一，中國之反對「直接交涉」不是「必得提出大會」兩者之間還有第三項，卽是不直接交涉亦不提出大會之英，美調停。

二，此次英，美之 Good offices 與日俄戰爭時之 Good office 不同。因爲英美各有代表兩人參加。此種辦法實居「調停」(Mediation)與「斡旋」(Good office)之間。

王代表言：

三，不承認英，美之 Good offices 必失英，美兩

國之感情。強國尙怕孤立，何況柔弱之中國，幷言好感情雖不定有益惡感情確能生害。

顧代表又言：

四，許士與貝爾福斡旋時，中國要求(一)以美國外交部爲談判之地點。(二)許士及貝爾福須介紹第一次之談判。(三)英美須派代表旁聽，此次英美派出四人，皆有聲望負責任之人，對於中國之要求定有一番注意。

(聞中國代表團傳出消息，謂『無論如何，此次談判之結果，當公決於大會，故中日代表之接洽，略似一分委員會。』雖有此說，然談判之結果，能否於大會中公決之，此刻尙不能確定。外間之言論及美國報紙之登載，皆不以此次中日之談判爲「分委員會」而視爲「直接交涉。」)

兩方面來往辯論至三點鐘，學生所持之意見如下：

1，調停必有一種交涉之根據或原則。或以取消二十一條爲根基，或以完全還山東爲根基，或以取消日本中日合辦山東鐵路之主張爲根基。今此次交涉幷無何種談判之根基，故認爲直接交涉而非調停。

2，英美兩國之代表不過旁聽而已，幷無參加討論權，則與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無異。

3，此種辦法，既無日本讓步之保證，又無日本退還鐵路礦產之保證，中國承認與之交涉，祇有害而無益。

是日三點鐘，爲中日兩國代表第一次談判之時。學生等意欲阻止顧王兩代表不使赴會，幷言『對於先生等之學問道德及愛國心，素所欽仰，但此次行動，學生等視爲違背民意。』當時人少，阻止未能成功。

十二月一日之第一次會議，許士及貝爾福各有

一段極短之介紹話以後日本代表加藤男爵致答辭。加藤言「山東問題」四字是錯用了。此問題并不關山東全省。其中要素僅有(一)不足全省二百分之一之租借地,(二)長二百九十哩之鐵路,及(三)以前德人獲得之幾處礦產。問題之全身與中國領土主權無關。『日本希望此會議解決爭端之大體。其中詳細條件及地方小節,願兩國各派委員商定之。』

施代表答辭,有山東問題是中國致命之問題,其重要不待言。人人皆知現在之情形爲不滿意之情形。中國願此次「談判」有滿足中國人民希望之結果。

是日會議正式記錄言:『討論山東問題,其目的當在增進兩國之友誼。兩國代表皆承認捨去空理上之觀察。(Academic pointviews) 以事實 (Actual focts) 爲研究之根基。討論中之理由亦不得根據兩國或其他各國爭執之條約。

談判場中除英美代表四人外,中日各有代表三人,及隨員數人。中國代表爲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隨員爲黃郛,刁作謙,徐在藩等數人。

十二月二日,華人反對此交涉之運動更烈,各處代表共開「旅美旅英中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兩項:(一)絕對不承認此種直接交涉,以其違背中國之民意。(二)要求即行終止交涉,將山東問題提交大會。各處代表大會在中國代表署前舉行,復冒雨遊街至大美廳(即議場)白宮,行政廳等處,以表示中國人民反對直接交涉之決心。

對於山東問題直接交涉,美人之言論:

1,山東問題不提交大會,是日本人第一步之勝利,即是中國第一步之失敗。

2,日本以「山東問題不提出大會」爲「贊成美國裁減海軍五,五,三之根基」之交換條件。

此種交換條件，日本得較大之利益。以前消息，日本擬以撤銷美國太平洋防務爲交換條件，果如此，日本非雙方讓步不可。因美人不欲撤銷其防務也。

3，日本人以哈定政府召集會議之用意，在美國人民一致要求哈定限制軍備，哈定想滿足人民之希望。日本故意堅持海軍比率，以爲在遠東問題上美國讓步之條件。如美國政府對於遠東問題取强硬態度，則海軍限制之計畫，必歸失敗。美國人民既不准哈定氏放棄其裁減計畫，故哈定必得在遠東讓步。然美國代表極力否承此種推論，謂美國對於海軍問題，祇有兩個條件，(一)爲按美國之比率裁減海軍，否則(二)任各國作建造戰艦之競爭。

4，此次會議之重要問題有二：(一)山東問題，(二)海軍裁減問題。此二者同屬世界之問題。海軍問題不能離世界其他問題而解決，山東問題亦然。膠州之租借及山東之鐵路與其他之租借鐵路同。後者既在大會討論，何況前者爲較重要之問題乎。遠東問題既因其有關世界和平而開會討論之，山東問題豈非遠東問題中之焦點乎？此次會議若不能解決遠東問題，亦不能解決海軍問題。山東問題不提交大會而唆使中日兩國會外直接交涉，如解決得當則可，不然是貽戰爭之萌芽，終必有爆烈之一日。

5，樂觀派之言論皆以中日會外交涉，爲超越會議最大之難關。并以爲山東問題解決之期不遠。

從基爾特到工廠制度

金侶琴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最先介紹於中國人者要推余友虞裳先生之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文。（載解放與改造第三期）自此以後，報章雜誌之談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遂接踵而起。近復有今人會出版之社會主義研究旬刊，專繙譯基爾特主義之短篇著作而介紹其重要原理。基爾特一字駸駸乎成為國人之口頭禪矣。顧基爾特究為何物，則除徐君六幾基爾特社會主義歷史上之基礎及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二文外，迄未有對此問題加以詳細說明者。至於基爾特如何衰落，工廠制度如何代興，此等歷史上之重要問題則更無人道及矣。雖然，今既欲恢復基爾特之組織原理，改造現代之人類社會，則不可不先知基爾特組織中，何者可以回復，何者不可以回復；譬之機器製造斷無復返乎手工製造之理，其一例也。欲明乎此，則基爾特與工廠制度廢興因革之研究為不容緩矣。爰不揣固陋，拉雜書此，補徐文之不足，或亦讀者諸君所樂聞歟。

二

本文之目的在說明基爾特如何衰落及工廠制度如何代興兩問題。惟欲明此二者，不可不先明基爾特之究為何物；故基爾特之組織及其目的不可不一論焉。至於基爾特組織之原理及其與近世社會組織不同之點，徐文述之備矣；茲從略。

基爾特有兩種：一曰商人基爾特，一曰職工基爾特。（與下面之職人基爾特不可混為一談）商人基

爾特發生較早，十一世紀初葉已散見於意大利各都市及其他商業中心。職工基爾特發生於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始奪商人基爾特之地位，而成社會上唯一之重要組織。今之簡稱基爾特者卽指此。

基爾特者爲一地方同行業之工人會社。凡不入基爾特者不能在該地營業。入社條件極寬；通常祇須證明某種行業已達相當熟練程度，付一宗極小之入社金，並表明願意遵守基爾特之規則，卽可得會員資格矣。當時社會上雖亦有老班，職人，徒弟之分；然其所異者年齡及技術之不同，非根本上身分之不同也。職人徒弟均有成爲老班之資格。徒弟者卽中國人所謂「學生意」，從老班學習職業，幫助作工，不給工資，學習期滿，則爲職人。學習期之長短，因地方及職業而不同；大概以七年爲多。職人則以工作而博工資，俟積蓄少許資本，可以自立一店，並加入其住在地之基爾特，則卽自爲老班矣。中世產業之單位爲老班。老班之家分上下兩層：上供住宿，下復分爲前後，前作商店，後卽工場，職人徒弟以及老班之家人咸居於此。

基爾特之根本大目的爲維持其社員之平等機會及生活根據。析而言之，可分爲二：一方面保護全體之利益，一方面維持社員間之公平關係。至於達此目的之手段，亦可得而言焉。

如何保護全體？曰獨占市場，遏制競爭。十五世紀以前，競爭極少；十五世紀以後，漸有開設店舖於市集以外，冀逃基爾特之束縛者。欲維持基爾特之規則，則阻止此等店舖之設立而懲戒之，實屬必要矣。然則用何手段？曰禁止市集以外之製造；曰棉絲及其他市集中所可得到之原料，斷絕供給；曰職業秘密不許洩漏；威尼斯地方，凡不得法律之允許，私漏玻璃製造之祕密者處死刑，卽其一例也。

然則如何維持社員間之權利平等與機會平等

乎？其事繁而其道亦不一。言其大者，則(一)管理原料之供給；(二)規定生產；(三)監督生產品之出售。至於解決社員間之爭端，則其小焉者也。物品未送到市場以前，不准被人買去；此種行爲謂之 Forestalling，壟斷市場，謂之 Engrossing，亦在禁止之列。此等規定，市政府與基爾特相輔而勵行之。市場之時間，別有規則以指定之。任何社員發見有原料購買特別便宜之機會，則應普告於其同件。至於生產之規定方法亦有多端：新社員之加入，愼加允許，則雇主之數不致大增；入社條件當初極寬，後來政策漸變，幾帶排斥之意味；其目的卽在限制雇主之數，間接可以限制產額，而維持獨占地位。此外每一基爾特社員所可雇用之職人與徒弟數目，亦加限制；工銀與勞動時間，亦有規定；均所以限制生產。十五世紀以還，基爾特規定全年生產之最高額者，往往有之。基爾特之限制規則，不僅限於產品之量，并及於產品之質；蓋欲使基爾特之各社員技能相去不遠也。至若製品之出售亦有種種規則：物品出賣時，市政府或基爾特定一公平之價格；物品出賣之條件，基爾特使歸一律；誘致顧客之事，則懸爲厲禁也。

三

基爾特之目的及達其目的之方法，大致如此；今進論其衰落之原因。然未入本文之前，先有一事不可不說明者；普通書上往往說基爾特之衰落，由於產業革命，工廠制度之勃興；其實基爾特並非一躍而到工廠制度。基爾特與工廠制度之間，尙有一時期在焉。考中世以來之產業制度，可分爲三種：曰手工的基爾特制度，曰家業制度，曰工廠制度。今將其廢興遞嬗之迹，約略陳之。

基爾特盛衰之歷史與時期，雖英國與大陸有遲

早先後之不同；然其極盛時代之情形與衰落分崩之原因，則大致無甚出入。論其衰落之原因約有左之五端：

(一)排外政策之採取　此政策之採取，原非一朝一夕之故。當初入社條件極寬，所納入社金極小，手藝程度之規定不過欲使基爾特社員之技能不甚相遠，並可保護消費者。然基爾特之根本弱點在乎壟斷，既欲以壟斷手段維持社員之利益，則希望此利益之集中保持於一小團體內，不令局外人分餉一臠，自屬人情之常。因之入社條件漸漸提高，直至晚年幾成禁止性質；入社費大增，而工作技能之標準則尤可任意操縱，上下其手，老班之子獨有准許入社之優先權，基爾特之社員幾成世襲。結果則職人不得加入基爾特，不得升爲老班者日多，致基爾特之外另有職人基爾特之發生。基爾特早年之民主的利他的原理至此盡變偏狹的自私的政策。此等職人基爾特有附屬於老班之基爾特者，亦有完全獨立者。然此兩種團體往往不能相安無事：蓋對於工資，時間，基金之使用，職人之希望自立等問題，隨在有爭論之機會也。

(二)內部組織上貴族主義之戰勝平民主義　基爾特初年不僅對於入會一事，很合於平民主義，卽內部構造及作業上亦然：各社員對於事務管理上有同等之發言權。然後來社員之中，漸有制服社員(Liveryman)與非制服社員之分，雖非一切基爾特都有此等分裂，然其中之較大者往往如此。制服社員富而有勢，舉行祝典之時，穿着制服，故有此名。彼等處理事務，發布政策，隱然成一特殊階級；且組織商店(Merchants' Company)以爲商品躉賣之機關。此外基爾特與基爾特之間，如紡工與織工，漂工與染工等互相關連之職業間，往往發生鬭爭；鬭爭之結果，强者勝而弱者降於附庸之列者，亦往

往有焉。

基爾特對於製造之方法亦有種種規定。原立法之本意，在乎維持手藝的程度；然後來一成不變，牢守舊法；當初之規定適成阻礙技術進步，遏止自由創作之障礙物。余嘗見有一段記載，讀之可窺當時社會上專制氣燄之一斑，玆特譯之於下：

『昔嘗有帽工焉，因雜絲於羊毛中，以改良其製作品，竟受衆帽工之毆辱。有鉛工焉，因創作鉛片，竟遭衆鉛工之反對。有創製印花布之人焉，因衆染工之反對，不得不復返於從前之老法子。』

(三)工業中心地理上之變動　基爾特之入社條件既漸漸提高，不得加入之職人漸多。此等人既不能開業於市集地方，則不得不轉而至市集之外，田野之中，基爾特權力所不到之地。十五六世紀以來，一方面不得志於基爾特之工人日漸增多，一方面羊毛等幾項工業利益特別優厚；則此等工業之大大推行於遼遠之村落及基爾特勢力未到之新市鎭中，固自然之趨勢也。

(四)資本主義之發生　資本主義之勃興與資本之逐漸應用於工業二端實爲基爾特制度分崩之主要原因。基爾特制度全建築在小規模手工業上面。手工制之下，資本不居重要地位。然此種工業決不足以持久。資本主義興，則基爾特亡，而家業制度應時而出；待機器發明，則家業制亦亡，而工廠制度繼起以至於今日。

(五)國家之干涉　基爾特制度之在英國，初爲國家所承認而維持。然十五世紀以後，漸受政府之束縛。一五四七年基爾特關於宗教上之金錢財產一律沒收，因而宗教上之保障盡失矣。一五六三年伊利沙白徒弟法案將學徒期限，作工時間，契約性質，以及工業關係之各方面都詳細規定；因此而基爾特處理事務上之許多自由盡去矣。政府之干涉，

在大陸方面爲尤甚。路易十一許給非社員以郊外營業之特權者甚多；并施行一種 Lettres de maitrise 許給非老班之人，准許入社。一七七六年多爾谷(Turgot)下令，取消基爾特一切特權。一七九一年國會爲維持營業自由起見，禁止工人間及雇主間之一切組織；至此而基爾特遂一去不返矣。

四

上述五端，(一)(二)爲內部之原因；(三)(四)(五)爲外部之原因。繼基爾特制度而興者爲家業制度。中國書說及家業制者甚少。然此爲基爾特與工廠制間之過渡；欲瞭然於一廢一興之故，則此過渡期間之產業組織亦不可不加以研究焉。

若欲說明家業制度下之情形，則莫如將基爾特與家業制對照而比較之。在基爾特制度下，老班購原料，僱傭一二職人與徒弟家人共同製造；工場商店咸在一室；職人，徒弟，老班，家人同居於此。老班雖僱傭他人，然彼自己亦一工人，且與職人徒弟共同操作。在家業制之下，給雇工以工作者，非從前之老班，乃企業家或經理人；而此等雇工並不居於雇主之家，乃居於自己家中；作工原料與工具，有時均雇工自備；然原料與工具二者之中，雇主供給其一者爲多；而二者皆歸雇主供給者尤爲普通。此新制之發生，實市場之膨脹，技術之進步，與人口之增加有以致之。而其主要之原因則在資本之增加與企業家之發生。此新式之雇主非工人，亦非基爾特社員，乃一商人也。故此時代之一特著現象爲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介以企業家一階級。家業制之盛行，大概都在鄉村及附郭地方。家業制下之僱工往往兼事耕作。此時之製造技術進步不少，小發明亦有幾種。惟此時之機器簡單而不貴耳。

家業制之利弊亦有研究之價值。言其利，復可分

農民工人兩方面觀察之。十六七世紀，英國農民本有土地生產不足維持生活之感。迨家業制興，農民得有他種行業可以兼營，而農事仍不廢，則家業制之造福於農民者豈淺鮮哉！不僅此也，此種工作多少一隨所願。寒天本來無可利用者，至此亦可生息一些矣。婦女兒童亦可加入作工。且此種工作既不害健康，又非無興味。至於簡單之工具，使用之者不需熟練，祇需耐心一些耳。此種社會作工而不感其苦，怡怡融融，良可羨也。英國大文學家特福（D. Defoe）著大不列顛遊記（Tour through Great Britain）一書，描寫此種農村社會極詳，吾國盛澤一帶之農民而兼織綢者彷彿似之。

至於工人一方面，則家業制勝於工廠制之點更不勝枚舉。吉平氏（Gibbins）之英國工業史（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中有一節對照此二種制度，頗有趣味。茲譯之於左。

『此時工人仍多鄉居，非如後來之麕集於窒息不通之小巷及穢如兔舍之小屋中。卽居於市矣，而此時之市與今日工業中心之污穢不堪者不可同日而語。呑雲吐霧之巨大煙筒日夜隆隆，機聲不絕，小窗幾百，夜射青光之巨大工廠，此時尙無有也。至如巨大噴氣之爐，突起汚黑灰燼之中，以及化學工程毒害附近之植物樹木，數里而遙者，此時尙未發生也。工廠與鎔爐，人尙無所知也。工人之作工大率卽在其磚製或石製之小屋內。工場之中，取羊毛而梳而紡者，妻女任之；織而成布者，其子及彼自己任之。且屋之附近往往復有田地若干；而此田地不僅供食料，且以資休養：蓋當紡績疲倦之時，彼可信步來此，或事耕作，或飼豕畜焉。』

至其弊亦有可得而言者：（一）工人失獨立之地位；其所用之工具往往非彼自有，自備原料者亦少，

工銀與勞動條件一唯雇主之命是聽，若對於雇主方面一有債務關係，則格外不得自由矣。(二)雇主與雇工交涉之時，雇主往往有代理人爲之代表；因之雇主與雇工絕鮮接觸之機會。(三)以貨物給工傭之制度 (Truck system) 盛行於此時。(四)雇主往往住居城市，因之工人取原料送製品，往返道途，多費時日。(五)工人之競爭酷烈，卒致拋棄田地者往往有之。蓋無時間可以致力於農務也。(六)兒童工作問題與勞力攫取制度 (Sweating system) 爲近世勞動界之大問題，而斯二者實皆導源於家業制度之產業組織也。

五

家業制之下，雖已有幾種小機器；然皆簡單而不費。及幾種重大之機器發明，工廠勃興，而家業制遂不復能存在矣。至於此時新機器之最重要者，約如下表。

開氏 (J. Kay) 之飛梭 (Fly-Shuttle) 一七三八年

挨克拉特 (R. Arkwright) 之水力機 (Water-frame) 一七六九年

瓦特 (J. Watt) 之蒸汽機 (Steam Engine) 一七六九年

哈克里夫 (Hargreaves) 之紡績機 (Spinning Jenny) 一七七〇年

克洛頓 (Crompton) 之紡棉機 (Mule) 一七七九年

楷德拉德 (Cartwright) 之力織機 (Power Loom) 一七八五年

忽德尼 (Whitney) 之軋棉機 (Cotten gin) 一七九二年

工廠制度之興，家業制度之衰，其原因全在(一)

機器之發明及應用於工業上；(二)各種「力」如水力汽力等之應用。顧機器與力之應用何以促家業制度之衰亡，則其理固顯而易見也。(一)新式機器價值昂貴，非工人所能購辦。(二)工人家庭之內不能使用此巨大笨重之新工具。蓋此等工具之使用，皆有賴於水力或蒸汽力。如用水力，則惟特定地點可以得之。如用蒸汽力，則原有機器之外，又須添購貴重之蒸汽機矣。然無論水力或汽力，此力必須可以轉動許多機器，則其裝置方為合算。然欲在從前工人之家庭中如此擴大規模，當然屬於不可能之事。且重大之機器必須建築特別房屋，始可裝置。(三)機器與力既經使用，則將一業之各項工作集中一處，較為經濟；否則反為浪費。(四)力織機發明後，織布快，布價跌，手織之布成本反貴，則從前用手織機之織工當然不能維持舊業；然機器又非工人所能購辦，則欲維持生活，惟有往工廠作工去之一途耳。

近代文學與兒童問題(續)

丏尊

四　兒童是人類保存和進化底唯一的手段說

這是英國現代諷刺劇作家蕭伯納（Bernard Show）底意見。所謂「人類保存」，就是「自我保存」，蕭底見解在這點上很和易卜生，斯德林堡，郝

卜特曼等相似，不過前者所要保存的是「種族的自我」後者所要保存的是「內面的自我」罷了。蕭底繁殖觀，兒童觀，是繼承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hopenhouer)底性欲哲學的。要講蕭底思想，不能不先略述叔本華思想底要旨。

據叔本華所說：世界底實體是意志，是非理性的，無意識的，盲目的意志。磁鐵底相吸引，水底下奔，一切生物底用了全力保全生命和甚至於擲了生命去圖種族底繁殖：都是並無何種目的，徒然要想主張自己的努力，就是無非世界意志底發動。這世界意志在男女關係上發動的，就是性欲。性欲就是性的戀愛。所以一切的性的生活，都是盲目的努力底發現。這是叔本華底繁殖觀底根本。

這叫人盲目地永遠保存種族的世界意志，有一個目的，就是使具有某一定特質的新個人出生。常用了極大的勢力令特定的男女結合，「洛彌阿奇列脫！你們相愛呵！」這樣地發布命令，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注：——洛彌阿奇列脫是莎翁劇"Romio and Julet"中底男女主人公）自然要想使人將宇宙底大目的，認作自己底快樂幸福，在人底心中，種植種種的幻影。人類底本性，不是個人地生存，是種族地生存的。

要之，叔本華底性慾觀底特色，可以歸納爲三點。

（一）欲求種族的自我底永存不死，是世界意志底發動。

（二）世界意志並無何種目的，只是主張自己的盲目的努力。

（三）性的生活底唯一目的，是種族保存。

在這三點中，蕭所繼承的是（一）和（三）兩項，至於（二）的一項，是蕭所不取的。在蕭，世界意志底努力是理性的，有意識的；是有一個偉大目的的東西。目的就在生出比較更清高的人類。蕭這見解，明明

受着德國哲人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超人說底影響了。

兒童不但是爲保存人類，并且是人類進化底唯一的手段，這是蕭底兒童觀。蕭底劇作中常以一種深遠的人生哲學爲根本，他認世界意志是「生的力」(Life Force) 這就是人類底本能。「生的力」本來盲目，常有自己浪費和破壞的事情，人底頭腦，是看見「生的力」的眼目，用了頭腦，可以使「生的力」向着正當的目的前進。我們人類曾用了思索發見世界意志，發見實行這目的的手段了，應該再使他達到目的，就是應該達到人生底哲學的自覺。蕭底作劇底目的，在示現「生的力」底幽玄的步調，除去一切的人類底無自覺，無意識。

「生的力」底發展的目的是甚麼？在生超人，蕭底所謂超人，就是比較更清高的人間，是近人間的超人。他以爲英國人不如數成克林威爾，羅馬人不如數成愷撒，德國人不如數成路德，貴推，世界底進步，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人類在進化上面懸着唯一的希望，渴仰超人底出世，同時不得不先求超人底母；因爲超人是女子底腹內誕生的。蕭因了這見解，認性的生活上，女子比男子能自覺地活動，女子是追逐的，男子是被追逐的，女子是能動的，男子是被動的。

這樣人生肯定的繁殖觀，很多在他底作中表現着，最標本地具體化的作品，就是人與超人。據蕭自己說：這劇是捉了「人生底哲學的自覺」底化身近代人約翰太那，和「生的力」底化身美女子亞姆，使他們於某種程度中行一般男女之事的。

亞姆是個在結婚年齡中的無父的美少女。大爲青年魯濱生所崇拜戀愛，魯濱生是中世紀騎士氣質的人，他底愛亞姆，無非將她當作神祕底示現和幻想底本體。亞姆呢，却是本能地自覺「生的力」底

命令的女子，斥魯濱生底愛是和「生的力」毫無交涉的愛，於是改慕自己底保護者思想上的革命家約翰太那，認爲未來的夫——自己所生超人底父，不斷地加以追逐。

這太那，就是蕭所謂『達到人生底哲學的自覺』的人物，他深曉得亞姆底侵略的，能動的行爲底動機和理由，對於亞姆，這樣地觀察着：

亞姆想和男子結婚，這目的決不是爲她自己底幸福，或他人底幸福，只是爲了自然的緣故。女子所有的活氣或生力，是要生超人的宇宙底創造力底盲動。所以女子并自己也去犧牲，至於犧牲男子，那是更無所用其躊躇的了。在女子，男子不過認作達這目的的器械，——是女子因爲要想最經濟地實行「生的力」底命令所考案出來的器械。女子善於照顧男子，這恰和兵士底善於照顧槍砲，音樂家底善於照顧提琴一樣。女子碰着男子有危險就恐慮，男子死了就哭，這是因爲沒有做父的男子，就沒有生出超人的機會的緣故。女子底身上所現着的這世界底大目的，全然將男子作奴隸，女子用了虎求食樣的熱烈的愛來與男子相接，畢竟無非欲得丈夫。所以早一日也好地快想結婚，是女子底事情，反之，遲一日也好地想避結婚，是男子底事情。

這樣達觀着的太那，要想保全自由的自我本位的生活，對於激烈襲來的世界意志底捕捉，盡了全力逃避，到終被亞姆追究着了，做了俘虜。到了這裏，太那遂恍然悟到人類原不曾遂行着自己底意志，所遂行的只是世界底意志，因爲有使亞姆得夫的世界意志，所以追逐了我，逼我結婚的。太那這樣覺悟了以後，就和亞姆訂婚。可憐的魯濱生呢，結果成了獨身的失戀詩人。要之兩性關係是超越個人關係的。——這是劇中底結論。

蕭曾自己公言這劇底第三幕，是當作「爲進化

論的聖書底創世紀」而作的。這是很有意趣的話。從叔本華底世界意志說出發了，在人間底種族的使命上，顯着地蒙着優生學的理想主義的色彩，蕭底見解的確有可歡迎的地方。可是在蕭，兒童仍是一種「手段，」這點和托爾斯泰，斯德林堡等底兒童觀，沒有兩樣。蕭是個諷刺作家，所以把太那底煩悶，很樂天地描寫着，若在托爾斯泰，斯德林堡底筆下，這事件恐防要認作自我對性欲的血戰，當做近代人底精神的爭鬪，畫出悽慘的局面了。

五　兒童是性的更新作用底產果說

這是尼采，嘉本特，愛倫，開伊等思想中所含有的兒童觀。在他們，兒童本身是一個目的，並不是他目的底手段。性的戀愛底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也不但在自我底永遠化，是在行圖增進自己和種族底生命的一種高尙深遠的兩性間底更新作用。

嘉本特說：『愛底意義底解鑰，是因了補足作用的更新；』又，『男女結合底第一目的是在造子孫，這觀念有不滿足的地方。戀愛底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是要使種族完全使種族底自己表現圓滿。』

開伊說：『愛是結合。這不但爲要創造新的存在，是爲男女兩個各因了他一個可以成功新的存在，幷且比一個人的時候可以更加偉大的緣故。』

嘉本特，開伊都是性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於兒童，不用功利的見解來看，是從對於種族的影響着想的。他們不注重於兒童底「量」而注重於兒童底「質」鄙薄偶然的繁殖，尊重有意的繁殖。補足，更新，進化，——這三者底聯絡，就是到他們「性的理想鄉」底必經的途徑。

尼采是性的理想主義底先驅者，嘉本特，開伊底性的見解，都是繼承他底思想的，他在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中小兒與結婚篇裏面說：

『你年青，想生子和結婚，但是我問你：你有生子的資格嗎？你是對於一切底勝利者，是克己者，是官能底支配者，是美德底所有者嗎？還有，你這願望，是被獸性或不得已的必要所驅迫而成的呢？還是因爲要想解你底寂寞呢？或者還是因爲你自己不滿足的緣故呢？我希望你用了你底勝利與自由去求孩子，對於你底勝利與自由建築一活的記念碑，不但使你底種族繁殖，還要使他向上。你要創造比你更高貴的肉體！要創造最初的運動，一個自轉的車輪，——就是要創造一個創造物！所謂結婚，就是因爲要想創造比「創造」更偉大的東西，兩個意志底合一的活動。』

這對於兒童底新意義，新價值上，可謂說盡無餘了。自覺地圖自己和種族底向上，男女便用了至純的愛的結合，因了相互對等的補足作用，更新和進化，造出對於到達「偉大存在」的紀念碑——這就是性的理想主義者所謂兒童底意義和價值底全部。

嘉本特，開伊等所謂補足更新，原基本於「性的戀愛底補足的性質」的。關於戀愛底補足的性質的考察，叔本華已有過基礎，後來奧國學者衛凝格爾（Otto Weininger）又試過方程式的研究。這就是兩性問題研究上有名的衛凝格爾底性的牽引底法則。衛凝格爾不承認有純粹的男女，他以爲世上所存在的無非是無限的性的中間級，所謂男性或女性，不過是理想乃至類型罷了。因之，我們底所謂男子，就是多有着男性分子的人，所謂女子，就是多有着女性分子的人。男女都是複性，一面又具備兩性底性的特徵的。

衛凝格爾依了這個斷定，立他性的牽引底法則。說男女行性的牽引時，兩方都用了自己所有的男女兩性的全分子去牽引的。例如一個男子，自己備

着四分之三的男性和四分之一的女性，他底最適的補足者，配偶者，就是有四分之三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的女子。因爲這男子渴望着自己所缺乏的女性分子，那女子也同樣地渴望着自己所不足的男性分子，互相牽引，其中有完全的性的親和力的緣故。這一對男女結合了，二人上面就現出完全的男性和女性，這樣的配偶中，性的牽引力，親和力最强。

衛凝格爾自己雖是個叔本華流亞的繁殖否定者，他這法則，却有益於性的理想主義者。有着上述偉大的性的親和力的男女，所生的兒童，就是所謂「戀愛底兒童」。凡是兩性問題底研究者，沒有一個不渴仰讚美「戀愛底兒童」的，衛凝格爾也說：『戀愛底兒童必定有負擔幸運的運命。』開伊說：『戀愛底兒童所以多才能，就是做最好最適的配偶者的優秀男女，大家合了一體的緣故。』「戀愛底兒童」要之，就是「當作性的更新作用底產果的兒童。」尼采底所謂「超人，」就是這「戀愛底兒童」底最偉大的代表者。

結論

上五說，雖然各有各底見解，但是把他大別起來，可以歸爲三種：

(甲) 手段的兒童觀

(乙) 目的的兒童觀

(丙) 認兒童爲偶然的產物，目的，手段，兩方都不屬的兒童觀。

第五說是屬於(乙)的，第二說是屬於(丙)的，其餘如第一說，第三說，第四說，都是屬於(甲)的。還有，用了繁殖肯定和繁殖否定的分別來看，第一說和第二說是繁殖否定說，其餘都是繁殖肯定說。

現在姑且依了原有的順序，把各說來略施評斷。

第一說中托爾斯泰底兒童觀，於矯正近世男女將兒童認作幸福底的妨礙物的謬見，很是一種有尊嚴的棒喝。他認生子是因性慾而墮落的人們底罪惡補償法，對於近代婦人底因利己的欲望逃避爲母的惡風，痛誡說，『聖書裏說男女都被給與一種法則，男子有勞動的法則，女子有生育的法則。』他底主張兒童底尊嚴，不能不說是他底長所，可是我們對於他底兒童觀，究竟不能滿足。

人沒有將他人作達某種目的底手段的權利。持禁欲主義的托爾斯泰，不承認結婚底道德的價值，對於兒童祇與以方便的價值，認爲達宗教上目的底手段，這從新性的道德上說，實在是不道德的事情。并且我們不能承認人生否定的意見，所謂「第二的理想世界」在人生肯定者的我們，不但不期待，而且並不認爲必要的。我們還相信有靈肉一致的戀愛，對於托爾斯泰底認性的戀愛卽是性欲衝動，也不能贊同。要之托爾斯泰底兩性觀，完全是立脚於原始基督教的偏見，這種偏見，原始基督教從前曾向歐洲人傳導，托爾斯泰恐怕是最後的提唱者罷。

第二說中，阿采巴希甫等作品中底思想完全是一種絕望的厭世觀，將一切戀愛生活當做一種享樂的游戲。頹廢所至，竟要使人類男女，退化爲動物底雌雄。一切都是本能，性的結合，就是本能滿足的一種，兒童就是不能免的，盲目的本能的產物，此外毫無意義，價值可說。這種無理想要求，無理知分子的兩性觀，當然也不是我們所能承認的。

第三說，就是將兒童認作「自我永存底一種的手段」的見解。對於前二說底繁殖否定，雖然是一種繁殖肯定的主張，可是將同類的人間，認作自己永存的手段，在這一點上，也有和第一說同樣的難關。並且男女競爭地要想在子女身上移植自己底

心靈，也是一種對於「大自然」的無思慮的叛逆行為，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原來男女結合了生得子女，這子女底自我，用數學的說法來說，就已成了父底自我，母底自我和子女自己底自我底總和。子女身上有父底自我，同時也有着母底自我，這是近代遺傳學者所明示力說，可以認為真理的。在這分子複雜的子女身上，想圖絕對的「內面的自我」底永生，已經是做不到的事，並且子女也有自己底自我，決不任父母底占據。以父或母底心情為心情，以父或母底靈魂為靈魂；這樣暴虐的打算，斷不是有個性的子女所甘受，并且適足引起子女底反抗。易卜生在約翰伽蒲里爾薄克曼中明表示着這樣的徑路。斯德林堡底父親中，培爾太也曾露出反抗的口吻了。

第四說蕭底見解，比之前幾說，顯帶着理想主義的光明的色彩，是我們可以歡迎的思想。但為種族而犧牲個人的傾向，實大有令人不能滿足承認的地方。還有只將兒童認作種族保存底手段一點，也和其他的「手段的兒童觀」有同樣的弱點。

第五是認「兒童是性的更新作用底產果」說。這明明是兒童自己是目的，不認作達他目的底手段的見解，認性愛底目的，不但在保存種族，還要因了高尚的更新作用謀自己和種族底向上。換句話說，就是要用了人智去整理自然所發現的本能。這是何等勇敢的努力！有了這努力，方才人間底性的生活，可以和動物界底性的生活，異其面目。在謀永遠的進化上，在尊重性的關係上，我們所贊同的，就是此說了。

附記

這篇東西，是以日本島村民藏氏底著書為藍本的。島村民藏是個潛心於兩性問題研究的學者，同時是個劇作者。他關於兩性問題，先後出了現在近代文學上的兩性問題，性的理想主義，兩性問題大觀三書。我讀過了這三部銜接的著作，就「燒直」成了這篇文字。其中直譯的地方也有，只取大意的地方也有，至於引例也有參考了別的書籍把他變易的處所。均望原著者和閱者諒解。

一九二一，九，一，在杭州



凱痕會議·英法協約·法內閣更迭

一九二二年開頭，國際時局有重要之發展，即凱痕協約國高等會議之開會及與此有聯帶關係之法內閣改組是也。當去年十二月華盛頓會議正在進行，一方面歐洲時局亦生重要之變化。第一，則因德政府交付賠款，屢次愆期，經賠償委員會責問亦未得要領，英法不能不共籌對付之策。第二，因俄國勞農政府致牒英國，聲明各國如能承認俄政府，訂約通商，則俄政府亦願承認前俄皇室所逋欠之外債；因此英法對俄遂有變更態度之必要。第三，法國與土耳其國民黨政府訂結條約，攫得小亞細亞方面之數種利益，因此引起英國輿論界之反抗，英法感情漸惡，欲謀協約國內部之團結，兩國不可不設法疏通。有此三種情勢，乃致蘊釀而成今年一月初之凱痕會議焉。



法國新國務總理樸隆開賚

十二月初出席華盛頓會議

之法國國務總理白里安氏忽忽返歐。至十八日白里安氏與專家多人，赴倫敦與英相喬治會晤商議要政。會議事件之最重要者厥爲德國賠款及歐洲經濟問題——卽償務匯兌幣制諸問題——並及近東問題。然因此等問題與全歐大局有關，非邀集協約國共同商議，則無從解決。因此經英法兩總揆會商定於一月初旬在凱痕舉行協約國高等會議。凱痕(Cannes)濱地中海，爲法國南部之一都市，因其地氣候溫煦，爲歐洲冬令著名之游憩地，故擇定爲會議地點焉。

十二月二十七日英相喬治，陸軍大臣邱吉爾赴凱痕籌備會議事務。一月三日法總理白里安亦抵凱痕。一月六日凱痕會議正式開始。列席者除英法總揆外，有美國哈佛大佐及英法日意比五國代表。會議計歷一星期，其所議事件撮要如下——

(一)德國賠償問題，經德國派代表至凱痕與協約國代表磋商後，嗣經賠償委員會議決：許德政府暫緩繳付一月十五日到期之賠款，俟德政府向委員會提出計畫後，再由協約國決定。



滿目瘡痍之法蘭西

(二)於三月間在意大利基諾亞(Genoa)召集歐洲國際大會議，令各協約國美國德國俄國及歐洲各中立國等共三十五國，各派代表加入此會議。會議之主要目的在討論全歐之經濟問題及承認俄政府問題。各國對於此項會議大概均表示贊同，勞農政府亦允派代表加入云。

(三)組織歐洲國際銀公司(International Syndicate)以謀歐洲之經濟恢復。在目前先行推定委員會，其中英國及法國各二人，意大利，比利時，日本各一人。由委員會草定組織辦法，然後提出報告於基諾亞大會。

此外凱痕會議中所發生事件之最重要者厥惟英法協約。蓋因法國對德防衛問題，德國賠款問題，近東問題使英法意見漸生齟齬，苟欲保持協約間之團結，則英法兩國間之誤會，實有解除之必要。因此英相路德喬治在凱痕會議中與法總理白里安商定，訂結英法協約。此協約之目的，在鞏固英法兩

國之交誼，謀軍事上與經濟上之協助，及對德之共同防衞。此協約草案經喬治氏擬定，由英內閣會議一致通過，於一月十一日送交白里安氏，其草約原文據當道發表，共分五條如下：

（一）如德國對於法國加直接侵略，英國應立即以海陸及航空軍隊加入法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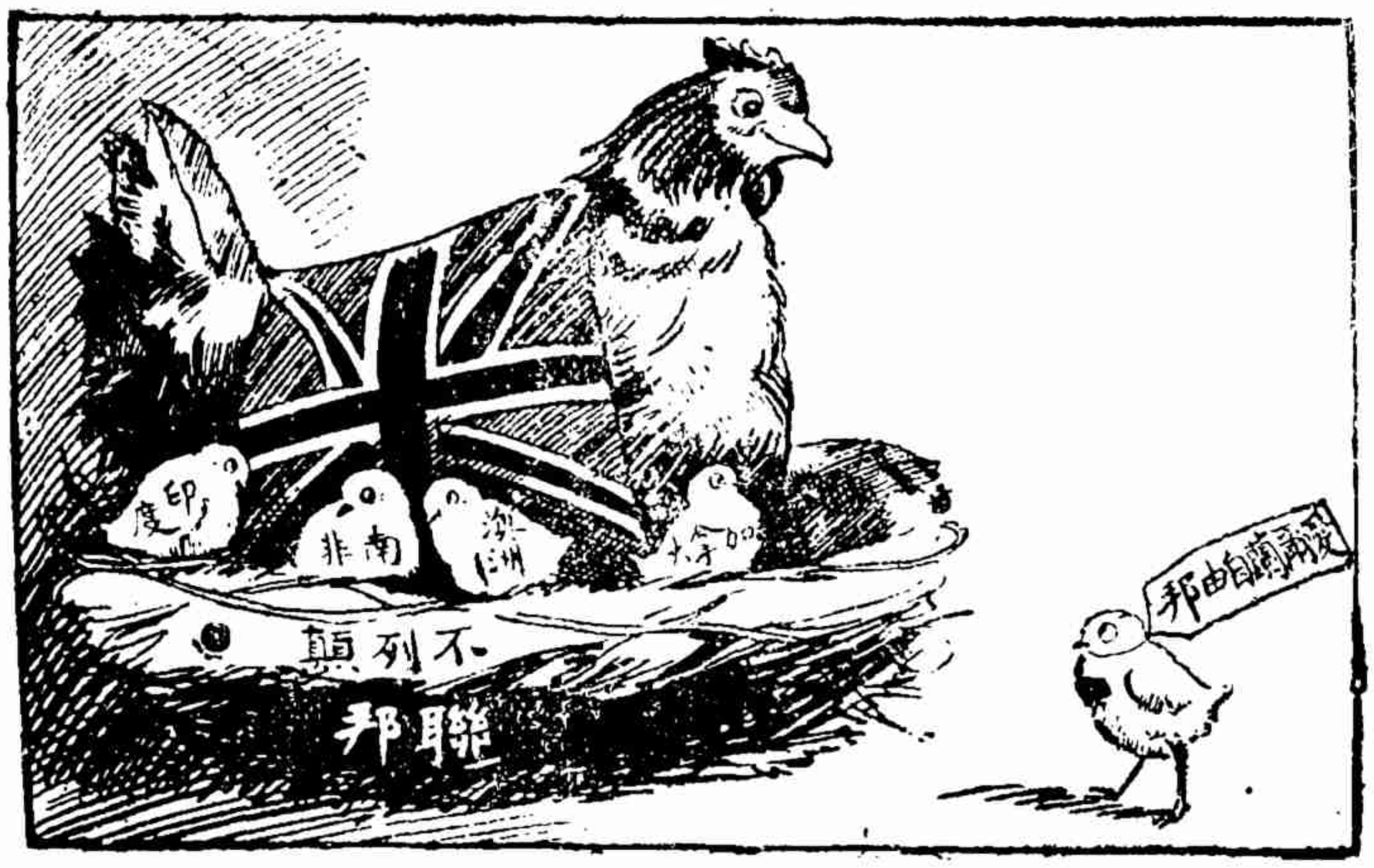
（二）英法遇凡爾賽條約第四十二條四十三條四十四條被侵犯時，應取一致行動。

（三）英法於德國所施之陸海航空軍任何計畫違背凡爾賽和約時，應取一致行動。

（四）本約在未經英國殖民地批准以前，不得以任何義務加之於英國殖民地。

（五）本約有效期間定爲十年，期滿後得雙方同意時得以賡續。

一月十二日，法總理白里安氏持英法草約返巴黎，徵閣員及國會之同意。此時法國輿論甚爲激昂，保守派對草約極端反對，其反



“快到母窠裏去罷”

對之理由約有數種：一則以爲法國因與英國訂約之故，對於賠款及凡爾賽和約條款，將被迫而讓步也；一則以爲英法協約之結果，徒使英國掌握全歐霸權，而使法國不得不居其次也；甚且謂英法草約之性質，不啻將使法國降爲英國之藩屬也。法國排英派勢力近來頗盛，而此約實爲白里安氏所手訂，故衆論皆歸咎於一人。一月十二日，白里安氏在衆院發表意見，宣布凱痕會議已允德國停付賠款，并聲稱英法協約並未蔑視法國利益。當總理演說時，議場囂聲四起，嚴詞詰問，國民黨攻擊尤烈，白里安氏不得已乃退出國會，隨即提出辭職，經法總統許可。此舉影響於歐洲時局頗大，對德賠款問題及全歐經濟會議之進行，因此均遭停頓。凱痕會議因法代表未出席，亦遂於一月十三日忽促閉會焉。

白里安內閣自去年一月間就任後，甫及一年，即行下台。新內閣衆皆屬望於樸蔭開賚氏(Raymond Poincare)，因樸蔭開賚爲前任法國大總統，聲望與白里安相埒故也。至十五日樸蔭開賚內閣組織告成，其閣員八名

如下：——

總理兼外交總長樸蔭開賚
司法總長鮑多 (Louis Barthou)
內務總長麥瑙李 (Manoury)
財政總長賴司的里 (Lasteyrie)
陸軍總長麥其阿 (Maginot)
教育總長皮陸爾 (Leon Berard)
海軍總長萊培爾蒂 (Raiberti)
自由領地總長萊台爾 (Reidel)

在一方面凱痕會議雖已閉會，而對德賠款問題及全歐經濟會議則仍在進行中。英相喬治於十四日自凱痕至巴黎與樸蔭開賚接商，據最近消息，新內閣仍贊同英法協約，惟凱痕會議則告終止，將來英法兩國對德對俄交涉，或將用直接磋商辦法，而不取高等會議之形式焉。(W)

愛爾蘭事件解決之經過

英帝國政府與愛爾蘭政府之議和談判，自於去年七月間開始後，中間經多次之挫折。新芬黨要求愛爾蘭在名義上與實質上均絕對獨立，而北部烏爾斯泰政府則又不願脫離英政府之統治。各方相持不下，至去年十一月杪始漸趨於協調。其結果卒簽定英愛和約，此約嗣經南部愛爾蘭國會通過，於是此久經波折之愛爾蘭問題至此乃告結束矣。



難理値的孩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新芬黨代表在倫敦與英相喬治重開談判，喬治氏提出解決愛爾蘭問題之新建議。十二月四日，新芬黨內閣會議新建議後，於五日向英政府提出覆文，逐項駁詰，且要求修正。是日英愛代表遂重行集議，至淸晨始散。在此會議中共同草定英愛條約，兩方代表皆簽字於其下，俟英國及愛爾蘭國會批准後，卽發生效力。曠日持久之英愛爭執，竟於一宵之間平和解決，在外人固不料其有如是迅速也。

英國與愛爾蘭議和條約，經喬治首相與新芬黨代表葛里菲士(Arthur Griffith) 等於一月六日上午二時在倫敦簽字。約文共十八條，附款一。茲錄其重要之條款如下：——

第一條　建設愛爾蘭自由聯邦（Irish Free State）。此聯邦國家在稱爲不列顛帝國之國家集團中有與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新西蘭殖民地 (Dominion of New Zealand) 南非聯邦 (Union of South Africa) 相同之地位；此聯邦得自設國會并一行政機關以向國會負責。

第二條　愛爾蘭自由聯邦與帝國國會及國君之關係，與加拿大殖民地之關係同。

第三條　在愛爾蘭派駐國君之代表其地位與加拿大總督相當。

第四條　愛爾蘭自由聯邦議會之議員，應爲下列之宣誓：

「余謹宣誓矢忠及服從成爲法律之愛爾蘭自由聯邦憲法，并願效忠於愛爾蘭與不列顛人民所承認之國王喬治第五及其合法之後嗣。」

第五條　愛爾蘭自由聯邦負擔聯合王國公債內所應負之一部分；其數目由兩方協定之如協定失敗則由第三者公斷之。



“太甲先了”

第六條　愛爾蘭自由聯邦在將來須自行擔任海岸防務，惟在最近之未來中，則海岸防務由帝國政府擔任之。

第七條　在平和時代某種關於有線無線電報，空軍海軍及破台防務之便利，依照附件規定，應讓與帝國政府。在戰時，或在與外國關係緊急有發生戰爭之危險時，不列顛政府得無限制使用海岸防務之一切需要品。

第八條　愛爾蘭自由聯邦得擁有陸軍國防隊，但其陸軍人數與自由聯邦內人口之比例，不得逾於大不列顛陸軍設備與大不列顛人口之比例。

根據上項條約，雖在名義上，愛爾蘭仍爲不列顛帝國之一部分，然實際上則此條約已遠較愛斯葵士內閣及喬治內閣所提出之自治案寬大多矣。照此條約，愛爾蘭除名義上仍戴英皇爲國君，海軍負與英國共同防衛之義務，此外更與英國無何等之主從關係，換言之，則自此以後，愛爾蘭在不列顛帝國中將與加拿大及澳洲處同一地位也。

爲爾斯泰問題爲愛爾蘭問題中之最困難點。蓋烏爾斯泰人民始終不贊成新芬黨之主張，要求與南部愛爾蘭分立，故也。英愛條約中對於烏爾斯泰之規定如下：

准烏爾斯泰於一月內聲明不加入英愛條約。如烏爾斯泰在限期內聲明不加入，則烏爾斯泰國會仍得享有現有之權力，南部愛爾蘭與北部愛爾蘭之疆界則儘量依照居民之志願以勘定之。如烏爾斯泰不聲請除外，則自由聯邦國會得在北愛爾蘭對於北愛爾蘭國會現無權辦理之事件，立法管理。

此重大之條約簽字後，於是英愛和平始正式恢復。英皇下諭釋放在獄中之愛爾蘭罪犯，愛爾蘭人民亦撤銷對英之貿易抵制。和局已完全告成，惟靜候英愛兩國會之批准而已。英國國會專爲此舉，於十二月十四日開會，英皇與喬治首相均出席演說，謂和約告成，綿亘數世紀之爭論，一旦解決，於英愛兩方均有裨益。國會中政府之反對黨自由黨領袖愛斯葵士亦聲明贊成此約，但致警告，謂勿以此約一經告成，卽可脫離一切困難云。現在英國會內對於條約，似皆不加反對，一俟愛爾蘭國會批准及烏爾斯泰問題解決，當卽可正式批准也。



平和之樂隊

至在愛爾蘭方面，則對於和約意見頗多歧異。新芬黨代表將已簽字之和約提交內閣後，意見卽分爲二派，愛爾蘭共和國總統華列拉竭力反對新約，主張重加修正；而葛里菲士一派則堅主批准和約，以恢復目前之平和。十二月十四日新芬黨議會卽所謂"Dairen Eiren"開會，約文提交議會後，反對與贊成兩派爭辨至一星期餘，仍無結果，於是遂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告休會。至本年一月三日國會復開，爭論數日，卒於一月七日投票表決，以六十四票對五十七票批准英愛和約，不加修正。和約批准後，愛爾蘭共和國政府當然消滅，故大總統華列拉及其內閣於九日正式提出辭職書，經議會許可。十日議會提議組織自由聯邦臨時政府，舉葛里菲士爲行政領袖。當時華列拉派議員六十五名卽退出議會，新內閣亦於卽日告成，其重要

閣員如下：——

財政總長柯林 (Commandant Collins)

外交總長杜菲 (Gavan Duffy)

內務總長杜甘 (E. J. Duggan)、

國防總長慕爾格希 (Mulcahy)

臨時總統葛里菲士向議會演說，謂彼之政策，乃在使議會所批准之條約發生效力，並用國家之資財維持秩序，至自由聯邦國會總選舉告成後爲止。於是新芬黨議會遂宣告延會。

然新芬黨議會乃愛爾蘭一種非正式的議會，故葛里菲士氏一月十一日復召集去年五月所選舉之南部愛爾蘭國會，於一月十四日在杜白林開會。南部愛爾蘭國會亦一致批准英愛和約，幷舉定臨時政府，內有新芬黨議會議員焉。

現在尙未能解決者，卽北部愛爾蘭之問題。烏爾斯泰首相於一月初致函英首相喬治，聲明不願使北部愛爾蘭處新芬黨統治之下，然現在尙在調解中。將來烏爾斯泰或不免與南部分立，惟分立後之劃界，恐又將引起爭執耳。(W)



"恐怕辦不了罷"

(日人對於減兵之譏刺)

美國的農民運動

美國之農民階級，素來富於保守性，對於國內各種改革事業，如婦女選舉權，如禁酒運動，農民階級率居反對之地位。不圖今日北達戈泰州 (North Dakota) 之農民，竟組織「非政黨同盟」(Non-Partisan League)，從政治方面要求農民之利益，觀此則世界農民階級勢力增進之神速，實有出於吾人之意外者也。

北達戈泰州爲產麥之區域。向來穀麥之買賣，其主權操於附近敏尼波里斯 (Minneapolis) 與聖保羅 (St. Paul) 二城數家大公司之手。此等公司壟斷附近一切倉庫，對於農民所售出之穀類，往往扣剋其斛兩，輕低其成色，因此使農民喫虧不少，而除此數家公司外，又無從賣出其穀麥。且該地銀行業大多爲大穀麥公司所掌握，農民金融頗感困難，故當新穀登場後，輒低抑穀麥之價值，俟農民已賣完穀麥時，麥價則又逐步增長，農民利益被奸商攫去，實不可勝數。農民爲自衞計，要求一切穀倉均歸州政府經營，如是則分量成色均可公平交易，而穀麥價目亦不致受奸商之抑勒矣。當一九〇七年北達戈泰州人民以五分之四之公民投票結果，向州議會提出動議，然州議會則謂穀倉歸州有，違背州憲法，加以拒絕，嗣後農民於兩屆選舉時，要求修正州憲法，均未成功。於是農民始漸覺悟，知非建立政治組織，在州議會中選出多數之農民代表，則其要求必不能成就。然最初猶無確定之計畫，及經營十載後，至於今日，非政黨同盟始克成立，而其



英國說："大家一塊兒玩罷"：日本："好但是如何能退出呢"

間湯賚氏 (A. C. Townley) 之力實不可忘焉。

湯賚氏爲北達戈泰州之一農夫，此種新組合之創立人也。此種新組合之「黨綱」極爲簡單而明瞭：穀麥倉庫均歸州政府管理；設一州立銀行，以優惠的條件貸款於農民；由州政府設立保險制，爲農民保雹災損失之險；用免稅法鼓吹農業之改良；更頒穀麥分等法，由州檢查員執行之；其所謂要求條件如是而已。至定名爲「非政黨同盟」之原因，則以此種同盟其性質與政黨不同，並非欲建一新黨以奪其他政黨之政權，不過欲從各大黨之候選員中，推出其傾向於農民階級者，推爲非政黨同盟之候選員。此種候選員多屬於共和黨，因共和黨較傾向於農民利益也。自非政黨同盟成立以後，其同盟員頃刻佈滿於北達戈泰州，未及六閱月，加入同盟之人已多至二萬有奇云。

一九一六年春間農民大會開會，福賚周氏 (Lynn Frazier) 被選爲北達戈泰州候選民政長。福賚周氏當時並未被舉爲代表出席於大會，當大會代表往覓福賚周時，此候選民政長正在田間躬耕，美人傳爲佳話焉。是年秋間，非政黨同盟

成立，即於選舉時獲得絕對多數。然北達戈泰州憲法，州議會每兩年改選半數，故當時尚有半數之舊議員足爲農民立法之障。至一九一八年選舉後，非政黨同盟始獲全勝，州議會全爲農民黨所佔，非政黨同盟久經籌劃之各項法案，先後在州議會通過：州立碾穀廠及倉庫，均經成立，穀類賣買及麵粉碾磨，均由州立機關經營。此外更儘速設立州立住宅建築協會 (State Home Building Association) 以低利率貸款於農民，供建築農屋之用。并設州立雹災保險部 (State Hail Insurance Department) 其保險費較私家公司更低。而最重要者，則爲設立北達戈泰州立銀行，以惠農民。州政府特發行一千七百萬元之債券，以實行此計畫云。且州議會更以爲對於勞動階級應悉加保障，不應偏於農民，故更制定保護組合工人之多種法律：如勞動者殘傷撫卹條例，八小時工作條例，婦女最小工資限度條例，礦山視察法，限制州立法庭於發生勞動爭執時下禁止令之權力條例焉。

州政府實行新法規後，因爲在草創時代，自不免遭遇種種之困難。如一九二〇年秋季因麥價跌落，州立碾麥廠及倉庫協社均不免受鉅大之損失。北達戈泰銀行亦久經招足股本，實行開幕，其貸與農民之款，僅取利七釐。因去年穀麥歉收及戰後金融擾亂之影響，致營業陷於不穩之地位。全州支行四十家因此被迫而停閉。因此一般保守派，振振有詞，致西北諸州農民運動進行頗生阻力。然此乃一時之現象，殊不足爲患也。



日本人之太平洋會議觀
—見日本時事新報—

保守派之反抗，殊爲劇烈。今日美國非政黨同盟之同盟員，已遍佈於十一州，然所至輒受猛烈之排斥。如甘薩斯州 (State of Kansas) 二同盟員被暴徒斥爲李寧之黨徒，受 Tar and feather 之慘刑。即北達戈泰州農民雖久已勝利，而一九二〇年之選舉，州議會中非政黨同盟席數反見減少，亦未始非受反對黨之影響也。

然同盟之進行，則至今猶未懈怠。農民出身之福賓周氏去年重行當選，爲第三任之民政長。州立碾麥廠倉庫協社及州立銀行，事業均甚發達。敏尼波里斯之非政黨同盟本部，近已開始從事於本年之選舉競爭。美國農民階級能否掌絕對政治勢力，將於此數年內卜之矣。(W)

瑞典與瑙威之工黨政治

瑞典自去年九月杪起舉行國會總選舉。此次選舉係按照新訂

之選舉法，婦女有選舉權，選民之年齡限制減低，其他制限亦經除去，故選民比上屆選舉增多三倍。選舉結果，社會黨佔大勝利，而資本階級之席數則大為減少。因係選舉勝利之故，瑞典勞動運動之政治團體，卽白蘭汀氏（Branting）所領袖之多數社會民主黨，左翼社會黨及共產黨互相攜手。結果三黨均占勝利。茲錄各黨席數如下。

	投票數	席數	比較上次
保守黨	……四四九·〇〇〇	六一	減九
農民團	……一九二·〇〇〇	二二	減八
自由黨	……三三二·〇〇〇	四一	減七
右翼社會黨	…六三三·〇〇〇	九三	增一八
左翼社會黨	……四五·〇〇〇	六	增一
共產黨	……八九·〇〇〇	七	增五

瑙威國會總選舉於去年十月杪舉行，結果共產黨得二十九席，社會黨得八席。現在瑙威工黨已分裂為二，一為共產黨，已加入莫斯科第三國際，其右翼則改為社會民主工黨。新選舉結果兩黨合計有三十七席，比之上屆卽一九二〇年五月之總選舉，工黨僅得十八席，其增進甚多矣。（W）

比利時新內閣之人物

比利時內閣於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總選舉之時，循例辭職。惟因社會黨離叛之故，前內閣在事實上亦已崩壞，欲求繼續勢不可能。結局乃由前財政大臣多尼斯奉命組閣，拒絕社會黨而以天主教及自由兩黨為主，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其人物如下：——

外交部長爵斯派爾（天主教黨上院議員留任）
內務部長倍里愛（天主教黨，上院）
經濟部長橫德維惠爾（天主教黨上院，留任）
農務部長柳別德（天主教黨，上院）
工務部長美爾生（天主教黨，上院）
司法部長麥孫（自由黨，下院議員）
陸軍部長特惠士（自由黨，下院，留任）
鐵道部長盧彊（自由黨下院留任）
教育部長猶倍耳（大學教授接近於自由黨）
植民部長弗蘭克（自由黨下院，留任）

財政部長由首相兼任。故新內閣中計天主教黨五人，自由黨四人，及非議員者二人，而十一人中之七人，皆係辯護士出身。社會黨既不得入閣，則從來由天主教，自由，社會三黨所成立之神聖聯合已遭破壞，而今後在下院占六十六席之社會黨，其態度極堪注目矣。（T）



歐洲文壇偉人的時局觀

一　佛朗西的非戰爭主義

鄭超麟

法國現在要算反動勢力最盛的地方了。戰後的法國已不是自由與人道的發祥地，却成為軍國主義的堅壁了。但是在那裏却還有幾個頭腦清醒的人，竭力唱導非戰運動，以冀恢復法蘭西人道主義的傳統精神。這種運動，以光明團 (Clarté) 為其中心。東方十七卷五號曾有講到光明團的話（見世界文學者之聯合運動篇）現在賴巴布色 (Henri Barbusse) 一輩人的努力，這種組織，頗見發達。他們所辦的雜誌光明已改半月刊。在第一期裏有新近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老文學家安那都爾佛朗西的論文，極端攻擊戰爭主義，實足以代表光明運動的精神，所以譯出來，寄到東方裏發表。

*　*　*　*　*

人稱為第二石威夫 (Swift) 的威爾士 (H. G. Wells) 先生，在十年前曾理想一段故事。說有幾個地球上的居民，有一回旅行到月球去，並和統轄全月球的大月王 (Lunaire) 談話。這位大月王似乎不是沒意識的，有一問向這般旅客：地球上的人們怎麼組織？他們的政府如何？其中有一個答道：

「地球上分做一個個獨立的國家，有大的也有小的，地球上的人都具有一種熱烈的愛國心，愛國就是他們最大的慾望。」

大月王接着問：

「你不是說一個個國家都是獨立麼？如果他們相互間的利害發生衝突，是甚麼一個機關來裁判他們？」

「這種機關沒有的。各國都有驕氣，都不肯屈伏人下；若一個國家覺着被別人占便宜了，他就靠武力去維持他的特權和光榮。」

大月王聽完這句答話，不再說甚麼，但用一種恐怖驚駭的態度，

看了他們許久，然後叫左右把他們看管起來——好像這是最危險的物類似的。

我們看過這段故事，對於這種制度應該起何種感想！

以我們認識力所能認識的時代而言，在亞細亞洲亞非利加洲歐羅巴洲不知發生過多少文明。他們都是爲着戰爭而生存的，又都是爲着戰爭而亡滅的。由已往的事實，我們可以推論到我們現在的文明總不免同一樣的運命。全人類的末日到了，我們自不想避免。

現在有一個國際大會，是這回最可怕的戰爭過後才產生的；他並不能製造和平而且並不要製造和平，因爲他並不是爲製造和平而生的。他生出來沒有錢，沒有勢，甚至不能獨立。反過來說，他是維持「戰的精神」的團體。因爲組織國際大會的是幾個國家，而國家就是好勇鬬很的，一個眞正的國際和平會暫時是不可能的。一切國家的構造的精神，的作用都是根據戰爭而來。他們除掉戰爭而外，並不相信和希望別的。一個眞正的國際和平會決不是國家的結合。

北美合衆國的總統召集歐洲的列強和亞洲的列強去開一個會議。當我做這篇論文時，他們大約正在那裏開會。據這會的簡章所說是限制軍備，据我看來他怕不能給我們變換現在的局面罷。

但我們不應該自作先知者去預言他們未曾做到完工的事業。在歐亞二洲的國家一方面說：『裁兵我們是很願意的，但在保衞治安上說兵是不可裁』；在美洲一方面說：『他們既不肯裁兵，我也援例不裁了。』美洲人不過希望這回會議的結果，能夠建設世界第一強大的艦隊，不管英吉利的利益，去攻打日本和霸佔中國。

現在看起來，新舊兩世界上的國家都厭惡和平，不肯把他們的衝突拿出來給一個裁判機關裁判。至於歐洲的文明，那更不用說了，自從發生以來就是「軍國主義。」封建時代的國家，公理就託之利劍。法蘭西和他的鄰國，德模克拉西的戰勝，反使軍國主義大加勢焰，成爲一種宗教。這幾年的工藝進步，殺人的毛瑟鎗，大炮，製造更精。在大的國家，無論是工藝的或是商業的，都熱力地煽動戰爭，去增加財富。戰爭起了，更熱力地延長，去維持他們由戰爭而得來的利益，工人一方面，他們既答應了增加工資，當然是喜歡的了。出征的軍官一方面有名譽和利益，也是喜歡的；軍人一方面，被那「爲國而戰」的念頭所引誘，更樂得赴死了。那班實業家以爲和平就是破壞他們利益的利器，所以和政治家聯絡起來再煽動媾和以後的戰爭。你看這回大戰停止後，英吉利還要佔領美索波達迷亞(Mésopotamie)和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e)；同時法蘭西也佔領敍利亞(Syrie)，並派多次遠征軍去攻擊俄羅斯的蘇

維埃(Soviet)政府也可窺測他們的心理了。

你們試想當這全星球都陷於荒謬地步的時節，怎麼能够建設一個眞正的仲裁機關和一種和諧的能力來指導人們向着平坦道路走呢？

我的斷語是：絕對不可能的。

現在既是絕對不可能，我們還是似這樣再往下去生活麼？

我考察近幾年來的事實，覺得舊社會的觀念風俗似乎都已起了極大的變動。戰爭固然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也終有一日帶着「破產」和「死亡」這兩樣東西來送給他。在歷史上已不乏先例，且我們也不難在最近舉一個榜樣，這回毀壞歐洲的長期混亂，和半和半戰的狀態，都能給歐洲舊文明以一拳的致命傷；雖用我們淺薄的智識和卑近的眼光，也相信這椿事實早晚總要實現。現在人們都開始覺得痛苦難當了！

大腹賈似的英吉利，盡力地擴張工廠，到此也曉得他商業的失敗和停工恐慌的解決無日了。

失敗的德意志自己倒閉不能開張，且牽引擔負三二五〇〇〇兆債務的法蘭西向「破產」的路上走了。

意大利受了重傷了。

俄羅斯要餓死了。

奧大利已經死了。

北美合衆國自己看見他的事業日就頹敗了。

全世界的國家，都被一種莫名的病痛喚醒了他們的貪心的夢想。這回大而且可怕的教訓，現在雖未曾發生大效力，却總有爲人人所領會的一天。『歐洲死了，是戰爭殺了他』這一句可怕的呼聲，將來說誑話的新聞記者和政府領袖總不能再壓抑到不響呵。民衆終歸有恍然大悟的一天。若他們不甘心亡滅，應該團結起來，除去他們的驕氣和貪心而受「平和」的裁判。

二 布蘭兌斯的時代心理觀

化魯

在本誌第十七卷第五號裏曾經介紹過丹麥批評家布蘭兌斯(Georg Brandes)。布蘭兌斯是現代北歐的最大思想家，他在歐洲文壇有無上的權威。他也和佛朗西高爾基一般是人道主義的文學家。這位八十歲的老批評家，對於戰後支離破碎的時局，也一樣的揮無限傷心之淚。

『歐洲現在很不穩了。歐洲人已有一半發了瘋了。歐洲不論那一個民族，除了仇恨別的民族之外，更不想甚麼。恨，恨，到處都只是恨。』這是他最近對紐約泰晤士報通訊員易巴拉(T. R. Yborra)

的話。

布蘭兌斯先舉法國爲例。法國現在完全變成爲排外主義了。法蘭西人排外主義的劇烈，從來沒有像現在的那樣。巴布色(Henri Barbusse) 所領袖的一輩人，盡他們的能力，和排外主義反對，結果他們便變成了孤獨和無力，最後不得不歸於失敗。布蘭兌斯自己和法國前總理克萊孟沙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但是從大戰後，他們兩人就爲了主義不同而絕交。現在的法蘭西人是除了仇恨更不懂得什麼的。

在意大利也是一樣。意大利人正忙得不了的『仇恨法國，仇恨英國，而且他們自己也互相仇恨着，——看那棒喝團和共產黨的鬬爭哪！』唐南遮不是意大利現代最偉大的文學家嗎？但是國家主義已把他弄得發狂了。『當他在阜姆的時候，他寄給我一本小册子，那裏所寫的，你道是什麼？都是痛罵英國人的話，因爲英國人沒有幫了意大利去奪阜姆。恨，恨，到處都是恨。』

德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從他們的詩歌中看出來。『我近來讀了新德意志的許多詩人的詩——我不能懂得——我全然不懂他在講什麼話！他們都以爲世界須要改革，而惟有德國人纔能去改革世界。德國年青的大學生所作的詩，都懷着一種思想，以爲德國人——超出各民族之上——必得把數世紀來所造成的舊世界推翻，而在十年中造出一個新世界來！』

英國略好一點兒。英國的輿論還不至於過入迷途。布蘭兌斯說：『我從沒有讀過一部意義不能了解的英國書。英國人相信仇恨，還不至過甚。』

『俄國現在是在於病的狀態，他的文學藝術，便也是這樣。布蘭兌斯說他對於俄國的新藝術，完全不解。他看過許多新繪畫，有畫一個人頸子長數寸的，有畫一個人的身軀，竟和母牛一般的。這是什麼意義呢？是諷刺還是象徵？實在沒有人能回答。總之瘋狂狀態的表現罷了。』

美國是戰爭的眞勝利者。古代的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如佛羅稜薩 (Florence) 威匿斯 (Venice) 雅典在先都是繁富的都市，美國自然也會得從物質的繁富一變而爲世界文化的中心，但是美國也和別的民族一般爲仇恨所集注了，排斥外人太厲害了。Ku Klux Klan 的慘酷行動，和虐殺黑種人的事件，時有所聞。世界到處都是仇恨，教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尋樂土呢！

三　威爾士的世界聯邦論

馬鹿

全世界注目的華盛頓會議開會之前，英國的大著作家威爾士(H. G. Wells) 遠渡新大陸，充紐約世界報的新聞記者去了。威

爾士本來是世界著名新聞家之一。他一到了華盛頓，倫敦的每日郵報 (Daily Mail) 與東京的朝日新聞都聘他做通信員。但是後來每日郵報因爲威爾士的論調和他們不對，又中途毀約，說他的通信喪失英法的感情。自然威爾士的曠大的思想，不是一部分國家主義的英國人看得慣的呀。

在這華盛頓會議進行世界局勢轉移的時候，那位著歷史大綱的大思想家，對於時局有怎樣的感想，這是我們很想知道的。十一月六日華盛頓會議未開以前，他在紐約世界報裏做了一篇引子，歷敍大戰後的世界局勢，我們現在把其中的幾節摘譯出來：——

『一九一四年的八月，不穩的進步與繁榮的時期告終了。在歷史上關係最重大的一個夏夜，經長時期準備的軍國主義終於爆發了，比利時一個小村莊佛色 (Visé) 燒着了。人們都說：「這是一場大刼。」但是他們却沒有明白這大刼的本質是什麼。他們只計算着戰爭中殘傷，殺戮，焚燒的數目，到了戰爭完結，他們一邊算計着損失，一邊却仍又走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所走的道上去了……

『一九一四年的大刼，現在還在進行着。不但沒有完結，而且進行的速率比從前更增了。今年的冬天受慘酷的苦難的，和凍餓得要死的比戰爭初開的時候更多了。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社會破壞，和一九一八年中歐洲糧食和軍需的耗失，的確對於人類的努力生無限的阻力。凡爾賽的愚拙的會議，表面上像是什麼都解決了，其實是什麼都沒有解決。這種和會，譬如一個受了致命傷的人，暫時掙扎起來，自己裹好自己的創傷，其實決不能算是一個辦法呢。

『全世界想要合力恢復實業與繁榮，那除非各國政府都有和平的誠意才好，因爲凡爾賽和議失敗，這種誠意的和平已沒有望了。各國的政府——以法日爲尤然——都在摩拳擦掌的準備第二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便不外災荒和社會破裂罷了。

『在俄羅斯，在奧大利，在德國的許多地方，破壞得不堪入目，鐵路到處破裂，機器廢而不用。便在西歐英法等國，也都是衰敗的景象。

『有一天，我的朋友却北令 (Charlie Chaplin (著名演滑稽影戲之優伶) ——他有十年不到倫敦了，——來倫敦和我談話，他說：「倫敦的人民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嬉笑快活了。這已不是我的記憶中的倫敦了。」

『我從歐洲到了美洲，看到了紐約地方的安閒愉快，很爲喫驚。好像這地方是蘊有無窮盡的富力似的。但是這繁華，喧鬧，與旺的都市，究竟是歐洲的門戶，他的繁盛是全由於貿易而來的。

而現在對歐貿易的枝葉雖很茂盛，枝本却已在朽腐了呢。

「我們看到紐約，不能不驚嘆其繁華但是細細一想，却又不能不為他危懼。紐約是在於停滯之中，除了倫敦之外，紐約要算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了。假如商業衰退了之後，不知這廣大的民衆要變到什麼地步？但是如果歐洲的貨幣匯價照舊跌下去，歐洲的經濟狀況不能改良，美國的商業總有一日要一敗塗地的呢。」

華盛頓會議的目的，是在於裁減軍備，但是威爾士的理想，却比這個更要深遠，這是讀過歷史大綱的都能知道的。世界的平和，如果單用了消極的方法來維持，這在他想起來是愚人的辦法。他以為要謀持久的平和，除非把互相猜忌，互相抗衡，互相爭競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造成世界的大聯邦才好。而這種積極的計畫，在這千載一時的華盛頓會議，實在有創意提出的機會。但是現在各國政府，連消極的限制軍備，都沒有實行的誠意，更不用說是這一種遠大理想了。

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

薇生

(一) 自己迴避的藝術的跳梁

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是毫沒新傾向和特色的一年。一九二一年，全是承受一九二〇年底傳統，即始終於第三階級的(Bourgeois) 享樂的，遊戲的，幻影的的傾向的小說界。

陀思妥以夫斯基和他的創作的著者曾經說：一切藝術品，從發生的見地考察起來，有二種創造的動機。其一，便是作者自身想迴避自我和現實；其二便是作者自身想探求自我和現實。

想迴避的，以為創作是精神的快樂主義，即藝術上的遊戲，美麗的幻影，我們所生活的現實的隱蔽，或理想化藝術家，住在自己創造的新的空想的幻影的世界之中游玩。

想探求的，以為創作並非精神的快樂主義而是精神的悲劇。他們以為創造的藝術便是想解決那有着內的爭鬭和矛盾的生命這不能解決的問題的不絕的探求。他們不解決這問題，是不能肯定人生的。但他們不像哲學者一般單靠了推理，是以全意識和個人的經驗，努力地透視真實的本質。他們的努力，便是不絕的探求。

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是前者，卽自己回避的藝術跳梁的年代。菊池寛是代表者。

廣津和郎在六月五日時事新報上批評菊池底小說，說『菊池底 Theme 常是由人和人的交涉上所發生的感情意味等。菊池的作品中常有個人和個人的戰鬬。描寫以別人爲目標的人間的苦惱，悲哀和喜悅；但却不會描寫過以自己爲目標的人間的苦惱，悲哀和喜悅。』

（二）自己探求的藝術

風靡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的藝術，是自己迴避的藝術：這是不可爭的事實。但同時，也並不是沒有自己探求的藝術。

自己探求的藝術的作品中，最惹我們注意的，是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前編（載改造一月至八月。）宮島新三郎在九月號新文學上說，『暗夜行路，是苦惱的表現，是討論怎樣把自己脫却苦惱的作品。我要是沒有一種嚴肅的心情，到底不能讀完這作品的；—因爲這是深刻尖銳地描寫人間的醜惡和汚穢，合因此而發生的苦惱的呀。』暗夜行路是精神的悲劇的藝術，是由苦悶和苦痛以觸着眞實的本質的藝術。

式者小路實篤底一個男子（載改造七月至——），在這意味上，也是可注意的作品。

（三）文藝的社會主義的傾向

近來很有人主張用文藝來提倡社會主義。他們想以第四階級(Proletariat)藝術代替第三階級藝術。像英國蕭伯納(Bernard Shaw)便是一個社會主義化的文藝家。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也有這種現象，且不管效果如何，但却是一件當注意的事。

有社會主義的傾向的作家，是長谷川如是閑，上司小劍，小川未明，江口渙，加藤一夫，宮島資夫，藤森成吉和宮地嘉六等。但這些作家中，都還沒有怎樣的成果。長谷川如是閑，盡取題材於個人和社會組織的衝突，像是不想更進一步了。上司小劍，只是在嘲諧地眺望個人和社會的衝突之中看到假的藝術的興味，却不見什麼進境。小川未明，總不脫感傷的社會主義者(Sentimental Socialist)的境域。江口渙和加藤一夫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要用藝術來表現，是還須幾多時日哩。宮島資夫，藤村成吉和宮地嘉六，却因是太藝術家的了，作品大都是表現社會主義的思想以上的思想，所以也許在什麼時候脫了社會主義的衣服的。由此可以明白，雖則社會主義的文藝的呼聲很高，却沒滿足的效果。

（四）長篇小說的流行

「現在的文壇可以說是長篇小說的全盛期的吧！有一個時期：長篇小說受了雜誌和出版書肆殘酷的虐待，除了報紙以外，幾乎陷於沒有發表的機關的悲境裏。但近來這傾向是倒轉了，各方面都歡迎長篇小說。」這是七月號新文學所載的柴田勝衞長篇小說的全盛期論文的一部分。

長篇小說很是流行。改造裏連載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男子和里見弴的潮風。中外復活號裏載加藤一夫的向幻滅的彼方；新文學加能作次郎的處女時代和藤森成吉的阿妹底結婚；新小說松岡讓的遺言狀。以上是雜誌方面。報紙上，除通俗小說之外，都競爭着連載長篇的藝術小說。單行本，有賀川豐彥的跳過死線（曾載改造）加藤式雄的惱悶的春天，佐藤綠葉的黎明，長馬圭之的太陽下去，江原小彌太的新約三卷，舊約和復活，中村式羅夫的大長篇人生十六卷，岡田三郎的青春等。此外還有許多。細田源吉，將刊行一千二百枚（日本所用的原稿紙，都是四百字一枚）的大作窄狹的門；細田民樹說要把國民新聞上連載一百六十回的在太陽底下發行單行本；水守龜之助正在發表長篇向新岸去；加能作次郎，說要發行傷害的翠。

這種境象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小說界新發生的境象。開了這種長篇小說流行的氣象的原因，實是因於現代作家的社會的意識。

「從來的自然主義作家，解剖深刻的心理，幾乎爲人家當做「病的」考察的範圍，也竭力尖銳地突入於狹隘和「個的」；現代作家，却更連結了社會全體和人類全體的運命以觀照這「個的」深刻。」——讀賣新聞文藝部柴田。但也有人以爲長篇小說的流行，難免採雜「湊熱鬧」。

（五）新進作家的出現

在現代思潮的波浪裏打槳而收獲些成果的，是在於比較的新進的作家。這是得注意的一種現象。

新進作家之中最惹我們注意的，是黎明的作者佐藤綠葉和新約的作者江原小彌太。這兩個人，在文壇的領土上說，實是突然顯現的外國人。佐藤的黎明，在藝術上還不能說是完全，但想表現的，卽人生的交響樂和社會意識上所見的全人生的相，這對於研究現代生活的貢獻了許多暗示。至於他的眞摯峻嚴的態度，當時批評的，卽原田實（在國民新聞上）平林初之輔（在時事新報上）宮島新三郎（在早稻田文學上）等，都很感嘆的。江原小彌太的新約，是取材於聖書，而披瀝自己的人生觀，戀愛觀，宗教觀，社會觀的大長篇。借耶穌和猶太以描寫自己，借耶路撒冷的事情以描寫現代。精緻的結構和精新的筆致，能使讀者讀完全篇毫不知倦。

此外，有發表竹內信一（新小說八月號）的瀧井孝作，發表被捨的丰娘（早稻田文學七月號）的保高德三，發表癡愚（新小說十一月號）的小野浩，發表愚蠢（早稻田文學十一月號）的戶川貞雄等等。

這些新進作家的作品，從大體上看，不會在現代文壇的水平線之下的。技巧方面——心理描寫更甚，決不是凡庸的作家所能追隨的。對於他們的努力和天才，我們是很尊敬的。望他們不走現在腐敗的文壇所設的軌道而去敷設新的軌道！

（抄譯第百九十三號早稻田文學大正十年度文藝和思想大觀宮島新三郎的創作界的傾向和事件。）

兌佛黎斯的驟變說

建人

進化說自從達爾文死後，有二個大進步；一個是奧國曼兌爾的遺傳說，一個便是荷蘭兌佛黎斯（De Vries）的驟變說（Theory of Mutation）他的著作出板在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四十三年之後，去現在雖已有多年，但在中國却還有紹介的價值。

兌佛黎斯的驟變說是觀察了月見草（Oenothera Lamarckiana）的變化情形建立起來的。這種月見草原是一種美國產的培養植物，能開黃色四瓣的花，深綠色的柳葉形的葉片，很是秀麗，所以是一種常供玩賞的植物。兌佛黎斯有一次在荷蘭希爾佛昇（Hilversum）鎮相近的地方，見已經廢棄的馬鈴薯田裏，生着許多月下香，兌佛黎斯知道是係從培養的種子散佈出來的，但細看樣子，却不止一種，於是引起他的注意來。

他查考這兩種樣子，並不見於植物學書籍的記載上，也不曾見有人製作過這樣的標本。於是他知道這兩種新式的月見草，係從原種O. Lamarckiana的種子芽發而生，而且這兩種新樣的種子芽發出來的形狀都是眞種，不像原種了。

他從這廢田裏掘取了些根株，採取了些種子，種在地上試看他們的變化。試驗的結果，見五〇〇〇〇株月見草裏有八〇〇株的形狀與原種截然不同。這八〇〇株新式的月見草，可以分作十五種樣子，——便是有十五種新種。

這些新種的樣子，並不是像那流俗所信的豬能生象，牛能生麟

一般。他們的形狀依舊是月見草，不過有的枝條很少，或者花形極小，或者葉的形狀有些不同罷了。這些新種初出來的時候，形狀多很相似，大概要等到略略長大以後，纔能分辨出不同的形狀。只有幾種新樣像那 O. albida 幼苗很小的時候便作很細小的葉，一看與原種的樣子很有不同。

又有種如 O. gigas 生長極盛旺，別的有幾種則生活力很不強健，必須用心保護纔能長大開花。有的竟加意保護也不容易養到他長成開花。



月見草的驟變

第一行	Lam.	Iata,	Lam.
第二行	Subovata,	Albida,	Lam.
第三行	Albida,	Albida,	Lata,
第四行	Oblonga,	Lata,	Lam.
第五行	Lam,	Lam,	Rubrinervis.

兌佛黎斯經過多年的試驗研究以後，深信進化的程序裏，驟變極為重要，有時候幼植物的某一種性質能夠忽然改變，有時候全體的各種性質盡能變得與原種不同。前一種的變化便稱為變種，後一種的變化便成了新種；這樣驟然變化出來的新種，兌佛黎斯便稱他為基本種(Elementary Species)。

兌佛黎斯說驟變不止一種樣子；一種是這變化出來的新種，增加有新的性質，為原種所不曾發現出來的，這一種驟變稱為前進的驟變(Progressive mutation)。他以為這些新的性質原來本潛伏在原種裏，後來驟然發現出來的。一種是後退的驟變(Retrogressive mutation) 原種原有的性質，到變成新種的時候，反而隱藏不見。

但兌佛黎斯是一個植物學者，所以他的搜求的範圍所及，僅於植物界而止。但他的驟變說出版以後，却引起一般生物學界的注意，遂有許多動物學家的視線都集到動物界上，他們於是看出綠色蠡斯的一種 Katydid 能生淡紅色的變種，長翅膀的昆蟲能生短翅膀的變種；此外在家養動物裏，驟變尤其多見；例如無角的牛羊，無毛的馬及犬，無尾的犬與貓都是這樣驟然變化出來的。有時雞或猪能多生足趾，鳥類也常有這樣驟然的變化，這都是蓄養家所習知的，但兌佛黎斯的學說未刊行以前，見者多不知道有什麼科學上的價值罷了。

驟變在自然及家養的生物裏雖然是極其常見，但所以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却完全不曾知道從前一個美國的動物學家杜偉爾曾試驗一種甲蟲（名Chrysomelid Beetles），試驗的結果，載在 Evolution of Chrysomelid Beetles 的一篇論文裏。他說這種甲蟲的幼蟲，受了外界的刺激，也能够發生變化，但這變化不能遺傳後代罷了。如果雌甲蟲的卵將要成熟的時候，將她養在溫度，溼度異常的景況裏數日，隨後雖任其卵在平常的境遇裏孵化成長，出來的幼蟲便多數成了驟變。

美國的植物學家麥克道該爾（D. T. Mac Dougal）從前行一種重要的試驗他試用糖，鈣，鉀，鋅各種溶液，用皮膚注射器，注在 Raimannia 及一種月見草的子房裏，後來結下種子，收集得數百粒，播種之後，見發生出十六株與原種不同的樣子來，這還是在一九〇五年間的事。

現在知道外界影響若及於胚種，這胚種發育起來之後，自能成一種驟變已成為很顯明的事實。但是兌佛黎斯所見的驟變，却都是生在溫溼地位相同的地方而來的，所以這原因更難明曉；而且這原種Œ. Lamarckiana 培養已經很長久，來源已經無從查考。從前（一九〇九年）有美國的一個大學教授霍爾姆斯（S. G. Holmes）在美國自然學家（American Naturalist）這種雜誌上，曾經發表一篇論變化的種類的文章，對於月見草的驟變便發生疑問，他很疑心原種的月見草究竟是不是一種純種，這些變化出來的性質與曼兌爾遺傳有什麼關係沒有，但關於這一類的詳細解釋，却不能不待將來長時間的試驗研究了。

歐洲探險隊荒地檢查

高山

自從歐洲大戰以後，各國都感用料的缺乏，所以探查物產風土成為極重要的事。上年分途出發往各處荒廢土地去探究物產生物的人，不下數百之多，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搜求新知識和新富源來授惠人們。

探險隊出發的目的，不是為着游覽風景，大多數是為搜尋石炭，石油以及各種有用礦物新藥物之類；專為研究新知識的也有。

我們的地球面積雖然有限，然而未經人迹或未經文明民族的足迹到過的地方還極多；這些神祕的處所，常常有極有用的物產。

例如阿拉伯南部的大沙漠羅拔愛爾凱里 (Roba-el-Khali) 的近旁有石油泉，但內部怎樣情形却還沒有人知道。內部也許更有許多石油等天然產物在那里，但裸石浮沙之上，照着猛烈的熱帶的陽光，天氣異常酷熱；所以便是生長在那里的阿拉伯人，也不曾經歷過。有些探險家設想只要在春天的時候，乘了少壯的富於乳汁的母駱駝，也許可以進去探視，但是那沙漠太遼廣了——長有八五〇英里，闊有六五〇英里——所以雖有人這般設想，却還沒有人敢輕易嘗試。

愛浮萊斯忒山 (Mount Everest) 是世界最高的山，山足之下便是尼泊爾 (Nepal) 的領土，國王從來不許外人進去，從前雖有白人經過南部境界，但也不能深入內地，所以內部情形至今不曾明白知道。

新基內亞 (New Guinea) 的內部情形也正與尼泊爾相像，現在只見內部多有森林，因想見天然富源的豐富；但是那里的土人，也不容外間的探險隊進去，所以新基內亞內部情形也一樣與尼泊爾的不知道。

在南北兩極的近旁，世人尤其不能詳細知道，前次有顯克爾敦 (Shackleton) 往南極去考察地理，可惜他中途死了，不能將考察所得的知識告訴我們了。北極地方，有麥克密倫 (Donald B. Macmillan) 的探險隊出發，聽說他對於北極磁氣及極光將有特別的研究。

兩極以外的地方，不知道的也還很多，便是坎拿大北部也是如此。在亞馬孫 (Amazon) 山谷間，有三方很大的地面，合起來比新英吉利 (New England) 的地面大約三倍有餘。亞非利加雖常有旅行家經過其地，但詳細情形，仍然多未明白。現在對於這些不明白的地面，歐美已經有許多探險隊出去查考，隨同地理，地質，動植物各項專家，從事考察；新製地圖，考鑿地層，搜集動植物。又有人類學家，考查各處土人的風俗習慣。

海圖上曾記載太平洋南部有兩個大島，便是寧姆羅池 (Nimrods) 與道該爾諦羣島 (Dougherty Islands) 但那裏究竟有這島與否，却不能確定。百數年以前，早有捕鯨者說那里曾見有一個島。但以後却沒有人看見了。如果現在的確查得有島在那里，從前所見的並非是冰山的誤認；那麼有人說可以在那里作爲一個無線電站，是很便利的。

探險的新精神，實起於司各得 (Captain Scott)，他第一次出發的時候，南極還不曾發見，他這次向南突進，純是一種冒險精神，當初並沒有什麼目的。後來受了科學的鼓勵，於是作第二次的探險，他的生命也就喪失在這次的旅行之中。但這次探險，竟在南極

查見許多化石的骨殖，因此知道南極未成冰野之前，原是富於生物的，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發見。

現代的探險家，目的却各有不同。有的專爲知識，有的是爲實業，或想找尋些應用的物產，以便利人民。去年八月間阿克萊 (Carl Akeley) 在亞非利加赤道地方，竟尋着一種煤礦，稱爲該地方第一種的好煤礦。前回在不列顛幾亞那 (British Guiana) 溪流的沙中，——沙中本雜有金屑，——一次有一個淘金沙的工人，忽然從那里尋得一粒金剛石，於是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又羣去尋金剛石的礦脈去了。

顯克爾敦的探南極與蒲利 (Colonel Bury) 的探愛萊斯忒山，都是地理上的探究，欲就從前已有人說過的地方，再去詳細考察情形是怎樣。有些專爲查考產品，如石油石煤，以及上面所講的搜求金剛石的礦脈等，這都屬於商業上的探究。

此外更有專爲科學而去的，如胡爾各忒博士 (Dr. C. D. Walcott) 的查考坎拿大洛基 (Canadion Rockies)，阿卜脫 (L. H. Abbortt) 的研究智利 (Chile)，散之博士(Dr. H. L. Shantz) 的查考亞非利加，阿氏 (C. M. Hoy) 的考察澳洲 (Australia)，近代許多探險隊，都是屬於這一類純理科學。當初一看，似乎與一般人民並不相關，其實有許多事情，當初雖屬於純理科學，但隨後一經應用到實際上來，便一變而與人民生極重要的關係了。羅斯比博士 (Dr. Henry Rusby) 現在亞馬孫的山谷間，搜尋少見的植物和有毒的昆蟲。從前金雞納的應用於歐洲，係由一班西班牙的旅行者從這地方的山林裏得來。他也希望在這林中，或能得到一種很重要的藥物。研究昆蟲也許能夠發見一種新血清，能用以醫治赤痢及破傷風等疾病。

別的星球上究竟有生命沒有？

建人

古代有幾個物理學家，深信我們的地球上的生命係由別的世界傳來的，例如英國湯姆遜 (Sir William Thompson) 及德國海倫何爾 (Helmholtz) 便是這般說，生命能從別的星球裏如隕石一般的墜入到我們的地球上來，阿萊尼烏斯 (Arrhenius) 則說係被光的波浪冲來的。後因科學進步了，許多簡單的有機化合物，能夠在化學試驗室製造了，於是改變了觀念，說這世界上的

生命，是由無機物轉化而成的，不過不能以試驗證明罷了。地球上的情況古今不同，適於生命發生出來的機會既然已經過去，在試驗室中人也沒有這樣能力能仿造出這樣環境出來，所以不能以實驗證明了。而且現今所見的，便是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也已經經過了多少年代經過了多少變化，不是最初化成的樣子了，所以要想在試驗室裏，以短時間的功夫去製造出一塊由來已無數年代的原形質，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原形質雖不能用人造的方法證明，然終不能不信他是由無機物化合而成。至於高等的生物，像人類，也不過由這些單細胞的生物，經過多少變遷而成罷了。

現在對於地球上的生命的起源，既假設是由無機物轉化而成了，然而別種星球上，究竟有生命沒有呢？近年天文學家，已明白解說月球之中，雖不見有什麼高等生物，然山坡之間，實生有細小的蘚苔之屬，然而別的星球上，也有些生命沒有，這是不能不相帶而起的疑問。

相傳火星之上也有人生，而且極其智慧，比我們地球的人類更要進化，這話傳來似乎確鑿有據，而且相信火星的凝成比地球早，火星運行的軌道比地球大，體積又小，所以冷得較快。據天文學家及物理學家的推算，地球的地殼凝成巖石，大約在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前之間，火星比地球要老二倍的樣子，而且地球自生人以來的年代，比之於地球的形成，大約只有千分之一的樣子，火星的成就既比地球早，生人的時期，自然也比地球生人要早得多，因此現在比較起來，他們的智慧也比我們人類進步了。二十年前的樣子，相傳火星上的人，曾經用電火的火光示意給我們看，又說火星上掘有一極大的運河，這工作實非我們人類所能及的。一九〇〇年，弗辣脫司搭夫（Flagstaff）的羅偉爾天文臺（Lowell Observotary）的報告裏，說曾經發見火星上一種表示給我們看的記號，係一種極亮的光，突出在火星的邊際。說這就是通信息給我們的表示。

但這種亮光，有時月球上也有，原因是因為日光映照在山頂上，山凹之下還不曾照耀到明亮的時候，望去便見有一點亮光突起在空際了。

據多數觀察家說，火星上實沒有山陵，而且幾乎雲也沒有的，所以有說這種空際的亮光，也許是偶然的雲，或是由大風吹起來的塵土，或被火山沖起來的噴發物，映在天空所致。但又詳細考察，火星上面實不見有什麼火山，而且大氣也極稀薄，所以能否有這樣的大陣塵土揚至高處，也是很可疑惑的事。

最用心觀察火星的羅偉爾博士（Dr. Percival Lowell）有一次見一道強光從火星裏出來，直閃到他的望遠鏡裏，他見那光

這樣明亮，除非是太陽光，覺得別的星球，不能發這樣的強光，於是他便覺得眩惑起來，不久他便知道這光亮並不眞是火星中的人所造出來的，不過因爲太陽恰好在一個適當的位置的時候，日光放射在火星極端的冰片上，這光線如射在鏡面上一般的反照過來，因此一直投射到他的眼睛裏來了。

照以上羅偉爾的觀察看起來，雖然火星上有人生的話相傳已久，按實說來，究竟有無還不能明白確定。這因爲人的智力有限，精於這一樣學問的，不能再兼長那種；各科學家，都只將宇宙中的事情的一部分，以供自己的研究，化學家祇知道注意於試驗室的物質的化合的情形，生物學家但知道原形質的性質動作是怎樣的，天文家則專以天體物理學的道理以爲判斷，凡遇一種問題，各人只就各人自己所學的去判斷推論，遂往往偏而不全。

生物學家所研究的對象，這些生活現象既如是繁複，生命與外界的關係又如是綜錯，他們研究所用的方法，只是歸納與實地的試驗，很不敢任意推斷的。美國的生物學家默達義博士（Dr. W. D. Matthew）便以爲在我們的一個星系裏面地球以外的星球裏，說還有智慧的生命生存在那里的話，在蓋然數裏推測起來，實在是等於零。他說雖然現在有人很信別的星球裏，必有些生物生存在那里，這果然是很可能的事；然而照我們現在的知識及現在的情形說起來，要求一個確定的證明，却是不可能的。

近代的天文學家，對於火星上有人造的運河之說，也多數懷疑起來，便是從前擔保這種學說的羅偉爾博士，自從那一回被太陽斜射出來的光線一閃之後，也不免覺得以前觀察之未必盡皆精確，而且照火星上大氣的過於稀薄看起來，也似不能維持高級生命的存在。

火星與我們地球距離既近，又經過了許多科學家的細心研究，究竟有沒有生命，尙且不能確說，此外的星球上怎樣，更不必說了。

但是這個問題，我們等到二年以後（一九二四）必定可以希望得到些較爲確實的情形了。因爲火星的運行，有時遠有時近，最近的時候，只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哩，遠的時候相離有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天文學家告訴我們，火星凡隔十五年繞近我們的地球一次，一九〇九年是距離地球最近的時候，到一九二四年又要行近我們地球了。而且這十五年間的經過，人類的科學智識已進步了許多，許多儀器都是新造的。美國威爾遜山（Mt. Wilson）上有一百吋的霍扣爾望遠鏡，各處天文臺上也都設備了精美的望遠鏡，到那時候，必齊向着這顆火星去窺望，得來的消息，必定比一九〇九所得的更要準確些；從前所說的火星上各種示意給我們看的記號是眞是假，也許可以明白了。

近世工業中的眞空乾燥法

健孟

眞空乾製，是近世工業上的一個應用極重要的方法，不但合於經濟，時間和工作也可節省，而製造品的品質也比用平常製乾的優良。去年九月間陳世楨先生在美國紐約全國化學工業會講演這種方法很詳細。承陳先生以英文講演稿見寄，現在單把他的原理的大意記述下來。

乾製的意思，照普通所知，總以爲只是將一種固體的濕氣除去之意。但在眞空乾燥法上說起來，是指從一種物質上取去溼氣，或別種有揮發性的流質，而且這乾製的質料未必一定是固體，也許是液體。

除去物料的溼氣，必須用熱以運動能力去供給溼氣的分子，使他發散。這熱有以下這三種作用：

(一) 必須用一定量的熱，以使溼氣從液體化爲氣體。

(二) 必須在分子上加添熱力使其力能够勝於溼氣與物料間互相的吸引力，而使他發散。

(三) 必須再加添熱力與分子，使能够勝大氣的壓力。

有時候熱的力量增大，溼氣的分子果然能够勝大氣壓力了，但一方面，這熱的力量也足以使物料分解起來。要免這種情形，所以不能不用眞空的乾燥法，去除掉那空氣的壓力了。而且又爲人所最習知的事，最後餘賸下來的一點溼氣，極難去盡；即如以小粉爲例：

乾小粉一〇〇格蘭姆

水的百分數	熱的吸收量(加路里)
·二三	二八·一一
二·三九	二二·六〇
六·二七	一五·一七
一一·六五	八·四三
一五·六八	五·二一
一九·五二	二·九一

因爲有機原料中若只含少許的水分，除去爲難，所以不能不應用眞空乾燥法了。因爲物料的面上的壓力除去或減少之後，水分的蒸發就快。這是眞空乾燥法的便利處。

但如果眞空乾燥法的應用;只有這一種用處,則在工業上的便利,還只是一部分罷了,現在此法的盛行於化學及相類的工業上,不單是因爲有幾種物料,必須用這種方法去製造,大部分還因爲用法上便利,經濟而且安全,製造出來的品物性質又極優良勻淨。有機物料乾製的時候,物質的表面上,本常常要起養化作用,使物料的性質改變,或者因外態的變化而使品質變劣。

陳世楨先生近來證明在中國銷售的「白糖」如在眞空中乾製,品質能大加改良,平常之所以常作黃色,便因乾製的時候,上部被養氣化合的緣故,如在適宜的眞空乾燥器中製成,便沒有這種情形。

許多物料,即不起養化,然因受熱過猛或與熱面接觸長久,也能使物料性質改變,例如多種藥品及含蛋白的物質都是如此。用眞空乾燥法便沒有這種弊端。

有機工業的工廠裏乾製物料,常有發火的危險;例如製無烟火藥及別種有爆發性的物料,不但管理上極耗費工作,而且常常危險及於生命及資產。用眞空乾燥法,這種危險便少有了。不單因爲沒有了直接接觸的熱煤質,而且乾製的時候只要最低溫度,在最短的時間內便能製成。

眞空乾燥法不受氣候的影響,這又是一種特別便利的地方。所以一種試驗一經在眞空內測定之後,隨後復試,就不再改變。凡各種有機液體的沸點,能在有定的低壓力內測定,這在化學和工業裏,不是極大的便利麼?

在有種景況裏,眞空乾燥法在各種乾製法中要算最經濟的了,因爲不但可以使工作的耗費減至最低度,傳熱之力又異常充足。眞空乾燥的設備,所占空間極小,而且運用所費也極低,所以平常工廠即不曾用過這類乾燥法的,如裝置一具眞空乾燥器,可以不必將廠內的排列大加更動。

藥物及染料工業中,常需用有價值的溶劑,在眞空乾燥器中,則這等用過溶劑依舊可以取出,就這一例而說,眞空乾燥器便有二層的用處了。

眞空乾燥法又可以減省輸運之費;從前許多食品,像那果品,蔬食,乳類之屬,因爲一經乾製之後,難免不變性或失其新鮮,因此不能乾製,而運送的費用遂極大,現在能用眞空法乾製,便變爲便利。如要留賸若干水分在物料間,也可以留下,而且混和極勻。

世界所需要的物料,全在品質優良。如果不知道這些根本的要理,不加改良,那麽工業不但不能望長久興盛,而且也不能够存立了。

數年以前,陳世楨先生曾經研究兩種乾燥法,便是純牛乳,與酪

黃(Chronre Yellanr)的製乾的方法。牛乳用熱空氣法製乾做成的粉末，放在攝氏表七十度的溫水中，只有一部分能夠溶解，如在眞空裏製乾的，放在相同的溫水中便能都溶解，而且毫無酸臭之氣。在空氣中乾製的所以有這種氣味的緣故，因爲牛乳中的乳酪油受熱而起養化了。

若說顏料，卽就銘黃而論，這種顏料若在眞空中製成，比用別種方法製成的顏色鮮明，而且用之於器物上，顏色均勻，歷久不變。

平常總以爲眞空乾燥器初次設備所費太大，不適於普通之用。殊不知用這種器械，燃料，時間，工作都極經濟，構造又極堅固，製造出來的產物又極優良，所以眞空乾燥器不特適用，實在是必不可省的。將來世界上能占優勢的工業品，必定在品質良好，不在乎出產豐盛。所以眞空乾燥法用法的推廣是很值得細心研究的。

水分蒸散的時候，如氣壓愈低，則發散愈易，在數百年前早已有人知道，但這種道理應用到工商業上却爲時很近，眞空乾燥器之應用到美國纔二十餘年來的事。

眞空乾燥器的種類，正與乾燥方法一樣多，但現在最通用的却只四種，便是室狀乾燥器，旋轉乾燥器，鼓形乾燥器，和眞空混和器。

室狀乾燥器，用以烘乾各種能盛在大盤而不必時時攪動的質料最爲適宜。盛物之盤有鋼製琺瑯製及別種質料製的，可以隨性質之宜選用。盤底必須光淨，使導熱能夠均勻。旋轉乾燥器用於有種物料在烘乾的時候可以攪動的最爲適宜。這種器具外面有一大的蒸汽外蓋筒。內部的旋轉熱管，能夠不絕的旋轉，裏面的物料，同時隨着翻騰，質料旣不絕的轉動，得時時與熱面相接觸，因此乾燥就快，時間極省了。

鼓形乾燥器有單鼓雙鼓之別；用以烘有些要在熱面上要結皮的質料最爲便利，因爲這種器具裝置着刮子，可以去掉熱面上的膏結。雙鼓的乾燥器是近年從單鼓的樣子，推想造成的。有兩個鼓室相對旋動。一架很小的器具，可以烘多量的物質，凡半液體的或多液的物料都可以在這種器具中烘乾。

眞空混和器有一水槽，一個眞空乾燥器及一個混和室。要混和的質料放在這室中，水槽則爲貯藏化合物之所。物質置在眞空室中製乾，與室狀乾燥器的乾法相同，溼氣登時發散。隨後再將液體化合物導入這室內；因爲沒有空氣等阻礙，所以卽時物料各部盡皆透達了。如要使他和得格外快而且透，只要反用眞空唧筒變爲壓榨器，加入壓力，能够在一短時間內和得極勻。

海外通訊

第三國際黨之華盛頓會議觀

一九二一、一一、一五日。寄自法國

曾琦

震驚世人耳目之華盛頓會議，業經開幕於美京，記者此信到時，該會或已告終矣？頗聞國人對於斯舉，亦知其有關中國存亡，留心時事者恆以是爲研究之資料：各報既競登廣告徵文，本誌亦特出太平洋會議號一時輿論之盛，遠過於巴黎和會以前，此誠國人覺醒之兆，而亦社會進步之徵也。（往歲巴黎和會開幕以前，我國輿論并未十分注意，是亦失敗原因之一）吾人越在歐洲，聞之頗爲欣慰。顧細察國中言論，似可分爲二派：其一爲「樂觀派」意謂華盛頓會議發起於美總統哈定氏。美之對華親善，已爲既定之國是；此次會議性質，又含有限制日本對華侵略之意。則於會議場中，美人必能贊助我國伸其歷年之積憤；不特失之於巴黎和會者可收之於華盛頓會議；舉凡有損我國獨立主權：如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關稅行政，列國在華駐兵，及設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銷；并繼之以退還庚子賠款焉，此則樂觀之說也。其二爲「悲觀派」意謂巴黎和會既爲英法美日意五強所把持。我國不獲遂其正當之主張，而轉失去文明發源之聖地。今茲大會雖亦招有我國及比利時諸國，而實權則握於英美日三強之手；雖法意二強尚不能爲有力之主張，更遑論積弱之我國。故吾惟拱手以待三強之宰割，或列國共同管理之實現而已。所有一切希望，皆等癡人說夢，此則悲觀之說也。

由前之說，則我國爲「起訴之人」姑無論其希望是否得達，而先已自居於階下而以「座上客」待列強；一種依賴之心理，吾人誠未敢苟同。由後之說，則我國爲「待決之犯」，姑無論其事實是否如是而先已視列強之壓力爲不可抗；較諸俄國之受封鎖而猶力抗列強，表其「偉大之民族性」，土耳其之遭分割而猶日殺白人，顯其「倔強之民族性」，固已望塵莫及。即視朝鮮印度之已被滅亡而猶流血以圖恢復，表其「不屈之國民性」者，亦不能無愧色焉：一種卑怯之心理，吾人尤極端反對。要之樂觀悲觀之說，皆異乎吾人之

旨。蓋吾以為國人對於斯會，固不必太抱樂觀，亦無所用其悲觀；要當內圖國民之團結，外持強硬之態度，苟有損我「國權，」辱我「人格」之舉，吾人寧死勿屈。雖列強協以謀我，猶當力圖抵抗。土地可割，權利可分，而「依賴」與「卑怯」之劣點，永不存於吾國民之腦海。夫如是則雖敗猶可復勝，雖亡猶可復興；彼「久被封鎖之俄羅斯人，」「新受敗衂之德意志人，」「屢遭分割之土耳其人，」「慘被滅亡之朝鮮，印度，埃及，愛爾蘭人，」乃至「到處受人虐待視為賤種之黑人，」殆皆有此氣概者也。（最近黑種大唱黑人之非洲說以為復國運動，記者他日當述其詳以告國人。）故吾甚望國人勿徒以一時之成敗為悲樂，要當速籌百年與國之大計。所謂與國之道雖亦多端，而培養國民之氣概，鍛鍊民族之精神，變「女性」為「男性，」改「卑怯」為「崛強，」去「依賴」為「獨立，」要為根本之圖。此則記者所尤屬望於全國「教育家」與「新聞家」者也。歐人之論華盛頓會議，亦有樂觀與悲觀兩派：其抱樂觀者多為持國家主義之右黨，意謂華盛頓會議亦為增進本國利益之一絕好機會。故咸抱樂觀以往而爭先恐後焉。其抱悲觀者多為持社會主義之左黨；意謂華盛頓會議不過列強對於中國之一種陰謀；彼資本主義之政府，利害既各相反，結果終難協調，不免訴諸戰爭，故咸抱悲觀而不存絲毫之希望焉。然據右黨之論調，苟不遂其本國之主張，則仍將保持武力以謀國際之競爭。而左黨之論調，則謂各國資本家衝突之極而出於戰爭時，平民正可起而革命。兩派皆自有其積極的主張，不似吾國之樂觀者徒存希望，悲觀者空懷感慨。此則記者所當引為深愧而欲以質諸國人者也。茲特擇譯第三國際黨人對於華盛頓會議之觀察一文，（原文為 La Conférence de Washington n'aboutira pas 直譯為華盛頓會議將不能達目的。載十月二十三日巴黎人道報 L'humanité）以代表左黨之意見。其中對於各國之陰謀，無不盡情暴露。結論謂非「平民革命，」不能達到「世界和平。」姑不論其所推測如何，而其氣概已足推倒列強矣。爰譯之以為吾東方被壓迫之民族告焉。

十月二十三日巴黎人道報云：吾人今披露加爾拉德克（Karl Radek）君決斷的論文一首如下：拉德克君者，第三國際黨中有名的外交專門家及著作家之一也。其言曰：美國政府為解決「東亞問題」及「裁兵問題」所召集之華盛頓會議，是乃一種「無結果之嘗試。」蓋資本生義之社會，欲尋一種方法解決各種難以和解之衝突，與夫業經顯露之帝國主義戰爭，斯固不可能者也。統一歐洲之思想，即所謂民族大聯合者，既已先後失敗。德意志之資本主義與英吉利之資本主義，咸自證其無力造成以一國乘他國武備及戰爭威脅完全消滅之餘而行其壟斷之資本主義世界。停戰

迄今，已越三年；和約簽字，亦逾兩載。歐洲諸國之爭權奪利，有如猛獸處於檻中而共爭一瘠骨，必俟看守者加之以鞭而後始放棄焉。（按此殆指平民革命足以中止國際戰爭。）彼勝利後之資本主義，方燦然顯其才能，儼若足以支配世界者。試觀北美合衆國彼曾參與凡爾賽和平會議，且為國際聯盟之發起者；乃未幾竟拒絕加入由彼造成之聯盟；今復為第二次大會（即華盛頓會議）之發起，欲以解決於彼有關之重要問題，即所謂「太平洋問題」與「東亞之衝突」是也。語及太平洋之形勢，不得不并議「裁兵問題」。以此問題有關於全世界，故悉應付諸華盛頓會議討論。美國此次之嘗試，亦如往日之所為，將無絲毫之效果，最多不過發生一種新集合，且使已有之反對意見加重而已。其足以證明此事之真象者，即英美日現存勢力之不容，與彼等所持意見之鴻溝是也。彼美國之退出國際聯盟，其第一原因為英國與其屬地共享有六票之表決權。其第二原因為美國之資本家不欲保證凡爾賽和約所造成之全世界各國領界。其第三原因為資本主義的共和黨無賴漢欲利用歐洲小資產階級羣衆疲困之際，驅逐資本主義的民主黨無賴漢之尋飯碗於政府槽中者。然而美國并不能拋棄其世界政治，則以資本主義之歐洲與協約國尚應償其二十億美金之債務也。歐洲衝突之發展，不惟債務國能否完其債務成為一大問題；即合衆國自身是否能使其戰時發生之工業繼續進行，亦成為一大問題。倘美國資本之一部，非從一九一九年即已獨立發達於歐洲以外，抑或歐洲金融長此不能整理；則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經濟上非常恐慌時，將使美洲之農人，不復能持其農產物以銷於歐洲焉。是故美國之重入代表勝利的世界資本主義，與夫操縱國際聯盟之各國會議，一言以蔽之：欲利用現今之困難形勢，以與其對手之英人競爭而已。彼帝國主義之英吉利，當歐洲大戰時，為欲課稅於其殖民地而使其承認，在一九一七年曾許諸殖民地以對於大不列顛之外交有投票表決權。今則此權當施諸實際。大不列顛所求於其殖民地之海軍費，初非欲用以反對美國，亦非反對日本及法國之聯盟；亦惟持以保障其國力耳。蓋此海軍之對於美國，乃為必不可免者也。英國今日之形勢，殆已成為一大聯邦，包含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而彼所有諸殖民地皆有自治之權，其內政與母國各不相同者也。帝國主義之英國本欲維持日英同盟，以備一旦與美衝突，獲同盟之援助；與夫日美衝突時，彼能執仲裁任務於日美帝國主義之間。然彼所屬新興資本主義之加拿大則以鄰美之故，與美關係日密，決不同意於能發生與美衝突之同盟。當倫敦帝國會議之時，加拿大曾宣言反對日英同盟，且拒絕加入此未定之續盟條約。至若澳洲則尤為日本惟一之仇敵。彼若與日衝突時，美國

實爲其惟一之盟友。南非洲之農民亦毫不顧從事世界政治之爭鬭。彼帝國主義之英國，因其主要殖民地之意見如是，乃不得不與美攜手。顧繼長增高之經濟競爭，猶存於英美兩強之間。倘此競爭於政治的反對空氣中不能尋一解決之方法，則軍備之擴張亦不能中止而將趨於未來世界大戰之途。然在未來世界大戰當中，英國所處之地位，將更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戰爭爲危險。蓋一方面彼將不能完全支配其殖民地；他方面頗有理由相信法國亦將爲英之敵。以法蘭西之目的，在利用建設類於屬國若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以支配歐洲大陸，而在東方之政策亦與英人日趨於不和也。帝國主義之英國，在大戰期中，不惟協助法掃除軍國主義之德意志陸軍力；同時幷滅絕其海軍力，因以造成法國在歐洲大陸之優勢。蓋法國於戰時軍事上頗有進步：如礮兵，及航空隊，潛行航等皆足以鞏固其優勢。彼若一旦與北美聯盟而攻英，不惟可以對英爲嚴正之封鎖，且可試登英人之海岸。彼英政府於此，蓋亦見之甚明，故不得不修好於美而求美政府之諒解。蓋此和諧之目的，乃在搆成盎格魯撒遜資本家之企業同盟；其重心在美國而其費用則由日本支拂焉。（按此殆指英美兩國資本家將合力以摧日本在華之經濟勢力。）帝國主義之日本，因歐戰而益富強。彼曾乘英人疲於大戰不能以工業出產品充分供給其殖民地之際，大售貨物於協約國。且當歐戰之初，日本用一種外交上之干涉，防止中國參戰；因而乘機奪取山東省與膠州灣，襲帝國主義之德意志所屬而佔領之；復煽動中國內亂，使其由統一而趨於分裂；日本乃利用中國之內亂而獲得亞州大陸之霸權。不意世界大戰之終局，乃危及日本勝利之果：卽德俄兩大帝國同時崩潰，日本不能實現日德俄同盟以行其共同刼掠之計是也。於是日本乃不得不冀維持英日同盟，以備一旦與美衝突時，可恃以爲援。彼北美合衆國因經濟發展之無厭的慾望，視中俄（俄國之地，尤其注重西比利亞）兩國之爲大市場也，恆欲獲之以爲美國經濟之尾閭。彼既爲世界之債權者，同時尙有工業競爭之大慾，——不惟對於日本爲工業競爭，抑且欲與英國工業抗衡。彼蓋爲一切帝國主義的權利之敵對者也。老大帝國主義之國家如英吉利者固不待言，卽法國與日本之在歐洲或西伯利亞亦不能與美爭衡。美國極力排斥日本在中國所佔之地位，常用「門戶開放」一語爲辭。——此語蓋一九〇〇年美國務卿海約翰所提倡者也。日美衝突之例：如美國在華敷設無線電及日本佔領耶普島，皆足以證明兩國利害之相反。不惟日本與美衝突，卽英國在華之利益，亦受美國政策之威脅。其在某種範圍，英國受美之束縛尤較甚於日本。然英美衝突終不如日美衝突之烈者，非徒以英之國力視日爲強，足以

與美相敵；亦以太平洋海岸問題之於日本，實爲生死問題，而在英國之視太平洋，不過世界問題中之較重大者而已。然日本之冀英相助，亦祇在某一點，初非有過大之要求。英國介乎日美之間，何去何從，終必擇定。於是英國毫不猶豫而贊成美國之提議；遣使列席於華盛頓會議。故此會議非他，乃英國欲從外交上奪去日本勝利之果之一種嘗試也。太平洋裁減軍備與列強分佔海洋之第一條件，完全視乎關於太平洋「聚訟問題」外交談判之結果以爲定。英國將爲日本之盟友而試誘美國與日調和，訂立一種條約，俾得維持日英同盟；或使美國亦加入此同盟焉。日英同盟之軍事上價值，在一旦與美宣戰時，固爲非常之重大；卽其外交上價值，在與合衆國發生困難問題時，亦未可以忽視。至其和解之方法：或由日本在西伯利亞獲得補償，或關於中國問題對美讓步；或放棄美索波達迷亞之石油鑛地而任美國採掘；諸如此類，皆日英美三國妥協之途也。假使美國能實現其計畫，彼將勉強加入日英美三國同盟而與日本維持特別親密之關係。於是彼此互相諒解，所謂三強乃能決定海上裁兵條約，維持和平而免競爭之威脅焉。苟非然者，於爭議之問題中不能尋出共同之論調，則可斷言各國經濟之衝突與軍備之衝突，將繼續進行而毫不能止。由前之說，則吾人將見有一種企業同盟條約成於英美間，而日本之軍事計畫，亦且爲之結束。此乃美國有所圖利而中國與勞農俄國實爲之犧牲；亦如往日德法俄三國迫日本還遼東半島於中國，而奪取其一八九四年對華勝利之果焉。此種條約之成立，其出發點乃在構成一種新外交團與夫世界政治之一種新處理者也。由後之說，各國不能協調，反對愈趨激烈，則將無法解決。因英美之經濟衝突，足以影響世界政治，同時「英日衝突」與「英法衝突」將破裂勝利之資本主義世界也。彼等衝突之點：如對於戰敗之德意志，對於殖民地，對於勞農俄國，皆足表出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之破綻。抑所謂縮減軍備，不徒限於太平洋，卽歐洲大陸之軍備，亦當同時縮減。然此絕無成功之希望。卽如法國對於完全解除軍備之德國，已無被禍之虞，猶不欲棄其在歐之第一陸軍力。則以法蘭西素持帝國主義，欲賴其武力以支配歐洲大陸故也。此外尙有類於法蘭西之屬國，因凡爾賽和約而獲得他國或敵國之領土者：如波蘭享有德國白俄及烏克蘭廣大之屬地；捷克斯洛伐克領有舊奧之土地，包含其本國以外之多數德意志，捷克匈牙利人，羅馬尼亞征服匈牙利與比薩拉比亞之人民，所謂保加利亞民族之一大部分，皆付與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故自普通形勢言之，歐洲大陸之東南皆賴武力維持。又在近東方面，法人憑藉其在非洲與敍利亞之勢力，嘗欲破壞英國之計畫而搖撼其地位。由英人所造成印度埃及間之連絡；卽亞拉伯大國

地方屬於英吉利帝國主義之下者，法人亦欲染指焉。彼資本主義之列強，何以無誠意於裁兵？吾人第觀英政府之所為，彼一方面熱心贊成哈定氏之提議，承認赴會參與討論縮減軍備；同時復決定擲三千萬金鎊於新戰艦之製造；亦可瞭然於其故矣。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鑒於上述原因，極注意於多數工人與一切殖民地被壓迫之民族。據彼等之意則華盛頓會議外交上之結合，斷不能免除挾有武力之資本主義之威脅，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壟斷；招請各國共產黨加入紅色國際黨而努力從事破壞的運動，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蓋平民革命苟不起而奪取資本階級之武器，與夫準備世界工人之實際聯合，則由彼等資本主義國家利害衝突之結果，亦惟有釀成世界大亂而已。

舉世屬望之華盛頓會議，以第三國際黨人視之，乃一錢不值若此：其言雖或不免過當，然所論各國利害衝突之內幕，則固已成公然之祕密而不容諱言矣。以如是糾紛複雜之問題而欲解決於一朝，此真所謂「談何容易」！故吾甚望國人經過此次會議之後，益憬然於世界和平之尚遙，國際競爭之愈烈，國家實力之不可不培養，國民能率之不可不增高。苟非然者，處於資本主義之世界，固不免亡國之憂；處於社會主義之世界，亦豈能無劣敗之患。是在國人之覺悟奮興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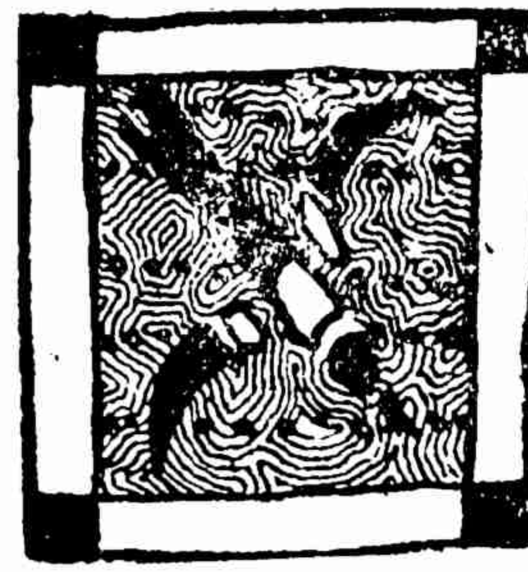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懷桂琛編

實驗博物學教程

一冊七角

是書用實驗室教授法。依問題之形式。課生徒以作業。使立於發見者之地位。其中所選定之問題。大抵為各學校現今所用教科書之共同材料。簡單者以高等小學二三年級為標準。複雜者以中學或師範一二年級為標準。全書共五十課。



兩個小小的死

俄國愛羅先珂著

魯迅

一

這是溫暖的暢快的春天。太陽從東到西，自由的旅行在很高的青空上。時時有美麗的雲片，滑澤的在青色的空中輕輕地流走，宛然是通過那青蔥平靜的海上的桃色的船。雲雀似乎想追上他，唱着什麼高興的歌，只是高只是高高到看不見的，屢次屢次的飛上去。造在街的盡頭的病院是幽靜了。病院的花園，看着花園裏的花的病人，一切都幽靜。在那病院裏，進了特別室，等候着「死」的來訪的，有一個富家的哥兒。爲要使哥兒不冷靜，那旁邊，瞢騰着一匹大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籠子裏，是可愛的金絲雀的一對，唱給聽很美的歌。種在盆裏的豔麗的花，也滿開在屋子裏。從對面的病室中間，也似乎爲要使哥兒不冷靜，有一個勞動者的孩子不斷的送給他溫和的微笑。那勞動着的孩子，也一樣是等候着「死」的來訪的一個人。他從出世以來，似乎已經等候着「死」的來訪的了。而且無論什麼時候，無論是還吸着多病的母親的乳汁的時候，長大起來能夠幫助母親了的時候，後來又到那父親在那裏作工

的工廠裏去作工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他都等候着「死」的來訪。凡有看見他的人，幾乎無不心裏想：「死」怎麼不早到這孩子這里來呢？不知爲什麼遲延着的。

然而這孩子在自己的屋子裏，却不能看見爲要使他不冷靜，坐在身邊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關在籠中的可愛的金絲雀，種在盆裏的美麗的花。然而這勞動着的孩子，一看見那從病室的窗間，也如自己一樣，眺望着從東到西自由的旅行着的光明的太陽，和船一般輕輕地走過青空的，美的桃色的雲的模樣的富家的哥兒，都感着了兄弟似的溫暖的愛和親密的心了。於是哥兒的狗，和金絲雀，和盆花，他彷彿也就是自己的所有了。他已經有這樣的愛哥兒，而且覺得和哥兒有這樣的親密了。

二

酣醉於春的香，「死」靜靜的在病院裏彷徨的走，雪白的面紗裏藏了臉，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都死呵。一切是，因爲死，所以生下來的。小的，老的，美的，醜的，愛的，被愛的，窮的和富的，賢的和愚的，以至於國王，非人，都死呵。在我這里纔是無差別。我纔是無政府主義者。我纔是平等的主張者。

『花是爲死而開。的鳥是爲死而唱的。人是爲死而呼吸的。痛快哉。嗚呼痛快哉。我喜歡破壞。因爲我是壯快的。』

絮絮叨叨的微語着，那「死」靜靜的走。雪白的面紗裏藏了臉，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然而誰也沒有聽到「死」的聲音。因爲彷彿要追上那船似的渡過蒼空的桃色的雲去，驀地裏騰起來的雲雀的爽朗的歌，以及溫柔的春風，和夾着祕密的低聲的言語的美的花氣息，「死」的話便誰也沒有聽到了。

「死」靜靜的進了勞動者的孩子的屋子裏。然而孩子正看着蒼空的顏色不覺得「死」的近來。

『喂喂，小子。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孩子詫異似的凝視了遮着面紗的臉。

『說我死，莫非我歷來是活着的麽？』

『什麽？你連自己歷來活着的事都不知道麽？』

『一點沒有知道。單是今天，不知怎的略有一些疑心，覺得我莫非竟是活着……』

『鈍東西。所以我說，勞動者這一流最討厭。無論活着，無論死掉，似乎都以爲是一樣的事。是全不知道活着的價值的。卽使取了這類東西的性命，也毫沒有什麽有趣！』自己對自己一般的嘮叨着，於是又對孩子道：『喂，小子。你的性命再給延長一點罷，但得將你那最愛的朋友的性命讓給我，好麽？』

『朋友的性命？』孩子詫異的凝視着白面紗的臉。

『唔，是的。就是那哥兒的性命。』那「死」用了銀閃閃的鉤刀的尖子，指着靠了窗口正在眺望那蒼空的顏色的富家的哥兒。

『哥兒的性命是哥兒的性命。我不知道。怎麽能由我讓給呢。』

『不要講什麽獃道理！凡有你所愛的東西的性命，是都在你手裏的。只要說將這讓給我，就够了。』

孩子很疑心的看定了那臉。

『這眞麽？我所愛的東西的性命，都屬於我的？』

『是的。趕快些，說道讓給！』

勞動者的孩子靜靜的笑了。

『還有比勞動者這類東西更討厭的麽！無禮已極的東西。』

「死」粗暴的揮着銀鉤刀。勞動者的孩子又笑了。

『我這纔彷彿有些覺得自己是活着。高興呵，高興呵。所以笑着的。』

『算了算了！快將那哥兒的性命讓給我罷！』

『不行。所愛的東西的性命倘若在我手中，那麼，這並非爲了交給「死」却爲了防禦「死」的罷』

『專說隨意的獸道理的東西！所以我說，最討厭的是勞動者。喂，小子，沒有遲疑的時候了。將朋友的性命讓給我呢，還是自己死呢，是兩中揀一的了。』

『我自己死。』一面說，勞動者的孩子坦然的笑了。

『看來還沒有懂得生命的價值哩。鈍物！』獨語着，「死」便焦躁起來，團團的揮着銀鉤刀。

『好罷好罷。朋友的性命怎麼都可以，那就將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讓給我罷。』

『不不，不讓的。給「死」是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什麼都不讓的。』

『鈍東西！那個金絲雀的性命怎麼樣？』

『便是金絲雀的性命也不行。』

『花的性命該可以罷？』

『這也不行。』

『鈍東西呀！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竟絲毫不知道。所以我說，勞動者這一流東西，我是最討厭的！』嫌惡似的獨語着，又向了孩子粗莽的說道，『喂，小子，預備着死罷。』

「死」靜靜的走出房外去了。勞動者的孩子還是笑。

『唉唉，愉快呵！唉唉，愉快呵！我活着。這纔分明的知道是活着了。比什麼都更强的感到這個了。愉快呵，愉快呵。』

勞動者的孩子獨自高興着。

三

「死」靜靜的走進富家的哥兒的屋子裏去了。然而誰也沒有覺到這。都酣醉於嬾散的快活，輾轉於

甜美的現實之中了。金絲雀正將從父母那里聽來的遠地裏的熱帶的島的傳說，講給朋友聖褒那的狗。那狗一面聽，一面計畫着，想用尾巴去打殺那些纏繞不休的蒼蠅。對了種在盆裏的花，春風暗暗地低語着蜜一般甜的說話。哥兒是正在眺望那宛如滑走於青的海上的輕舟似的，輕輕地流過大空的美麗的桃色的雲。「死」站在他的近旁，沉鈿鈿的說話了。

『喂，哥兒！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因爲病成了青白色的哥兒的瘦小的臉，於是顯了純青。

『饒了我罷。再少許，很少許，放我活着罷。放我到看不見了那美麗的雲的時候，那滿着慈愛的太陽完全下去了的時候。』

『不要說任意的話。便是我這邊，也不是任意的做的。』

『但是，但是，再少許。到那雲雀落在樹叢裏爲止。到那金絲雀的歌唱完了爲止。請原諒，真是再少許……』

『你肯讓給我那花的性命的罷？你所愛的東西的性命，是都在你手裏的。給你的性命挨到雲雀飛下來，但你肯將花的性命讓給我麽？』

『行，讓給你。』

『還有那金絲雀的性命呢？』

『行的。』

『還有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呢？』

哥兒凄涼的凝視了包着白的面紗的臉。

『不是遲疑的時候了。死已經逼緊了。將聖褒那的狗的性命也讓給我麽？你所愛的東西的性命，都在你手裏……。』

『行，讓給你罷！』

『還有，那個你的朋友的性命——』

哥兒全然青色，顯着苦痛的表情，要窺探那藏在面紗中間的「死」的臉似的，目不轉睛的看。

『倘這樣，我便給你延長性命，一直到看不見了那桃色的雲爲止罷。到那光明的太陽沈下去了爲止。』

『行，讓給你！』

「死」靜靜的走出屋外去了。但哥兒却將那青白的臉，深深的埋在枕中，永久的永久的嗚嗚咽咽的啼哭着。

四

第二日，一個體面的葬儀舉行了。蓋着黑的喪絹的體面的靈柩上，有親戚朋友們送來的許多花，看起來也就很美的裝飾着。然而那些花是已經並不活着的了。許許多多的朋友們，都穿了美麗的衣裝，悲哀的來送這靈柩。這是富家的哥兒的葬儀。

同時候，住在哥兒對面的房子裏的，那勞動者的

孩子的葬儀也舉行了。小使兩三個，將他的身體裝進箱子裏，運到不知那里去了。像是來送模樣的人，什麼地方都沒有。只有一個，遮着白的面紗的年青的看護婦，送這棺材到了病院的門口，而且從面紗下，不斷的流下美的淚滴來。棺材漸漸的將要不見了的時候，看護婦決心似的說：

『我也去，我也非去不可。真理在那里。』她說着，靜靜的向着貧民窟走去了。

有誰目送着她，低聲說：

『死似的罩着白的面紗，而且看去似乎手裏拿着銀鉤刀。』

愛羅先珂先生的第二創作集最後之歎息，本月十日在日本東京發行，內容是一篇童話劇和兩篇童話，這是那書中的末一篇，由作者自己的選定而譯出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譯者附記。

破鏡

美國亨利·哈蘭著

鮑受成

亨利，哈蘭 (Henry Harland) 十九世紀末美國大小說家。生於俄京彼得格勒。著有愛之國 (Land of Love 一八八七年) 大僧正的鼻烟壺 (The Cardinal's Snuff Box 一九〇〇年) 我的朋友卜羅斯貝魯 (My Friend Prospero 一九〇〇年) 等。所作短篇亦頗著名。

他爬上了三層石級，把鑰匙插入鎖內；他先還不就旋轉，却停住了——休息了一會，噓了好幾口氣。

在那門上，漆着好大的白字，那是他的名字立却。但痕往常這寺在晚上是很沉寂的，今天更靜得像濃霧一般。這是星期日的晚上，星期日晚上的這麽一個幽靜所在，任誰都知道是沉寂不過的。

他點上了休息室的燈，把身子倒在沒生着火的火爐面前的一張椅上。他是倦了，他是乏了。但前後却沒事可以使得他倦。他好好的在卿滑克和洛頭立克的家屬進了膳，這是他在星期日上的舊例；他乘了馬車回來。有什麼原因可以使得他倦呢？但是他竟倦了，把精神肉體都倦倒了，他倦得連牀也不能上了。

他想：『我敢是老了麼？』以這事設想到旁人，這也不算是猜度，簡直是事實；也不算在進行，竟已成熟了。他真的是老了麼？他是老了。他是一位斑髮的，綹額的，衰敗的老翁。他這時正頹然躺在安樂椅上。論年齒呢，他還不上六十歲；但從外貌看來，却已像

七十五歲的人了。

『我是老了，我猜想是老了。』

他呆呆的遊想他的一生；這麼煙霧似的只不過是失敗罷了。他一生做到了什麼？他一生得了什麼？他一生勝了什麼？空！無！除了衰老，孤獨，失望，和今晚的困倦和灰心，他沒得到什麼。

離他一碼多遠，桌上置着一瓶威士忌酒和幾瓶的蘇打水。他把眼眈眈的注視到這上邊，他知道這是他用得着的東西。他想喝一點兒威士忌，他就可把精神振作起來，解了衣上牀去睡。但他正想立起來把酒來傾，可是他好似做了苦工一般，再也不能奮起——不行了，他是過分倦了，於是他迴想到半小時前在乞爾西離別的朋友們；這髣髴是已經隔了幾年了，糢糢糊糊的記來好像幻想。

是了，他的一生是失敗；竟是完全的，可憐的，卑賤的。他一生沒做到什麼，收穫的竟同灰差不多。倘若他的一生是有用的，他也容受得憂患；倘若他的一生是快樂的，他也不計到沒用；怎麼他的一生又是沒用又是不快。他替旁人沒做了什麼，他替自己也沒爭到了什麼。唉！可是他已經試過了，已經試過了。當他剛從牛津大學出來的時候，人家都希望他做一番大事業，他自己也想做一番大事業。他的天賦的智慧是人家都贊許的，他又是志氣遠大，熱忱得了不得。他巴巴的想增高名譽，在那能產生美果的生活裏樹立一身。他曾經盡力工作；他也曾竭智殫能的把精神放在工作上；他不顧惜到自己整日整夜的工作；但有什麼留存的可以表顯這些出來呢？三四卷的政治經濟學，初時還略略有人誦讀研究；往後就完全沒人顧問——早被那新進的出版物排擠去了。他苦苦的思索，『罷咧！罷咧！』除了一部分散佚的斷頁散見在不列顛博物館和自己的書架上——他的出版物在這時早和那失敗的文學

同一運命，那是「罷咧。」

『罷咧！罷咧！罷咧！罷咧！』這可厭的音調不住的在他那疲倦的腦子裏盤旋；這一會他的知覺完全注意在這上邊。

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工作。其餘的光陰呢？尋樂罷？生活罷？啊！他也記不起什麼來，只不過是失敗罷咧。他本也希望過一件事，可是失之交臂；他也曾用心到一件事上，不幸他的能力又辦不到。起首是這般情景，到頭仍舊是這般情景。他兀自不動一動的像木石般的坐着；他的思想却不住的在腦內飄蕩；可是他們到處碰着傾覆，擱淺，喪氣和絕望。他只這樣沒精打彩的默想，他再也沒有氣力去追悔和抵抗了。他懷想到他不變的辛酸的運命和失敗的歸結，他勉强算做是一種滿意。

他斗的看見了他自已的手，不動的擱在椅子的皮扶手上；他的眼光於是專注視在這上邊，好一會兒他忘了一切只呆呆的研究他。這是已經這麼白了；這麼瘦削了；這麼乾枯了；那一總的指甲兒，已焦得紋痕深陷了；那一起的血脈已一根根直凸出來好似黑線一般了；那皮膚很寬的裏在四週，已有那乾光發出了：這就是老年人的手。他目不轉睛的只注視他直等到眼也合了，頭也垂了；但他並不瞌睡，只不過是疲弱罷咧。

他驀地裏把頭抬起來，移了一移坐位，他覺得有些兒冷；但冷是比較易受，要起身加上衣服或者上牀安睡那竟是難了。

這世界這樣靜寂，這房間又這般空洞；一種沉悶的孤獨的感想不禁就印到他的腦子裏。他已經和這方的人類隔絕了；倘若有事故發生，倘若他需人幫助，他可能怎樣做呢？呼喊罷？有誰能聽得？早上九時是有門房的老婆來倒茶的，但此刻有事却怎樣？這也沒法，左右祗有等到九時呵。

唉！倘若他已經成了婚了，倘若他已經有了子女了；有的是妻子，有的是自己的家庭，比了寂寞的獨身生活多好？

倘若他真的已經成婚了——他鬱悶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爲沒有成婚，不能成婚，他欲意的女郎不願和他成婚。失敗？成功？倘若伊利諾蓮德姑娘已成了他的妻子，他可把旁的失敗看做小事，他反要笑世界上什麽叫做失敗的事情了；但這是何等的不幸，她竟不要他。

他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他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她也不過是十八歲的女孩兒。他此刻可還能想到她的形狀在面前：她的弱態；她的明眸；她那嫣然欲笑的櫻唇；她那溫暖褐色的絲髮，灣灣的覆在她的額上。啊！他怎樣的愛她呵；他十二年來只候着她，求她垂愛，指望能得到她的歡心。但她只這般說：『我並不愛你。我喜歡你，愛你像朋友一般；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姊妹們，都這樣愛你。但我却不能嫁給你。』但雖是這樣，她却沒嫁給旁人，也不戀愛旁人；這十二年內，他始終是她父親家內極歡迎的賓客；他可還有一些兒希望。不幸她就死了。有一天他到她家裏，他們說她正患着病。往後他們告訴他她的死耗，他真說不出的悲痛，昏亂；登時心冷了。

過了葬事之後，他記得和她的父親，母親和妹子伊梨才白士立在她的房內。那滲淡的日光充滿了一室，看來更寒慄慄的。那邊就是她的牀舖，她就死在這上邊的；再那邊又是她的梳妝檯和木梳，油刷；再那邊是她的寫字檯和書架。他還記得火爐架上的一排藥瓶，他竟認做有知覺的一般，他心裏恨得甚麽似的，因爲他們沒有奏效。

她的母親說：『你是想得一些她的東西，你究竟歡喜什麽來？』

她的梳粧檯上放着小小的一方象牙框的鏡子，

他就討了來帶在身邊。這是不待說得，她曾面着這鏡好幾千次；她就在這裏邊理髮；這鏡曾映照她，包含她，容納她。他自己慰解自己，當這鏡內有她的東西留着；得着這鏡就當是得着她自己的東西一般。他把鏡帶到家裏，愼重的放在身邊。

他好似獲了獎的，獲了至寶似的；因爲她的面貌在這裏映照了好幾千回；這鏡曾容納她熟識她；並且照他的癡想，必有她自己的東西淹留在裏邊。去撫摩他左右前後的注視他，真像和她神奧的交際，給了他一種又甜又酸的情感，一種給快樂融化過的痛苦。

此刻這鏡裝在象牙框內，就放在他面前的火爐架上；正是很適宜的位置。他時常放在這架上，爲的是他迴覽房間的時候容易看得到。他斜倚在椅上看鏡，好一會兒他的眼略轉也不轉的只注視在這上邊。他想：『要是她嫁了我，她也不致死去。我的愛情，我的護衛，可以醫治她，她就不至於死了。』這意思不住的在他腦裏旋轉，他的兩目也仍注視在裝着鏡的象牙框子上。這可勿容疑惑，他是倦極了；所以眼光注視到一物上，就不能立時移到別處；一句辭句羼入了他的思想內，就往復背誦不住了。

末了他站起了一些兒，把身子傾向前面，伸出手去到架上去拿那鏡子，他想把他握住，撫摩，注視。但他剛拿起往身邊送，那鏡框忽自開了。那鏡子是緊緊在皮托子上的，那皮托子又膠在象牙上連做一起。這一開不打緊——可巧他又握得不牢固，一開的震動也夠了——那鏡子就從他的手指內掉下來，砰的一聲正磕在那火爐前的石上。

那聲音傳入他的耳鼓，比他自己肉體上的痛苦更難受。他跌倒在椅上，眼睛合上了；他的心忐忑的只跳個不住，好像經過了劇烈運動一般。他知道禍事到了。他還能糢糊揣想到脚邊破鏡的碎片。但他

肉體上沮喪得太利害，因此把知覺都痲木了。他祇覺得冷，覺得像逼着在寒懍懍的黑暗裏走路，耳邊只聞得呼呼飛馳的聲音，腦筋已錯亂昏瞀得不得了了。他又覺得想握住什麽阻止這東西的進行，但他却捉了一個空；轉想呼人援助，却又喊不出聲嚮。進——進——進，他的靈魂兒早已疾轉飛越飄入那不可測度的深淵內去了。

『吓！是了！他是死了，死定了，死了已幾小時了；他正是安坐在椅上死過去的。』那醫生說。

『可憐的長者。』門房的老婆也說，『這是一方破鏡落在他傍邊。啊！這是確實的徵象，是一方破鏡！』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催眠術講義
催眠術學居心理學中之一部於教育醫道均有莫大利益欲知斯術者不可不先讀此書也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催眠術獨習
本書提要鈎元精心采輯凡關於各大家催眠術施術之要項無不詳加解說更繪圖以證明之尤便研究
一册　三角



靈魂的權利（獨幕劇）

意大利 Giuseppe Giacosa 著　王靖譯

人物
波羅
馬利阿
鶯娜
麥達蘭娜

地址　勃列安紫地方的別墅。
時間　現在。
佈景　一個舊式陳設的起居室沒有儈俗的樣子。一架實用的火爐。一張沙發。一個寫字檯。一間內室在後面。左邊有門通入鶯娜的房間。窗門在右邊。

波羅坐在寫字檯前，案上有一大堆的紙。

（僕人——麥達蘭娜進來。）

波　喂，他回來嗎？

麥　還沒回來。

波　他去了好久咧！

麥　我曾到郵局的咖啡館去找過他。

波　我叫你到他的屋子或花園裏去找他。何必遍村去跑呢？

麥　唔，他不在那裏。我想——他也不在咖啡館裏，他們已經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了。他是到波格阿車站去迎接自來水廠的工程師的。收稅員看見他向火車站的那條路走去。他往往步行。但是因為工程師的緣故，他必定僱了驛車回來。驛車一會兒就要到這裏了。這是真的，雖然，——但是你聽見我的話嗎？

波　沒有，你出去罷。

麥　是，先生。但這是真的，若使自來水廠的工程師到這裏來，你的兄弟明天就不走了。你和太太不是要想明天走嗎？

波　是，不。我不曉得——是我們打算明天走。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罷。

麥　是，但我有什麼錯誤嗎？我說你的兄弟明天不想走，就是後天也未必走。他在這裏了。

馬　你尋找我嗎？

波　是，前一句鐘正在找你。

麥　波羅先生——這裏問我——

波　我沒有什麼事問你。走罷。（他以臂牽

他外出)

馬　有什麼事發生？

波　(她指鶯娜)(譯音)她是很難堪的。她不是在門外偷聽嗎？

馬　沒有的事，鎮靜些。我聽說她在花園裏。有什麼事發生。你的樣子很煩惱。

波　(停一停)　你曉得盧山洛為着什麼自殺嗎？

馬　不曉得。

波　他是為愛情而自殺。為着戀愛鶯娜。我有了證據——都在這裏。我今天剛剛發現這證據，不多一會工夫。他因為愛我的妻而至自殺。你和我都是他的親戚；他是我少年時代的伴侶，是我至親密的朋友。他試盡法子強迫她去愛他。鶯娜拒絕他。他求之不已；鶯娜很堅決地回絕他。他受了這樣的打擊，他就自殺了。

馬　你怎麼曉得？

波　我有這些的證據，我告訴你。我把這些證據讀過一個鐘頭了。我還是迷惑不定咧！這些證據留在那裏已有一個月了。這是你曉得的，我在米蘭一接到他在倫敦自殺的電報，我就立刻趕到盧山洛屋子裏，搜集他的許多信件，打做一包，并蓋着印，帶到這裏。

馬　我已叫你把這些東西燒掉。

波　我實在要這樣做，但過後我想最好等待那醫院的管事人把他交託的那些財產，檢查了帳目再說。一點鐘前，某委員受了縣知事的命令，給我由尸體搜出的一個小包，我們住在倫敦的領事官前曾將這小包寄呈外交總長。我剛剛把包裹的東西放在案上。那時我不曉得為什麼，要想去尋討他自殺的原因，這原因好像沒有一個人能解釋的。(馬利阿站起來)你曉得嗎？你疑惑這原因嗎？

馬　我疑惑——

波　疑惑！你已曉得這戀愛的事嗎？

馬　喂，喂，——我要勸你，你自己不必這樣刺激呵！

波　不，——答應我罷！你曉得嗎？

馬　我已覺得這事——是的，盧山洛的頭腦昏了。

波　你永沒告訴我什麼事哩？

馬　我能夠告訴你什麼事？這些事情在別人看起來必定覺得更重大更可氣，過於事實的本身。倘若我一冒昧，我也許大錯了；我只看見你和鶯娜當你小住這村落的時候。若使你和她同居好多年，都沒發覺什麼事——另一方面講，鶯娜往往能保衞自己，他很曉得怎樣去抵禦外誘。

波　唉，鶯娜呀！鶯娜是神聖呀！我常常想她是一個神聖。但是現在——

馬　說下去——告訴我。

波　在這小包裹，我找到一封信，我知道這是鶯娜親手寫的。

馬　你的妻和我們的表兄弟通信，算是極

自然的事。

波　極自然。我讀過這封信了。在這裏。（馬利阿站起取信）不，你聽罷。（波羅念信）『你的信說──』（說話）這信上邊沒有稱呼。（又念）『你的信說，倘若我不答應，你就要立刻回去。我愛我的丈夫，這句話就是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話。我求你不要煩惱我。鶯娜』。

馬　不錯。

波　這光棍。

馬　這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

波　盧山洛自己記着收信的日期和鐘點。他用鉛筆寫『今日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收。』還沒到正午他就自殺了。

馬　可憐的惡鬼！可是這封信明明是一種風狂的打擊呵！

波　你自然明白我按捺不住。我又打開小包。我找出四封由鶯娜寄去的信，都是說同樣的事，同樣的語氣。第一封是三年前寫的。信末附有幾句話，把盧山洛的原信退還。我要找這封原信──不在這裏。也許他把這信毀了。他只留着鶯娜的信。這裏有一封短簡，是由羅馬寄的；你曉得鶯娜去年冬天到羅馬看她的母親，居住一個月。這分明盧山洛也跟她去。鶯娜不肯見他。尚有一封長信，這大約是他跑馬跌傷病愈後寫的。這信算是五封之中最長的──有憐愛痛惜的詞藻，還帶點求懇、的語調；一封奇妙的信，又好，又莊重；念──念。

馬　（轉向他處）不，不，不。

波　聽罷，只一會的工夫。

馬　我不喜歡聽。

波　她沒說什麼事，但說我，和我們兄弟的青年時代。她也說到你。她說──

馬　不，我求你不必念。這是無用的。我很曉得我的嫂子是那一種的婦人，我不必要她的道德上的證據。爲什麼你對這些書信煩惱呢？你找着這些書信，覺得很痛心嗎？

波　痛心嗎？這是痛心的事，我不能夠爲壞的親戚悲傷，他要想刼奪──

馬　不要提他罷。他是死了，而且他也沒刼奪你的什麼東西。若使他是活着，他也一樣的沒刼奪你的什麼東西。鶯娜曉得怎麼樣──

波　這個不算嗎？這個不算嗎？你看做沒有什麼要緊嗎？這個不是痛心的嗎？我向來對於鶯娜沒有一點疑惑的影，但是──也沒有一點思想經過我的心裏──但是獲得她的忠誠與愛情的顯而易見的證據，與沒有疑惑沒有思想，是不相同了。『我愛我的丈夫』這一句話她寫給我的信，向來沒說過。

馬　她對你說這一句話，是必要嗎？

波　她沒對我說過，她對他說。她對他說────你明白嗎：盧山洛有煽動婦女的資格。

他是比我更年輕，更好看，談吐也敏活，充滿着熱情和勇氣。

馬｜呀！這怎樣使你喜歡？現在讚美他了呀！

波｜痛心嗎？若使照你的意思把這些信件燒了，那末，將來有一天我發現這戀愛的事，那時誰能由我的心裏移去這猜疑呢？

馬｜這明確的事使你猜疑呀！

波｜你是什麼意思？

馬｜倘若一年前你怕這件事，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我是錯了，沒有去開你的眼睛。進一步說，或者盧山洛也不會自殺了。

波｜但是我沒有證據哩。

馬｜你的鎮靜很有好處——對於他人。

波｜你不是說我爲盧山洛的運命覺得不快嗎？

馬｜我不是說他。

波｜說那一個？

馬｜說你的妻。你想她要怎樣受苦呀！

波｜你想她責備自己嗎？

馬｜自然。

波｜我覺得她是受着苦惱不是憤激。

馬｜你沒看見相連續的事，你只看見那出乎意外的。此外，鶯娜自己是有主權的。

波｜她已經盡她的責任了。

馬｜她盡她的責任已經好久了。

波｜我要曉得怎樣去安慰她，唔，我要曉得怎樣去喜歡她。你將來會知道，馬利阿，我覺得我們回轉到我們結婚的第一天，而且覺得從今日起只我一個人占有她。

馬｜這事將來再說罷。你已讀過她的信了——你已經曉得了。這就彀了。鶯娜知道你已知道這事，是無用的。

波｜當委員把這小包給我的時候，她也在這裏。但是她立刻就走出去了。

馬｜那末，她不曉得你已經讀過這些信件嗎？

波｜她也許想得到。

馬｜不。無論如何，她將要感激你，若使你假裝做不曉得……

波｜讓我們坦白些。不要爭辯。遇着這樣的事，沒有什麼事比裝假道學更可怕的了。鶯娜所做的事，是爲我做的。我應該想怎樣去安慰她。她爲我做這事，爲我，你明白嗎？

馬｜誰說反對的話？看你怎樣激動自己呵。

波｜我自己激動呀！不錯，我一定不去對她說：「我讀過你的信，我很感謝你呵！」一定有人會曉得，當我說去安慰他，去喜歡她，我要用極溫柔的情，極堅信的心去做。我常常是這樣。所以她愛我。這是確然你喜歡，也不必變換的。

馬｜你怎樣做呀！

波｜這是你把這事看壞了。你沒對我說一句正當的話。我很知道你。聽你的話，人家要說這發見是一種恥辱了。難道從這發見裏面，碰到什麼新鮮的事嗎？盧山洛已死了一個月了，第一次的的悲苦也過去

了。就是我還是什麼事都不曉得，他也不會復活了！他不會來做他所要損害我的事了；他的靈魂是安靜了。我妻的愛情仍舊是固定的，而且爲這個，我可以享受如你所希望的最佳的幸福了。

馬—好了。（他以一臂靠波羅肩上）你相信我愛你嗎？

波—是。

馬—那好了，若使你是滿意，我就這樣。這都不錯嗎？

波—是的。現在去料理你的行裝罷，

馬—呀，我記起來了，我明天不能去。

波—不！

馬—工程師福爾齊已來了。後天是自來水公司開會的日期。

波—把這事送給魔兒罷。（置之不理的意思　譯者）

馬—我不能够，我是會長。

波—我們預備明天去。爲你的緣故我們延期了。

馬—這有什麼法子？我已把乾草買去。現在總要三天，極多四天。

波—那末，鶯娜和我現在先去嗎？房子十五天前就起租了。你有了空的時候，請你立刻就來。

馬—若使你這樣想——

波—我要告訴你。後天是鶯娜的生辰。我們常常在一塊兒過這佳日，一直等到七月你在米蘭纔有商業上的事，——只有鶯娜和我在一處。我們不必預先打算，但境遇使我們這樣做。去年我在七月時老早就自由了，我們來這裏居住，一直到了九月。在鶯娜的生辰前三天，她要求我帶她到瑞士去旅行。你曉得她沒告訴我何以要到瑞士去旅行的原因，但她只說立刻要去。我們到了因脫拉根，又由那裏到墨蘭。鶯娜生辰的日期，我們是在墨蘭。這地方風景非常的可愛，鶯娜極爲喜歡，所以那時我租定一所房子，預備今年再到那裏消遣。十五天前你——你是從來不到什麼地方去的——要想和我們作伴。

馬—你以爲我不正當嗎？

波—不是。你知道鶯娜很樂意。她很喜歡你。

馬—我知道。

波—你要遷延你的行期，無異要我們等待你。但是第一次的停擱還可以讓我們如期到那地方。第二次的停擱，就不能够了，就我這方面說，我要照原定的日期到那裏。這是小孩子的行爲若使你要——

馬—不。好了。我要和你們到那裏。

波—我們原想延期至明天，等你一起走；但是現在你既不能就來，我們今晚就要動身了。（跳起）我應該去——離開這裏。這些信件——

馬—把信件燒掉罷。給我也可以的。

波—噢，不。還不可以。

馬—去。今天晚上去；這是更好的。但是鶯娜預備好嗎？

鶯——(走進來)　幹什麼？

馬——　我剛對波羅說，我明天不能去；三天或者四天以後，都不一定的。這是沒有用的，你們在這裏不耐煩地等候我。波羅應在九月初四到米蘭去；一天一天過去，他的假期便縮短了。我一個人旅行是慣常的：我一有空，我就立刻跟你們去。你的意思怎樣？

鶯——　隨你的便罷。

馬——　我也要把我的屋子和花園，通通打灑干淨。你們在這裏不免打擾我，我自己是必須這樣的。

波——　那末，馬利阿不能和我們一起走了，我們最好今晚就動身。

鶯——　這樣忙嗎？

波——　你的行李差不多預備好了。

馬——　你多得一天了。在這時季，晚上旅行比白天更好。現在月光是圓滿的，而且高塔路一帶的風景是非常動人的。

波——(心亂)　是。是。

馬——(對波羅)　那末，你最好立刻就到馬車行裏去，叫他們預備一輛馬車。波格阿火車幾時開行？

波——　七點三十分。

馬——　告訴他六點來這裏。我要想叫保提司脫去雇車，但工程師帶他去了。所以最好你去看這馬車，他們有幾輛大的。

波——　爲什麼你不去呢？他曉得你，而且你也曉得他的工廠——你也許能够雇更好的。

馬——　你是不錯的。鶯娜，我想叫麥達蘭娜來幫助你收拾行李，好嗎？

鶯——　可以，謝謝你，馬利阿。請麥達蘭娜來幫我的忙。

馬——(走出)　晚飯在五點。

波——　是。

(馬利阿走出。靜寂。鶯娜向寫字檯走幾步。波羅很躁急地走至鶯娜身傍，用兩臂擁抱她，而且吻她。她很猛烈地脫去。)

鶯——　呀，——可怕呀！(話語不由己的由嘴唇走出來。)

波——(退縮)　鶯娜！

鶯——　在這小包裏有一封是我的信，在那裏嗎？

波——　是，在那裏。

鶯——　你念過嗎？

波——　是。

鶯——　我殺了一個人，你爲這個擁抱我嗎？

波——　我不敢。我是不要告訴你。馬利阿勸我不要告訴你。當我看見你——你用溫柔充滿了我的心呀！但是你有什麼話說，鶯娜？

鶯——　赦免我。應許我現在或將來，直接或間接，你要永遠不再提起這事——永遠。

波——　我應許。

鶯——　你不能够守這應許。

波——　呀！

鶯｜你不能够守這應許。我知道你。你曉得這事多不幸呀！當我進來的時候，由你的眼光裏，我就看透你已曉得這事了。我希望你永遠不曉得。我這樣禱告。但是我一進來，我就看透一切了。（用揶揄的憐憫的語調）你有一種謙抑的而且煩悶的神態。我很知道你。你要聽我怎樣知道嗎？當馬利阿叫你去雇車的時候，我想——你不去。當你叫他代你去——我暗笑了。

波｜我覺得，但我不明白。

波｜這沒有別的。你要察我的面色是自然的。

鶯｜聽——當馬利阿走去，我又想——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了——你要近我身傍而且擁抱我。

波｜你設想很好。

鶯｜這也是自然的，是嗎？

波｜我很愛你，鶯娜。（長久的靜寂）這是很奇怪的在你面前，我有了一種遏抑的感覺。我告訴你一些事情，我立刻想到我應該告訴她嗎？我不說出來是更好嗎？這是頭一次我有這樣的情感對你。我們兩人不必分心。

鶯｜是的，但今天我不去了。

波｜不去嗎？但是你說——

鶯｜我打算過了。沒有時間去預備。

波｜你的行李是預備了。

鶯｜唔，還有許多哩。

波｜我們還有八點鐘的時間。

鶯｜我是疲倦了。

波｜馬利阿剛去雇車哩。

鶯｜另一天用也可以。

波｜或者明天。

鶯｜不是今天，一定的。

波｜我不曉得怎樣對馬利阿說。這好像一個玄祕。

鶯｜唔，馬利阿會明白。

波｜比我更明白。

鶯｜我不願意去說——

波｜鶯娜，你不赦免我念你的信件的錯了。

鶯｜你看，你又提起這信件來了呀！好罷，不，不，不，可憐的波羅，這不是那個。我沒有什麽事受赦免。相信我。我不覺得憤怒或者酸苦。我要把這事忘却，我不曉得什麽，如果你不知道這事；爲你起見，爲你的好處，爲你的平安，幷不爲我。但是我覺得必有一時——（停）這事成爲一種無用的慘劇——你看得見。

波｜你的話是什麽意思？

鶯｜我不曉得，不要留心我——恕我——

（慢慢走去）

波｜你走嗎？

鶯｜是。

波｜那末，你也不告訴我，明天我們到底動身嗎？

鶯｜我們有時候去解決。

波｜呀，事可。（鶯娜走出靜寂）一種無用

的慘劇呀！(以手支頭以肘置膝上而坐)

馬｜(走入)　喂事妥了。鶯娜呢？

波｜她在那裏。(用手指示)

馬｜麥達蘭娜立刻就要到這裏來，她還在洗衣房裏什麽事來？來，振作你的精神，丟去這種拘執的思想。一個人曉得頭一次的機會——你立刻離開這裏就好了，旅行可以定你的心。

波｜我們不去了。

馬｜什麽？

波｜鶯娜不肯去。

馬｜爲什麽？

波｜(聳動他的肩)

馬｜她這樣說嗎？

波｜她明白，她要求我……我不能反對。

馬｜她爲自己的緣故，你沒說出什麽事嗎？

波｜現在謝謝你不要裁判我。我若使你曉得我剛想着什麽！

馬｜你要我去和她說嗎？我相信你們留在這裏事情定要更糟

波｜試試看。誰曉得？你曉得她很明白呀！她自己這樣說。

馬｜你答應我不要煩惱哩？

波｜答應有什麽用？我不能够保守我的應許。她也這樣說。她曉得我。你曉得我嗎？

馬｜她是在她的屋裏嗎？

波｜我想是。

馬｜讓我辦罷。

波｜看。若使——不，不，去罷，去罷——我們且看以後的事。(馬利阿走出。波羅由桌上拿起一封信，注意地念着，每字都用重音)『你的信說若使我不答應，你就要立刻回去。』(說)你的信說這封信在那裏呢？(又念)『我愛我的丈夫，這一句話就是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話。我求你不要煩惱我。』(說)我求你不要煩惱我呀！

麥｜我來了。

波｜我不要你。現在不必了。倘若我要你。我就叫你來。

麥｜恕我，波羅先生，他們在村中說的話是眞的嗎？

波｜什麽話？

麥｜他們說委員今早帶盧山洛的錢包來，裏頭都是分給窮人的金錢呀！

波｜爲什麽——沒有的事。

麥｜委員的僕人剛剛在洗衣房說這事哩。

波｜錢包裏沒有金錢，委員也曉得。

麥｜唔，這不是驚奇的事。盧山洛先生很少到這地方來，但是當他來的時候，他總花一些錢。

波｜我喜歡聽見這事。

麥｜去年礦工的寡婦李勃拉達到美國去和她的兒子同居，你給她五十里爾，盧山洛却給她一百。(里爾錢名——譯者)

波｜沒有的事！他那時並不在這裏。

麥｜他眞不在這裏嗎？我看見他——

波｜沒有的話。那寡婦接得她丈夫死在礦

裏和她兒子要她到美洲去的消息那一天，我離開這裏到瑞士去，這是一年前的今天或者明天；我記得這因爲我給她一點金錢，這錢是我所能够設法的。她過兩天就動身了……

麥｜ 你是這樣。

波｜ 你的話不對。盧山洛那時不在這裏。我曉得的。

麥｜ 他在李勃拉達動身那一天來的。

波｜ 唔，我們去後的兩天嗎？

麥｜ 是，就是那一天。他早晨到這裏。

波｜ 住在他的別墅。

麥｜ 不，不，這裏；但是他只找着馬利阿先生；他有點困苦，可憐的人，立刻就去了。

波｜ 呀，我不曉得這事……那末，你是不錯的。呀，他竟然來嗎？你是不錯的。噢，他慷慨的很呀！他把他的所有，都留給醫院了。

麥｜ 是，是的。但是什麼醫院？

馬｜(在舞台後) 麥達蘭娜！

麥｜ 我在這裏。

馬｜(進來) 到太太那裏去，她叫你。(麥達蘭娜走出)(向波羅) 我已經勸她了。

波｜ 有一個好的辯護人多麼幸福啊。

馬｜ 你看，這不必用很長久的時間。

波｜ 我要和你賭，我曉得你怎麼樣說服她？

馬｜ 噢，這是極容易的——我說……

波｜ 不，讓我告訴你。我要得我的小勝利。你不過把纏身的事情撇開，決斷和我們一起走。

馬｜ 的確是這樣。

波｜ 呀？我難道不曉得嗎？當你走開時我就要告訴你，我要等而且看。那末，鶯娜預備動身嗎？

馬｜ 你是憂苦嗎？

波｜ 我應說不苦呀！我們都是這樣——我們不是去娛樂我們自己嗎？好風景的地方呀，旅行呀，旅館呀，——是這是不錯的。但是我們的伴侶！奔走而去應是我們幾個少數的人。

馬｜ 你剛說什麼？

波｜(以兩手置馬利阿肩上，注視他。) 奔走而去——你明白嗎？我們人數不應該多。奔走而去像去年鶯娜和我做的一樣。

馬｜ 我不明白。

波｜ 你沒告訴我去年盧山洛來這裏，也不把他在這裏的日期告訴我。

馬｜ 我不曉得。我忘記了……

波｜ 你這樣——我曉得這事呵！而且你已曉得鶯娜離開這裏去躲避他。我和她一塊走去，一些都莫名其妙。你看見了做丈夫的跳上火車，當別個人未來之前奔走而去呵！

馬｜ 縱使這是眞的事。這事並沒告訴你多過或少過信件裏所說的話。

波｜ 不，多過一些。每椿事告訴一些。一粒的沙是微小的，堆積起來成爲一塊大石頭，你就被他壓死了。這不過告訴一些。避去

是一件事，奔去又是一件事。一個人避去煩惱不必計算遠近但奔走而去的人是爲害怕。

馬　呀！

波　注意——注意——讓我們考驗這事。讓我們看。他寫信告訴她，他要來這裏，是沒有的。他一定沒有寫，不然，她必有回信：『你的信說你要來……我愛我的丈夫——我求你別來罷。』

馬　噢！

波　她預知他的意向，覺得他會來……

馬　因做妻的盡她的責任，做丈夫的便生氣，你算是第一個了。

波　呸！責任——這醜惡的字！

馬　能盡責任是有道德的婦人哩！

波　是婦人或是妻？

馬　這是一樣的。

波　不，不是。一個婦人是普通的；妻只是我自己的。你相信一個人娶婦人，是因爲她有道德嗎？永不是！我娶她因爲我愛她而且因爲我相信她愛我有整千有道德的婦人只有一個是我所愛的也只有一個是愛我的……若使有一個……

馬　波羅呀！

波　倘若她愛了他？告訴我——倘若她愛了他？倘若她拒絕了他爲道德起見爲她的責任起見？告訴我。倘有什麼東西爲我存留着？倘若他是活着，我能戰爭，我可以打勝。但是他是死了——爲她的情愛而自殺了。倘若她愛他，沒有權力能由她的心坎裏把他牽扯出來。

馬　你想——？

波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要去——我要去聽她當我面前高談這事。她應告訴我……唔，當我閱第一封信，我就有這情感。那時我實在不明白什麼事，我相信，『我愛我的丈夫。』但是看這一句話，我立刻覺得受了一打擊——這打擊傷我了呵！我不曉得這是什麼。唔，幾種恐怖未成形以前，必需費時間。起先這些恐怖儘咬我，他們咬着，不曉得他們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是滿意的……我曾告訴你過，我是滿意的，我要勸解自己，但是你曉得恐怖在我的心裏咬着。倘若她愛了他呢？唔，眞的呵！更可讚美咧？全世界要讚美她。我自己也要屈膝讚美若使她是別人的妻。但她是我的妻。我不是我妻的裁判者。我是關係太親密的，我不能裁判，我是物主——她是我的——我自己的一個東西。我應該讚美她，因爲當她欺騙我時，她只欺騙我一些兒。我覺得她不是把所存留於我的劫奪去。

馬　你是發瘋了！

波　你覺得我對於她是一個可憎惡的人嗎？

馬　呵，上帝！

波　憎惡呀！幾分鐘以前，你不在這裏。你覺

得她在我面前必需你的帮助，才可敷衍得過嗎？

馬　今天。因爲她曉得你讀過——我不對你說過嗎？因爲這是煩悶的事。

波　不但今天。你向來沒離開這地方。十五年的光陰你都消磨在田園裏，你向來沒離開這裏一星期。十五天前你忽然決意做世界的旅行。她要求你呵。

馬　我可以發誓——

波　我不相信你了。要鶯娜告訴我。（波羅動身要走。）

馬　你要幹什麼？

波　我去問她。

馬　不，波羅。

波　讓我去。

馬　不。麥達蘭娜也在那裏。

波　唔有這樣的關係——（呼喊）鶯娜——鶯娜！

馬　你是很不知恩意的。

波　倘若她愛我，她拒絕了他并沒有什麼難過。倘若她愛了他，我對於她還有什麼恩意。

鶯　（進來。）你呼我嗎？

（馬利阿要起身離去。）

波　不，不。等着。是，鶯娜。我要問你一些事情。你怎樣說，我都相信你。

鶯　我說我所曉得的事。

波　是你要求馬利阿和我們同去旅行嗎？我的意思不是指今天。

鶯　不但今天我沒求他，以前也沒有。

馬　你看！

鶯　我沒要求他，也沒將這意思對他說。但是我應該說，如果馬利阿不來，我也不去。

波　今天。但是十五天以前？

馬　聽，這是可笑的事。

鶯　這是很自然的，波羅要曉得明白，而且他有權力來問我。

波　我不願意行使我的權力。

鶯　那末，你是錯了。我們應該尊重自己，也應該崇敬他人。十五天前我是要單獨同你去的。

馬　呀，上帝！

波　你只怕她不這樣說嗎？

鶯　但他應許跟隨我們，我覺得很舒暢。

波　這無異說我做你的伴侶，是累你了。

鶯　并不是累我。這使我不安寧。

波　可以問這是什麼緣故嗎？

鶯　你可以問。因爲我是被一種不幸的事蒙蔽着，那時你還不曉得這事，現在你明白這原因了。你曉得這事，你必定想我是很煩惱的，但是爲你的平安起見，我應該隱匿我的不幸，我和你的關係，沒有什麼可以譴責的地方了。你也明白兩個人住在一處，常常住在一處，這是更難消磨許多的光陰——許多的光陰！倘有了第三者——

馬　但聽——聽——

鶯　馬利阿有這和我同行的好思想。

波　馬利阿，他曉得他呵！

鶯　我不懂。

波　他有說過這事嗎？

馬　不要回答鶯娜，別回答，走過來罷——他是病了，他沒有理由——可憐的鬼——這事過後，那時他就要明白了——

鶯　不，這是無用的。

波　一種無用的慘劇，是嗎，鶯娜？

鶯　你還要問我什麼事？

波（威迫的神氣）是。我要你寫給盧山洛的信。

鶯　那是不錯。我去拿來。（走出。）

波　噢！

（鶯娜回來，給波羅一柄鑰匙。）

鶯　這些信件是在我的寫字檯，右邊第一個抽屜裏用黑帶束着。

波　很好。（走出。）

馬　恕他罷，鶯娜，他不曉得他做的是什麼事。他不是很愛你嗎？他是很儒弱的。

鶯　唔，不必憐憫！

馬　他愛你——他愛你哩。

鶯　他愛我，就更壞了。他要失敗了。

馬　不，你應幫助他。

鶯　盡我所能。

（波羅手中拿着信件回來，走至寫字檯前，拿出別的信件，一齊投入火爐裏，點火燒之。）

鶯　去了！去了！去了！

（波羅走至鶯娜前，兩手握着，像禱告一樣，眼淚紛落，跪在鶯娜面前。馬利阿走開些，半輕視半失望的樣子。）

波（跪着）現在——你能赦免我嗎？

（鶯娜很畏怯地以一手放在他的頭上，無精打采地說。）

鶯　起來——起來罷。

波　對我說你肯赦免我。我發誓，現在我要死在這裏。

鶯　是，是。起來罷；不要這樣跪着。這使我難過。

波（站起。）我不曉得什麼東西昏我的頭腦——但是我受苦很多。

鶯　是，我覺得。是……你自己鎮靜些。

波　馬利阿沒有感覺……起始激動我的就是他。（鶯娜動身走出。）別走罷。留這裏一會兒。（鶯娜坐在沙發。）你曉得這瘋狂的打擊已經過去了。只因為馬利阿在這裏。馬利阿是好的公正的人，但他在這裏，未免激怒我，是是，你是不錯的。但是你也應該明白我的心理。（他來往走着。）總之，這些煩擾到底是什麼意思？這意思是我愛你——我覺得這好像是最重要的事？一個人應該考慮凡事的根源。我們做夫妻已經是五年了，你不能夠說，我有絲毫使你不快的原因。我不相信這個。五年只是五年。我已經獲得一個好的位置，你也常常在社會中露頭角；我向來沒單

獨享受過娛樂的光陰在晚上我有朋友，有俱樂部和結婚一年後的丈夫們，我每事都放棄了。我不願意讚美自己，但是—

鶯— 請你別儘這樣來往走着呀！

波— 恕我。你許我坐在你的身傍嗎？（長久的靜寂）什麼時候我可以看見你的笑，鶯娜？不，不要起來。那末你赦免我不是眞的了！

鶯— 你要什麼，波羅？你要我什麼？快說罷！

波— 你使我應許你永遠不談這事。

鶯— 呀，但是我說，你立刻就要破壞你的應許。你雖然是錯的，請相信我。別問我什麼事。當沒有危險的時候，我應許你，而且我要保守我的應許。我應許將每事都告訴你，不必你問我這樣，我們兩人都有好處。但是我欲挑選時期。

波— 那末，好了。不必對我說什麼，和我一塊走，只和我在一塊兒。我要叫馬利阿來。他來喜歡你，而且他很快樂看見我們一起走去，好像和平的樣子。我明白了，提起這以往的事使你很難堪；好了，不提罷，我把這事忘記就好了——我發誓——我發誓我永遠不再提起這事，但是要你和我一塊走，你就曉得我多麼愛你……

鶯— 不要糾纏，波羅如果你儘糾纏，我要——但是——

波— 不，不，我不糾纏。你看我是求你，我不願強迫你。但是再聽我，聽我。我很感激你爲我做的事，你總應該明白。唔，爲這事，我一輩子要報答你。我相信在世界上沒有更神聖的婦人，但是你應該走入我的靈魂裏，而且憐憫我。

鶯— 呀，呀！（苦笑）

波— 爲什麼你要延長這煩惱？你說過當沒有更危險的時候哩！有什麼危險？對於誰的危險——由你或者由我？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安寧？我常常愛你，現在我也愛你，在這轉瞬間我愛你像我從前永沒愛過你一樣咧！把你的手給我——只要你的手。上帝，鶯娜！你是美麗的呵！你是我的妻——你是我的妻，當我們結婚的時候，你所發的誓言不但是忠誠的誓言，而且是愛情的誓言。和我走罷——走罷。

鶯— 不，不，不。

波— 不？你是害怕嗎？害怕對他不忠心嗎？

鶯— 波羅——波羅！

波— 我要這樣說？

鶯— 你不能夠這樣。

波— 我要怎樣？

鶯— 波羅呀！——

波— 倘若我命令？

鶯— 一會兒的工夫，你破壞我的計畫了。想一想——你的破壞對我是一種自由。

波— 噢，來——說出來！

鶯— 你願意這樣嗎？我們到了這地步嗎？我已盡我所能爲了。

波— 是，說下去。說罷！

鶯|我愛盧山洛|而且我還是愛他。

波|呀！

鶯|我愛他。我愛他——你聽見麼？我愛他，我覺得在這裏說出來，有一種極濃厚的愉快而且你不曉得我怎樣願意去說——當我看你用極好奇的心理來壓抑我，我對自己說：『這事要發洩了——這事要發洩了』……現在這事已發洩了。我愛他，我愛他，我在世界上永遠沒愛過別人，只愛他，我對於我的道德，只有這個懺悔。現在你曉得嗎？

波|很好呀！（動身要走.）

鶯|唔，不。留在這裏——現在你聽我說。你要我說，現在我說了……我現在要命令你留在這裏。你應該很明白，這場戲劇過後，我們兩人之中什麼事都完結了，所以我應該把每件事都告訴你。我聽你的話，如果你要，我可以再聽你，但是你也應該聽我。你曾為我做過什麼事？你給我什麼幫助？你曉得怎樣去看你所應看的權利嗎？你曉得怎樣去疑猜嗎？一個人死去，是不是必要的……不止這樣，當你沒受像現在這樣的苦時，你曉得怎樣去看我受苦的情境嗎？你想我的憂苦是為一個死的親戚呵！你不曉得我是瘋了；你睡在我身傍，但你不曉得前幾夜我咬着被，不敢哭出來。一會兒你就明白這些事了。這些是什麼事？就是我——你多年的妻——在暗中保護你的和平。凡人所說我應盡的責任，我都盡了。以後你的好奇心醒起來了，提起往事，你是要干犯我的靈魂，而且探穿到靈魂深處。唉——波羅，不，不；一個人不能這樣做。不能，這不能夠幫助他去了解什麼事。人不應由前門進入靈魂裏；應該偸偸地進去，你試用強力要得入口；現在你看裏頭沒有東西為你存留了。

波|沒有？你想你是不錯呀？你是不錯——這是眞的——我許你是不錯的。那末，我永遠沒有你的情愛嗎？你已經這樣說過了；我永遠沒得你的情愛呀！還有什麼？你是不錯的。還是——你曉得我要怎樣辦？我把你投出我的房子呵！

鶯|（歡樂的樣子）我去，我去，而且永遠不回來！不要求我，不要跟我。我沒有能力求憐了，當我說再會，我對你就像死一樣！

（鶯娜入內。波羅迷惑着注視她，等她回來。鶯娜穿着外衣，戴着帽進來，橫走而去。）

波|不，鶯娜，不不，不不。鶯娜，不。為憐憫的緣故，等一等罷！我們兩人一齊發瘋了。我們要變成什麼樣子？我要你哩。（波羅站她的去路，止她。）不要去。我不要你去——留在這裏。我是瘋了——不要去，你看得見——我一輩子——（鶯娜試要脫去.）不，為憐憫的緣故——若使你去——若使你離我去——若使你說出來——我覺得這是每件事的收尾呵！留這裏！留這裏！鶯娜！（她脫去）

鶯|再會罷！（走出。）

（幕）

最錄

大學之職務

（孟祿博士在北大講胡適之先生翻譯）

小峯 品青 合記

諸朋友及諸同學：

今天有這個很好的機會，來和大家談談，這是我所最欣幸的。我早想來此，只是事實上有許多困難，所以把這個機會延至差不多要走的時候。我在這裏並不是一個陌生的人，因為我在美國已經認識了這裏的許多學生，而且認識貴校底校長蔡先生。

在我們這種職業中的人，無論怎樣不熟，但對於大學中的總是熟的。大學(University)這個字是普遍的意思，故凡服務大學的人都是熟的，都是朋友。但是要問為什麼一到大學便都是熟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今天所要討論的「大學之職務」這個問題的答案。

大學的第一個職務，在能供給人類以普遍的共同的關係。有人欲求政治上經濟上的普遍，故主張共產和大的組合；但我以為真能普遍真能共同的，只有智識。凡是學問中人，受過高等教育之後，都有承繼人類共同的富源——如思想上智識上的富源——的責任。

沒有一方面可以比上科學上的普遍；宗教只能代表一部分，而不能及於各個人；在政治上此種制度或與他種制度相衝突，在經濟上對於這方面有利的事，或與他方面有害，總免不了衝突；只有科學上所得的東西，自己得的愈多，人家受益愈厚，把自己所得的分給別人，於自己並無損失，所以科學上知識上的普遍性是最大的。

在知識生活中和在旁的生活中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不受外面動機的牽掣。宗教免不了為來世的苦樂所牽掣，政治免不了權力觀念的牽掣，經濟免不了得失觀念的牽掣；惟智識生活則毫不受外面動機的牽掣。他的目的就是在於求智識，故最能普遍，最能共

同。

不但科學的動機是普遍的，共同的，即結果亦然。例如科學家的發明，並不是爲專利而發明的；爲專利而發明的人，即不配當科學家。所以科學無國界，無種界。無有所謂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他是眞正的共同，眞正的普遍；這就是大學的第一個職務，他能供給人類以智識上的共產。

大學的第一個職務講過了，現在講第二個職務。在四五百年前近世史剛開頭的時候，西洋各民族如日耳曼，薩克森，條頓等，都有自己的文化，各不相同，互相競爭；現在這種種不同的文化，因互相交通的原因，漸漸混合起來，所以在這四五百年終了的時候，世界各國，已有較爲普遍的文化了；現在的科學和文學，已成世界的出產品，沒有國別可言了。哲學亦然，無論那一國的哲學，都帶有世界的性質。

怎樣使文化普遍共同呢？是靠近代的科學。怎樣使科學成立呢？是靠近代的大學。大學造成科學，科學可使不同的文化漸漸統一起來。

在中國現在亦有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文化，與西洋各國從不同而漸至於同的文化相接觸，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中國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不同，今接觸以後，怎樣才能把他們打通，怎樣把他拿來補充我們的文化；這些問題的解答，便是大學的職務了。

我很願意把我個人的主張弄得很明白很清楚。我個人的主張是：大學的職務，不在用西方的文化來替代中國的舊文化，是在選出中西文化的好的部分，把他們融會貫通起來，造成一種新文化。

第三，大學是國家最高的文化機關；既稱爲文化最高的機關，那就對於國家所認爲最高的理想最好的東西，都負有代表和宣傳的任務。

在歷史上看來，大學曾經過一段很有趣的歷史。在古代最高的教育機關，都是附屬於政府或教會的。後來大學宣告獨立，脫離政府和教會的束縛而成爲第三階級，與政府教會鼎立爲三。其後平民漸占勢力，成爲第四階級，大學依然佔一個階級。故大學在歷史上是三個或四個階級中的一個。

到了十五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以後，近代的國家漸漸把大學教育的機關變爲國家的機關，放在國家直接管理之下，變成一種國家的重要工具，重要機關。

以大學教育爲國家的附屬機關的趨勢，只限於歐洲大陸，英美則並不如此。當大陸各國把大學教育變爲國家的附屬機關時，英國曾竭力抵抗，保持其獨立，故英國的大學大都是私立的機關。美國大學亦始終保持其獨立，或半公立的機關。如英國的劍橋大學，

牛津大學，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還是與政府無關。還是一種獨立的大學。

這種獨立的半公立的大學，也有一種危險；他雖不受政府的約束，但不易負責任，自成風氣，與外界的潮流相隔絕，結果是偏於守舊。近幾百年來，英國城市的市政府創辦了許多大學，美國各邦亦均有邦立大學，這種大學都由本城本省人自己辦理，受省法的約束，不受政府的管理，故現在我們可以說在英美已有許多種不同的大學發生起來。

剛才說過在英美有許多種大學，最極端的有教會大學，是各種教會所設立的，此外還有省立大學，邦立大學，私立大學，半公立大學等。但無論有多少種類，他們的職務總是一樣的，都要造成共同的普遍的文化；故種類雖多，而趨向則同。中國現在各種大學也慢慢的舉辦起來了，在廈門已有私立大學的創辦，可以說是私立大學的胚胎時期。不過以我個人的見解，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真能做到造成共同文化職務的，還應該是國立大學。

現在總起來看，大學最切近的職務究竟是什麼？第一個職務在傳布知識，傳布學術，而且傳布愈廣遠愈好。對於人生有用的智識學術傳布愈廣遠愈好，傳布智識學術是大學的一個基本職務。大學的學生教員固有願作其他事業而不以此為專務的，但這總算個最大的任務，世界上科學的發明，都靠大學保存，不但保存，還須傳之於後代。這個保存傳授的重大責任，是大學的正當的職務。

為了這個目的，所以有大學的設立，學生的求學，教員的教授，以保存世界上共同的最高的智識。有許多學生歡喜作他種的活動，並且覺得是很有趣很重要的，如政治的活動，社會的活動等，我並不反對。但我希望諸君對於這類事，當劃一個區別，那個是「學生的我」的職務？那個是「公民的我」的職務？在「公民的我」的職務裏可作種種的活動，但在「學生的我」的職務裏，還是要作智識上學術上的宣傳。

這個意思恐怕沒講清楚，我再用一個具體的例來說明他。如就實際的政治而論，法律制度都是直接影響於實際的人生的，或是某種制度影響於該制度所能及的人生，我們不應該置之不問；但在學生時代，是一個特殊階級，應該保存智識傳佈智識，使應用於生活方面。這個時候，可說是另一個時代。

方才講大學第一個遠大的密切的職務是在傳佈知識，現在講大學第二個職務在造就各種職業上應用的人才。大學應使各種職業上有相當的人才；受相當的訓練，有相當的技能；其功效格外良好。這是大學第二個密切的職務。

大學的第一個職務是傳佈智識，第二個是求應用的人才，第三

個是提高智識。大學不但宣傳知識，不但求應用人才，而且要使種種知識由大學而繼長增高這是大學最後的職務。這種職務，是大學的最高的職務，而非最大的職務；因其性質範圍甚狹，只有少數人能做得到。但並不因人數少而不見重，社會進步全賴有這種提高知識的人；提高知識，便是社會進化的主因。

此種職務雖是少數人做的，但何以知道那種人配做呢？這應該在大學裏使個個學生都受一種訓練，都有研究高深學理的方法和機會，結果自然可以遴選出這類少數的人來。這種預備，大學不能不顧到的。

這三種職務：（一）宣傳知識，（二）造就應用的人才，（三）提高學術，我本想多講一些；但因上半講得太詳了，再多講下去，恐怕諸君不耐；所以只把所餘的時間講一個比喻，以結束我這個講演。

凡是在社會上和種種惡勢力如腐敗，惡劣，黑暗……奮鬭的時候，無論奮鬭的結果是勝是敗，先鋒隊總是大學擔任的。無論在什麼社會中，當與惡勢力宣戰的時候，大學總站在戰線的前面。在戰線的本身把知識傳佈出去，傳佈知識即保護個人，因為有了知識就不致受種種惡勢力的欺騙了。

宣傳知識，保護大家，是在戰線的人的職務。還有扶持前線的人，如製造軍火的，供給糧食的，搬運子彈的：他們的職務在供給前線，使前線的人無後顧之憂，所以也不能忘了他們。總之大學是幫助社會對惡勢力宣戰，成敗在所不論：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忘了。

我們在戰線上要知道仇敵在何處，有何動靜，必須用偵探的飛機，可以高飛遠走，偵察他的軍情，這種高飛遠走的偵探隊，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三種人。這種人的職務，最難做，最危險，而且最重要；雖然不需要多少人，但亦不可沒有人去做。

在報酬方面看來，恰恰與危險成反比例。獨後面供給軍火糧食的人，最無危險，而報酬則最大。偵探敵軍情的人最危險，酬報亦最少。在戰線的人危險較偵探隊為少而報酬較大，故報酬和危險適成反比例。

這種戰線是很長的，分成多少區域，多少國家，併力與惡勢力宣戰。戰線雖不在一處，中國有中國的隊伍，西洋有西洋的隊伍；而仇敵是相同的。凡是在戰線和惡勢力宣戰的國，都是同盟國，都是協約國，彼此互相呼應互相援助。

在這散布各地攻打一個共同的仇敵的戰線上，有一個曾經打過仗的有過戰線上的經驗的老兵，今天居然能得到機會和這里的許多新兵在同一戰場上相見，很覺着愉快。現在歡迎這般新兵能得着一種很好的訓練，加入戰線，掃除我們共同的敵人，占最後的勝利：這是我老兵對於諸位少年英雄所抱的希望。

美育之原理

（錄教育雜誌）

李石岑

美育運動，在最近二十年間，隨人類本然性之自覺而日益擴大；此誠吾人精神向上之表徵，抑亦教育價值增進之顯例也。夫教育上德智體三育之說，由來已久；經最近兩世紀之試驗，知未足予吾人以最後之滿足，於是有美育之提倡。美育研究之範圍，由學校美育進而至於家庭美育，社會美育，更進而至於人類美育，宇宙美育。美育之力，遂隱隱代德智體三育而有之；豈惟德智體三育，幷隱隱代宗教以及其他精神界之最高暗示力而有之。此可以覘美育之功用矣。

德智體三育，何以未足予吾人以最後之滿足？欲答是問，宜先問德智體三育與人生之關係若何？蓋教育之第一義，即在誘導人生使之嚮於精神發展之途以進；而德智體三育所以完此職責者，能達至若何程度，此不能不問也。夫教育之原始的形式，本即爲德育與體育；學劍學禮，同時幷進，而祖先之風習，情操，法律，道德賴以維持。其後特重遺誡家訓，而德育遂視爲教育之主題，懸爲最高目的。自教科中有所謂訓育者，幾視與德育同義。德育之尊重，可以概見。自社會之分化發達，知識的教化之範圍日廣，而德育之勢始稍殺。蓋知識的教化，所以啓示人生者，遠駕於德育之上，則德育不足以敵智育也明甚。唯智育以授與知識與技能爲主旨，其有裨於人生之實用也固甚大；然究足以導吾人於生命向上之途與否，仍屬疑問。至於體育，雖爲人生所必需；若僅以強健體格爲唯一之天職，此外幷不附以精神上之意義，則此昂昂七尺軀，祇成爲宇宙之贅疣，而何生命向上之足云？故十八世紀中於德育過甚之弊，而不脫傳襲的思想；十九世紀中於智育過甚之弊，而招弗羅伯爾一類之自然主義的悲哀；二十世紀初頭中於體育過甚之弊，而有前此之軍國主義的歐洲大戰。最近教育界覺悟之結果，知德智體三育偏重，固不足以予人生之滿足，即並重，亦難語於精神之發揚，而不得不着眼於人類之本然性。至所以啓示人類之本然性而導之表現者，則美育也。

德智體三育，如用之不當，則或足阻人類之本然性使不得展舒；甚或錮蔽之，斲喪之。故古典教育，注入教育，軍國民教育生焉。德智體三育所以陷於斯弊者，亦非無故。德育與美育，適立於相反之地位。德育爲現實的，規範的；美育爲直覺的，浪漫的。德育重外的經驗，美育重內的經驗。德育重羣體之認識；美育重個體之認識。德育具凝滯阻礙的傾向；美育具活潑滲透的傾向。又智育與美育，亦立於相反之地位。智育重客觀的，美育重主觀的。智育重普遍的；美育重

個性的。智育重抽象的；美育重具體的。智育重思考的；美育重內觀的。德智二育，雖各有其領域，而於人類本然性之發展，自遠不如美育所與機會之多。至於體育，則本屬美育之範圍，更無所謂領域。體育原期身體之美的發達，所謂人體美之陶冶，或卽希臘教育之中心思想。人但騖於體育在增高體位，遂忘其本義，而去精神向上之途乃愈遠。故德智體三育，對於人類本然性之發展，皆不能無缺憾；換言之，對於人生，皆不能予以最後之滿足。此美育之提倡，所以非得已也。

今請闡明美育之本義。美育之解釋不一，然不離乎審美心之養成。進一步言之，卽爲美的情操之陶冶。情操有知的情操，意的情操，美的情操三者之別；然美育實攝是三者而陶冶之。如判斷，想像，爲知的情操之陶冶；創作，鑑賞，爲意的情操之陶冶。至美的情操之陶冶，乃美育必守之領域，此義不待詞費而自明。惟愚以爲美育不當從狹義之解釋，僅以教育方法之一手段目之；當進一步，從廣義之解釋，以立美育之標準。美之種類不一，要皆足以操美育之能事。就美之對象以區別之，則有自然美，人類美，藝術美；而三者復可細分，如次表所示：

- 自然美
  - 形式的要素
    - 空間的
      - 光線（明暗）
      - 色彩（象徵 調和 對比）
      - 形（象徵 反覆 對象 比例）
    - 時間的
      - 音響（音色 音之調和）
      - 運動（律動）
  - 實質的要素—自然界
    - 自然物
      - 動物
      - 植物
      - 鑛物
    - 自然現象
- 人類美
  - 自然美（形態美）
    - 人類美
    - 男女之美（性美）
    - 民族美
  - 精神美
    - 個人美
    - 文化美—文明史
- 藝術美—人工美—美術
  - 建築 彫刻 繪畫……造形美術
  - 音樂……音聲美術
  - 文學（演劇）……詞藻美術（動作美術）

據右表以觀，知美之範圍極廣；卽可知美育之意義，未可着眼於一部而遺其全體。吾人生活於此自然美人類美藝術美之中，豈能一刹那間不受美之刺激而生變化？如因美之刺激而生變化，是卽

美感足以潛移吾人之精神活動;換言之,即足以發展吾人之精神生活;更換言之,卽爲吾人人類本然性之要求。蓋人類本然性,乃時時欲爲不絕的向上發展,但非有以刺激之,或刺激之而非由於美的刺激,則不容易使之發動。此正如哲姆士(W. James)所主張之情意論派的哲學,謂如攀花;吾人最初感及最美之花,徐而由情及意,至於攀折。攀折之第一因爲美,第二因乃爲美之花。故吾人心的過程,全由於一種選擇的作用,單選擇適於自我者而認識之。故最初發於情,由情而及於意,由意乃有所謂知。哲姆士詔示吾人之心理學的程序,實不外乎是。人類本然性者,乃貯有精神生活之最大量者也,可發展至於無限。經一度之美的刺激,則精神生活擴張一次,卽人類本然性多得一次發展之機會。此正美育之眞精神也。然則美育實爲德智體三育之先導;而美育之不能僅出於狹義的解釋,亦自不難推見矣。

關於美育之解釋,請更介紹二義。一爲新人文主義之美育;席勒(Schiller)之美育論,其代表也。一爲最近美育運動論者之美育,藍楷(Lange)之美育思想卽屬於此派者也。請以次論之。席勒所代表之新人文派之思想,與希臘思想同;卽以「美卽善」爲其思想之中心。故謂美育卽德育;教育全體之理想,舍美育舉無可言。美育不特爲德育之根本,同時爲一切科學之根本。蓋美非一種架空之想像,實乃眞理之顯現。眞理之直觀,由於美的享樂;美的享樂,卽達眞理之路。夫科學基於理解,美術由於直觀,科學爲抽象的,美術爲具體的,固不得謂無差別;然此不過達眞理之徑路不同,要其歸趨,實未有異。若美術與道德之關係之密,則更有什百於是者。美術者乃表現共通的原理於個體之中者也;道德者乃強制個體使屈服於共通的原理之中者也。方法雖異,而於強個體以從全體則一。不過道德爲義務的,爲壓抑的;而美術則爲好意的,爲自發的耳。故美育不特與德育不相矛盾,且進而包容之,相提相攜,引而致之眞理之域。此席勒美育論之大意也。而美育運動論者之論調,則大反是。自美術之品位與內容變化之後,「美祇爲美」之思想,遂充滿於人人腦中。於是美術不獨與科學不生交涉,且與道德全爲絕緣,更有時不道德者與非科學者,反益足以發揮美之神聖。此派之美育說,不以美育爲教育全體之理想,而僅以之爲教育理想之一,不過居教育理想之最重要部分而已。此派之精神,全着重於美的享樂。故其美育方法,專以發達被教育者對於天然及美術品之感覺爲主旨。意謂人性固爲意志之發現,人生之活動,固不可輕視知的作用;但如缺乏美術或其他之情的生活,則人生豈惟陷於枯寂無聊,抑且由美的情趣之減少,無形中足以破人生圓滿之發展。吾人不徒努力正大之人生,抑且希求興趣之人生。藍楷之美育思想,卽帶

有此派彩色。故謂教育之目的，不在養成美術家，不必別施以美術史或美學等之教授兒童亦不必令其於技術等有所論議，僅使之瀏覽美術而悅之而欣慕之斯可耳。故美育壹以自然爲歸。此藍楷美育說之大意也。總覽二派之思想，一爲「美即善，」一爲「美即美。」換言之，一謂美育即德智體三育，一謂美育與德智體三育絕緣。愚以爲兩說雖似根本不相容，實有可以疏通之處。蓋後者實攝於前者之中。夫謂美育即德智體三育者，以美育即含有德智體三育之作用；換言之，如美育佔有德智體三育之領域；然不得謂美育因佔有德智體三育之領域，即失却固有之領域也。美育自身，固自有其領域。其領域即爲與德智體三育絕緣之美育。誠以美育之精神廣大，非可以一義限之也。今更舉圖以明之。

甲圖



乙圖



甲圖乃示前派之思想，乙圖乃示後派之思想。前者示美育伏有德智諸育之作用，後者示美育與德智諸育全爲絕緣。愚以爲乙圖所示美育之領域，即伏於甲圖所示未顯德智諸育之作用之範圍內；故謂後者實攝於前者之中；而古來兩派分馳之思想，至此乃得其會通。愚所以必溝通此兩派思想，俾冶於一爐者。良以美育實際

上決不脫德智諸育之作用，而又未可拘泥於此，致美育失其自身之領域，而阻礙其發展之前途。質言之，美育顯德智諸育之作用者，不過其方法，而美育自據其領域，不欲爲德智諸育所染者，乃其歸趨也。惟愚對於前派之思想謂，美育卽伏德智諸育之作用者，以爲其說尙有不備。德育所重在敎，美育所重在感。教育上教化之力，實遠不如感化之力之大。蓋教乃自外加，而感則由內發；教之力僅貯藏於腦，而感之力乃浸潤於心也。父師之訓誡，不敵婉好之叮嚀；家庭之孕育，不敵社會之觀感。故常引導國人接近高尙之藝術，或清潔之環境，則一國人之心境，不期高尙而自高尙，不期純潔而自純潔。此可見美育所含德育之意味，實遠過於德育所自含之意味。再言智育。智以求眞，而智有所蔽；或言語文字所未能達，或自然科學所未能至，則智窮而去眞仍遠。若美則以呈露眞境而益彰。柏格森(Bergson) 謂美術由一種之感應，得徹入對象之裏面，而把捉其內部生命。是美與眞常相伴而生，由此可以推見美育所含智育之量，多過智育所自含之量。再言體育。體育原期身體之美的發達，已在美育之範圍內；而美之環境或優美之心情，與愉快之氣分，所以增進體魄者，實較機械的鍛鍊收效尤速。是美育已早擅體育之能事。至於羣育，亦未能脫美育之範圍。美之普遍性與調停力，足以減少社會上之反目與階級間之鬬爭，此拉士金 (Ruskin) 早已闡發之。可以見美育所含羣育之功用。最後請言宗教。宗教乃予吾人以精神上之安慰者也。換言之，卽啓示一種最高之精神生活。而美育所以啓示吾人最高之精神生活者，殆隨處遇之。吾人賞覽山光水月之時，吾人之心魂，殆與山俱高，與水俱遠，是可見美育之精神足以代宗教之精神。至其他精神界之最高偕示力，均舍美育莫屬。蓋宇宙乃一大藝術品之貯藏所；所謂宇宙美育，實含有至大至廣之精神，「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皆所以廣前派之美育思想者也。愚對於後派之思想謂美育與德智諸育絕緣者，以爲其說亦有未至。夫美育而至於與德智諸育絕緣，則美育乃完全一種最高之精神活動；在人類言之，則爲人類本然性充分之發展。所謂人類本然性，卽生之增進與持續；此生之增進與持續，卽尼采「Nietzsche) 所謂「生活意志」，柏格森所謂「生之衝動」。然生之增進與持續，常伴於快感之增進與持續，乃得生之滿足，以發射生命之火花；人類之所以高貴無倫者，特有此耳。故吾人不但努力正大之人生；且希求與趣之人生，所謂美的人生。夫而後美育之眞價值乃見。此愚所以廣後派之美育思想者也。二者俱備，則美育之能事畢矣。

愚今請簡括數語，以作玆篇之結論。美育者發端於美的刺激，而大成於美的人生，中經德智體羣諸育，以達美的人生之路。美育之所以蔚爲一種時代精神者，意在斯乎

寓兵於工之計劃

趙國藩
蔡元培

欲理中國之財，非裁中國之兵不可。蓋中國雖貧，每年之收入，計

在六億左右，不爲少也。然以全國軍費之支出計之，每年乃至四億之多，約佔收入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夫兵所以衛民戢內亂也。今日之兵，無所不爲，國家因而內亂愈甚，國民因而傾家蕩產。且「大亂之後，必有荒年，」古之名訓也。是以皖湘起釁，直皖稱兵，而常岳京津之間，赤地千里，餓莩浮壑。其後湘鄂興戈，粵桂爭長，而咸寧潯柳之地，哀鴻遍野，十室九空。嗚呼！養兵之禍，乃至於斯！據西人十年度之調查，謂中國有兵一百三十餘萬，美國有兵十餘萬。夫中國至貧也，而兵之多乃如此。美國至富也，而兵之少又如彼。然則美國之所以富，與中國之所以貧，此其故蓋可想見。雖然，兵既招之來，今又裁之去。彼以負戈多年，生計斷絕，一旦失所憑依，則大地茫茫，點金乏術，勢必鋌而走險，流而爲匪，則其爲害如故也。此兵之不能裁者一。且以中國之大局觀之，強鄰逼處，乘機竊發，盜賊如毛，所在皆有。使今日裁而去之，則他日召集匪易。一旦有事，將何以禦國防而弭內亂？此兵之不能裁者二也。而況各省督軍之擁兵自衛者，方倚之如長城，視之如手臂，亦萬無翕然就範之理。此兵之不能裁者三也。故欲求兩全之策，治標之謀，其惟開設工廠乎？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不患無生利之道，特患無提倡之人耳。爲今之計，莫如以將來政府及各省所備以遣兵之費，就各軍隊原駐之地點，設立適宜之工廠。即以所裁汰之兵士，充作廠中之工人。庶幾兵無失業之隱憂，而國得興利之實惠也。或曰，政府之窮，已達極點，何來如許裁兵之費？各省自顧不暇，又何能代爲墊撥？是不然，蓋兵在今日，已無存留之餘地。當未裁兵之先，政府對於各省軍費，尙羅掘以應。乃最後有限之軍費，獨不能設法以濟乎？況兵之爲患，不獨國人蒙其患，即外人亦恨之刺骨。一旦裁去，則外人亦未有不樂於扶助者。至於各省，則苦於軍隊之騷擾久矣。在平日既不得不竭力籌措，以資供給。若建議裁汰，亦未有不願輸此有數之金錢，以作裁汰軍隊之費者。而況將來工廠發達，即各省亦沾惠良多。吾知各省將求之不得，焉有起而反對者乎？此蓋變古人屯田之法，而爲寓兵於工之計，茲特擬就辦法十有七條如左，以備當軸者之採擇焉：

一，先由各省督軍調查境內所駐紮之軍隊幾何，及累月積欠之軍餉幾何。

二，由政府及各省對於各軍隊逐月所欠之款，設法籌出，即以此款充作開辦工廠之用。不足，由就地各商會各富戶認股協助。

三，各省軍隊，至少須裁汰十分之八。除蒙藏等區域外，按照二十二行省平均計算。每省現有兵士六萬，則被汰之軍士爲四萬八千。然中國軍隊之缺額甚多也，一由於長官虛報名額，藉圖餉糈。二由於戰後傷亡，額空未補。大約至少須缺十分之三以上。則眞正之缺額，僅得三萬二千人。設每工廠能容工人五千，每省祇須設工廠六處，已敷容納。矧每廠所需者，尙不至此數。

四，由各該省實業廳及商會，協同調查就地人民所缺乏之工作物，及就地所產有之原料。然後預計本省所缺乏之工廠幾何，並預定每廠約需工人幾何。其各廠所需工人之總數，須與各該省所被

裁汰之軍隊之多寡相符。

五，據西人精密之統計，謂欲裁中國之兵，非有的款一萬萬元不可。今以每省六廠計算，合二十二省，共得工廠一百三十二處，設每廠平均需款六十萬，則合一百三十二廠之所需，計僅需現金七千餘萬耳，是尚不足一萬萬元之數。

六，各該省之軍隊，即分佈於各新設立之工廠。不足，得招集就地失業之民補充之。

七，各廠股本須分大小兩種，大股每股百元，小股每股十元。

八，各入廠之軍士，須計其欠餉之多寡，分別與以各該廠之股票，每月亦得支取相當之利息四釐或五釐。（如某入廠作工之軍士，計有欠餉一百二十元未領，即由該廠付以大股股票一張，小股股票二張，每月除應得之工資外，並可支取利息六角。）

九，各工廠之工作物，以能挽回利權，有補實用，啓發寶藏，便利交通為宗旨，固不必拘墟於盈虧之關係也。

十，各工廠之創設，本以羈縻軍心為的，故每年除開支外，倘有贏餘時，當然歸為省有。其有不敷開支而遭賠累時，則各省應負維持補助之義務。

十一，各工廠為各省之公產，故會計須用公開主張，藉以堅各股東之信仰，而固工廠之地位。

十二，各工廠廠長，即由統轄該軍隊之旅長或師長充之，更設精曉各該工廠之目的及技藝者，為正副經理，藉以指導一切。凡旅長以下之團長營長連長排長等，均各與以該工廠中較高之職守，

十三，各軍隊雖改作廠工，然操練亦不可偏廢。除每日清晨操練一小時或兩小時外，每日晚間七時後，施以相當之教育，而以愛國服從，公德儉約為主旨，並授以對於工作上普通之智識。

十四，各軍人每月准其放工一次；但須參差其時日，庶免成羣騷擾，結隊橫行之弊。

十五，凡軍人每月之工資，察其勤勞者，得每年增加工資一次。其入廠服務至三十五年以上者，每人於老病退職時，得向該工廠領取養老金一千元。其服務不足三十五年，而亦因老病退職時，每人亦得向該工廠領取養老金五百元。

十六，軍人之有家眷在本省或他省者，許其呈請搬至工廠附近居住。旅費及搬運費，即由工廠酌量與之，以維其安居樂業之心。

十七，各省須組織稽核所，稽核所之職員，即由各省議會選舉資望較深之議員充之。稽核所職員每月有向各新設之工廠調查出入之盈虧經營之狀況，而加以糾正之責任。

新製中曆敍例

鄭兆雷

（節錄來稿）

治曆者將以便民也，我國陰曆素便於民，而不便於官，主計政者因改用陽曆，原非得已。使陽曆果適我國之用，則用經十載，何至國俗尚未同風？查陽曆始於西歐，名為克曆。或謂瑞士居歐洲中點，其元旦殆即瑞士之立春。其陽曆與我國大殊，若施之我國，則春夏秋

冬半居失令。徵之列國：俄曆之元旦，尚後克曆十三日；而法人近製通曆，其元旦直後克曆至八十日。同處歐洲，尚不憚銳於改革如此，則克曆本不饜歐人之望，舉世皆知。日本襲用克曆近三十年，而民間仍用舊曆。我國若永沿其謬，不求便於民而徒求便於官，勢必官民兩曆各狃其便，終古枘鑿而不可合。雷竊患之。我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最重農時。而農時卽今所謂節氣：曰穀雨，曰小滿，曰芒種，皆節氣卽農時之確證。輒不揣冒昧，本節氣以製為斯曆，命曰中曆。其編年則一以立春之日為元日，確定不移。其編月則一以該月節氣為其朔望，縱有超脫，不甚距離。其置閏必於年終，以所閏之日為除夕，閏日而不閏月。庶上之有裨於計政，下之有當於農時，且春，夏，秋，冬，較陰曆尤為當令，其便官便民，殆莫過於此矣。

（一）本曆一以立春之日為元日，萬載不移，特為履端正其始。

（一）立春在子時上四刻者，舊曆必以之屬前日，本曆必以之屬本日，不相沿襲，義取時統於日。

（一）本曆編月以自辰至酉等月為大建，（卽三月至八月）各三十一日。以自戌至卯等月（卽自九月至二月）除丑月外皆為中建，各三十日。以丑月為小建，（卽十二月）獨二十九日。如逢閏年，則加閏一日，為三十日。

（一）本曆所編各月，一以該月之節氣為其朔望。除大暑，處暑，秋分三中氣外，縱有超脫，總不過十二時，冀合舉正於中之旨。具詳節氣朔望對照表。

（一）本曆四年一閏，逢展閏之年，則五年一閏，俱閏日而不閏月。

（一）本曆展閏出自天然：凡閏申子辰，寅午戌等陽年者，輒九閏一展；閏巳酉丑，亥卯未等陰年者，輒八閏一展。展凡四次，合一百四十年為一小輪，積三小輪，合四百二十年為一大周。具詳閏表。

（一）本曆置閏必於年終；其閏日卽為除夕，義取歸餘於終。

（一）歲有三節，乃商民結算賬目之期。本曆特廢桂節而用重九節，使重陽與端午除夕三節鼎峙，以之結算，庶轄日無畸多畸少之憾。

（一）陰曆月實不足三十日，故以十五日為半。本曆月實浮於三十日，自以十六日為半。舉世皆以陰曆之月半為望者，實借月望以代月半之名，原非陰曆一定之望。其實測月行之望，有脫至十七夜或超至十三辰者，則本曆之借定十六日為望，諒不至為世所非。

（一）每歲祀孔，必取春秋仲月之上丁。今臺曆矯陽曆而用陰曆，於祀事誠為允當。但陰曆月朔每與節氣相脫，致祀孔之日常有竄至雨水，處暑節內，而月非仲月；或竄至春分秋分節內，而丁非上丁者；自是循名失實。今移注本曆，尚無斯弊。

（一）陰曆之端午節，常有竄至四月節內者；其重陽節，亦常有竄至八月節內者：是謂午非端午，陽非重陽。今移注本曆，則午居午月，陽居陽月，名實確定相孚，實較陰曆尤的。

（一）查雙十紀念，實由陰曆改竄而來，若再改竄以入本曆，殊形紛擾。今姑移注本曆，循其名而不責其實。其他紀念日倣此。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川軍但懋辛部退駐雲陽唐式遵部退駐夔巫。

●熊希齡李石曾等組織華法學務協會，共籌救濟留法儉學生，並舉代表向政府請款。政府允每年撥滙十萬元，先在巴黎設立講習所收容儉學生。

同　十七日

●勞農政府代表巴伊開使赤塔政府代表阿格勒夫同日至外交部親遞證書。

●廈門海後灘案英政府允撤退軍艦，錄全案移交北京談判。

●利川川軍潘正道部，被該處民團驅逐，退出利川。

同　十八日

●國務總理靳雲鵬辭職，顏惠慶暫行代理。

●以郭則澐為僑務局總裁，李欽為副總裁。

●內務總長齊耀珊呈准河防經費，由沿河各縣巡撥河局應用。

●駐多倫軍隊五營，因索欠餉譁變。

●北京公立各小學校因經費無着，宣言停課。

●京綏路局員罷工風潮平息。

同　十九日

●曹錕因府院之邀進京。

●新銀團拉門德氏發表宣言，否認銀團希圖管理中國財政之說，並謂銀團之責任，除保證供給之款，僅充中政府建設用途外，其餘力避擔負任何責任。

●廣州省議會通過省憲法草案，移交省署，另組憲法研究會研究。

●廣州分三期裁兵：第一期即於本月實行；第二期定十一年四月；第三期定十一年七月；共裁現額三分之一。

同　二十日

●日本將校團村井少佐等，在齊齊哈爾附近旅行，途遇胡匪多人，互相攻擊，致日人斃九名，傷三名。駐京日使小幡酉吉向外交

部交涉。

同　二十一日

●華盛頓魯案交涉，關於膠濟鐵路問題，日本代表主張向該國借款贖路，並須延長年限，及任日人爲車務總管技師長會計長。我國代表不承認向日人借款；主張山東問題簽約後，日本須於九個月內歸還該路，其款儘十年內分期攤還，款未還淸時，酌聘日員爲分段工程師。日代表託言請示東京，本日起停止談判。

●孫傳芳與劉湘代表，議定川鄂媾和十七條，大致在鄂川軍，分期撤歸，由鄂接防。兩省依據省界各守邊境，如有匪患，雙方會同剿辦。

同　二十三日

●赴美代表團祕書長刁作謙，以駐古巴國代辦公使吳克倬回國，赴古巴接任，外交部另派嚴鶴齡代理祕書長。

●旅京第一屆議員發表宣言，主張完成憲法，促進自治。盧永祥趙恆惕劉湘劉成勳等均先後復電贊成。

同　二十四日

●梁士詒組織內閣。閣員：外交顏惠慶，內務高凌霨，財政張弧，陸軍鮑貴卿，海軍李鼎新，司法王寵惠（未到任前董康代理），敎育黃炎培（未到任前齊耀珊兼署），農商齊耀珊，交通葉恭綽，

同　二十五日

●增設駐巴拿馬公使。

●駐京美使舒爾曼因我國京滬航空計畫，現已停止進行，滬站建築工程，係上海美商允元公司代辦，照會外交部，催航空署請付建築費。

●國際聯盟會催交我國應付該會一九二一年經費，於兩個月以內撥付。

同　二十六日

●北京國立八校校長及學務局局長，以北京敎育經費，積欠數月未發，向府院呈請辭職。

同　二十七日

●以董康爲大理院院長。

●署財政次長羅鴻年署敎育次長馬鄰翼免職，以盧學溥爲財政次長，陳垣署敎育次長。

●以張謇兼江北沿海五縣新運河督辦。

●以徐世章爲幣制局總裁。

●駐京日使奉其本國政府訓令，向外交部提出關於華盛頓會議魯案交涉之勸告。略謂：『關於山東鐵路問題，中國代表在會議席上，堅持無條件收回之意見，迭經愷切辯論，迄未邀諒解。查日本對於山東鐵道，主張借款贖回，揆諸旣得權之原則，實已讓步至無可讓步；至要求聘用日本工程師及車務處處長一節，亦爲借款鐵路之通例。中國代表昧於事理之爭議，究未知是否出於該代表之本意，抑或受中國政府之命令，殊無從索解。茲特爲友誼之勸告，尙望轉令貴國

代表，顧全邦交，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以期早日解決」云云。

◉陳樹藩軍隊，被直軍第七師吳新田擊敗，退往廣元。

◉財政部裁汰冗員四百餘人。稅務徵收檢查處，德華銀行清理處，德奧債務清算處，財政金融討論會，全國所得稅處，清理檔案處，編纂處，均裁撤。

同　二十八日

◉以財政總長張弧兼鹽務署督辦。

◉以鄭洪年爲交通次長。

同　二十九日

◉署司法次長余紹宋免職，以羅文幹爲司法次長。

◉川鄂軍議定劃防，川軍守巫山沙子關通城鎮等處，鄂軍守巴東利川河元渡河等處。

同　三十日

◉以董康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賠償委員會在巴黎開會討論本月十五日之德政府牒文。結果送致覆文於德政府，謂十二月十五日之德國牒文，並未示明一月與二月所擬交付之現幣，且未示明所欲展緩之期限，殊深詫異。委員會若不知此項詳情，不能考慮德國之請求。又德牒中並未提及所擬施行改革德國財政之任何方法，亦令人不解。

同　十七日

◉葡萄牙新內閣成立，以萊爾氏爲總理兼內務總長。

同　十八日

◉澳登堡公民大會結果，主張附匈牙利者一萬五千三百四十票，主張附奧者八千二百二十七票。

同　十九日

◉法總理白里安赴倫敦與英相喬治及其他閣員會議德國賠款及其他問題。

◉羅馬尼亞新內閣成立，以霞納斯佳爲首相，採混合內閣制。

◉葡萄牙發生革命，新總理萊爾逃亡。

同　二十日

◉美國兩院通過撥款二千萬元賑濟俄災。

同　二十一日

◉奧國與捷克斯洛伐克訂約加入中歐三小協約，約文規定兩國互允履行聖哲門及特里亞倫和約，並於政治上及外交上互相輔助，以期維持歐洲之和平，及防杜前朝之恢復。

同　二十三日

◉美總統哈定下令赦免社會黨首領台白斯及其他因反對戰爭而下獄之罪犯二十三人。

◉美德外交於本日起完全恢復。

同 二十六日

◉日本帝國議會開會，攝政皇太子行開幕禮。

◉埃及發生大擾亂，開羅英軍與國民黨軍隊巷戰甚烈。

同 二十七日

◉意俄通商預備條約在羅馬簽字。

同 二十九日

◉華盛頓會議海軍委員會全體通過路德氏所提潛艇須遵守國際公法所載公認原則之議案。

同 三十日

◉法英意比工商界與銀行界要人在巴黎開經濟會議，決定設立國際銀行團。

◉全俄蘇維埃會議仍舉李寧為行政元首。

同 三十一日

◉英美日法意荷六國協定耶普海電辦法，規定日美荷皆有該地之海電權。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為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英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與各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為幸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上海
各省 商務印書館謹啓

原文献残缺